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25 字数 103,000

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281 定价: 0.34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一股颠倒黑白的逆流

——评苏修美帝合伙对所谓

“黑人新浪潮”影片的吹捧…………… 剑 刃 ( 1 )

壁橱里的枪枝(短篇小说)…………… 荷塞·依格拉西亚 ( 5 )

指引的宿处(短篇小说)…………… 杰拉尔德·M·威廉斯 ( 27 )

我是怎样经营起食品杂货业的(短篇小说)

…………… 克里斯廷·亨特 ( 38 )

莫德(短篇小说)…………… 弗兰克·A·格拉顿 ( 47 )

山芋馅饼(短篇小说)…………… 尤金妮亚·科利尔 ( 53 )

戴上镣铐又捆绑(诗)…………… 马尔文·X ( 65 )

### 对黑人的剥削

——黑豹党对“黑人新浪潮”影片的批判…………… ( 67 )

附：沙弗特大捷(电影故事)…………… ( 72 )

教父(电影故事)…………… ( 93 )

附：美国杂志对影片《教父》的评论(摘译)…………… (116)

房客们(长篇小说·梗概) ..... (118)

美国文艺动态(4则)..... (131)

编后 ..... (133)

# 一股颠倒黑白的逆流

——评苏修美帝合伙对所谓“黑人新浪潮”影片的吹捧

剑 刃

近几年来，苏修、美帝合伙吹捧美国影坛盛行的一大批所谓“黑人新浪潮”影片，掀起了一股颠倒黑白的逆流，十分值得注意。

这些所谓“新浪潮”的影片，人物大都是黑人，如《沙弗特》、《沙弗特大捷》、《沙弗特在非洲》以及《大苍蝇》、《甜蜜的歌》、《猜猜谁来赴宴了》、《科顿来到哈莱姆区》、《屠杀》等等。这个现象不仅说明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群众的兴起，已经迫使美国全社会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力量，但同时又说明垄断资本集团正在使用着更狡猾的镇压手法。若问“新浪潮”新在哪里，新就新在打着黑人的旗号，借以招徕和欺骗观众，贩卖的却依然是种族主义的破烂货色。让我们来看一看被称为代表作的《沙弗特大捷》吧！

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个与美国警察当局有来往、以至别的强盗都奈何他不得的人物。他通过一系列明抢暗骗活动，击败了他同一肤色的伙伴，夺得了一笔非义之财。整个影片充满了色情、凶杀镜头，完全是那些诲淫诲盗的好莱坞西部影片的翻版。唯一引人注目的是把白人演员换成了黑人演员。

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叫人相信：你看，他们黑人是自相残杀。目的是替为美国现存的经济、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种族歧视制度抹上一层辩解的色彩。然而，这又能欺骗得了谁呢？这股反动浪潮一形成，就受到美国黑人的坚决反对，他们愤怒声讨“这种镀银的压迫形式”，指出：“好莱坞的疯狗权贵精心塑造黑人的反面形象，破坏黑人的正面形象”，甚至在拍摄现场设置纠察线阻止炮制这类影片。

可是这股反动的浪潮，却得到了苏修叛徒集团的青睐。他们在《苏维埃文化报》上发表长篇累牍的吹捧文章，胡说什么“这些影片受到黑人观众异常的欢迎”。影片中的人物是“受欢迎的英雄”，表现了“美国黑人生活与斗争的故事”，“使许多有才能的黑人演员、导演、摄影师、作曲家和音乐家有机会登上‘大银幕’，并赢得千百万观众的欢迎”等等，等等。完全是一副美国垄断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腔调。

我们还是以这部《沙弗特大捷》为例，它以美国纽约市哈莱姆区为背景。哈莱姆区是美国黑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有五十多万黑人拥挤在阴暗破烂、垃圾成堆、老鼠成群的贫民窟里，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并且随时可能遭到反动军警的任意逮捕和迫害，或三K党暴徒的绑架、暗杀。这就是美国黑人的生活。一九六四年七月，纽约哈莱姆区黑人群众首先奋起用暴力反抗警察的法西斯暴行，吹响了城市黑人大规模抗暴斗争的号角。从那以后，美国黑人接连掀起了一次比一次迅猛、激烈的抗暴斗争高潮，波及的城市由最初的几个，到十几个、几十个，甚至近百个。在斗争中，黑人群众怀着对种族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强烈愤怒，点燃了无数冲天烈火，捣毁了许多白人剥削者的当铺、商店，使一些重要工业中心一度陷于瘫痪。黑人群众在抗暴斗争中，还打开枪枝商店或兵器库，夺取枪枝武装自己，狠狠打击反动军警，使美国垄断资本在国内的反动统治受到了极其猛烈的冲击。特别重要的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使得越来

越多的黑人群众，逐步懂得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真理，看清了白人中间的广大劳动人民是他们的朋友，真正的敌人只是那一小撮吸血鬼。这就是今天美国黑人的斗争。“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斗争，在《沙弗特大捷》中被彻底地歪曲了。影片丝毫也没有表现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为反对共同敌人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泛滥在银幕上的，不过是那些涂上黑保护色的白人强盗、骗子手们为了追逐金钱而自相殴斗残杀的低级庸俗情节。这是对美国黑人生活最无耻的污蔑，是对美国黑人斗争最卑鄙的丑化，哪里是什么“表现美国黑人生活与斗争的故事”呢！

透过这类影片中用肤色掩盖着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若干侧面。在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社会已成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残酷战场。盗贼横行，流氓猖獗，犯罪案件激增，人心惶惶。凶杀数字在美国城市中居第八位的纽约，近年来的凶杀案件竟超过了英国、瑞士、西班牙、瑞典、荷兰、挪威、丹麦和卢森堡等八个国家的总和。而且，美国盗匪流氓集团同美国反动统治当局以及垄断资本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官、商、盗三位一体，是美国社会犯罪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自作聪明，妄想通过影片来玩一套“颠倒黑白”的把戏，把自己身上的痼疾毒瘤移栽到黑人身上，恰恰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看清它的垂死的面貌。而苏修叛徒集团如此卖力地为“黑人新浪潮”影片捧场，其根本原因，就是它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帝苏修同坐在一个火山口上。美国黑人起来造反，不但吓坏了白宫的老爷，也吓坏了一小撮骑在苏联人民头上的修正主义小丑。美帝国主义的灾难，也就是苏修集团的苦恼，它必然要充当美帝扑灭黑人斗争烈火的头号帮凶。

早在一九六四年夏天，当美国广大黑人群众在纽约市哈莱姆区黑人的带动下掀起了大规模武力抗暴斗争时，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就赤裸裸地站在美帝一边，通过塔斯社，恶毒咒骂黑人群众的正义斗争是什么“种族骚乱”、“野蛮行为和暴力的勃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则进一步力图在思想上解除黑人的武装，妄想把黑人斗争引入“非暴力主义”的歧途。几年前，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愚弄黑人群众，曾经搞了个纯属空头支票的“民权法案”，苏修集团连忙开动宣传机器大唱颂歌，赞美这是“保障黑人选举权利的法案”，是“必要的”，是美国当局的“让步”，伙同美国反动统治集团一起对黑人进行政治欺骗。现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找到了“黑人新浪潮”这帖妄图腐蚀黑人斗志的“灵丹妙药”，苏修集团又一次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之大做广告，并把黑人奋起反抗种族主义的英勇斗争污蔑为“相反的种族主义”、“黑色的种族主义”。一个兴风作浪，一个推波助澜，配合默契，好不热闹，它们自以为这么一弄就能把个反动透顶的“浪潮”搅得铺天盖地而来了。可是，泥鳅掀不起大浪，它们翻腾得越起劲，它们肮脏丑恶的嘴脸就暴露得越清楚。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苏修、美帝合伙掀起的这股颠倒黑白、颠倒历史的小小的逆流，怎能阻挡英雄的黑人弟兄朝着解放的大道上奔跑的脚步！“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

# 壁橱里的枪枝

载于 1972 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

作者：荷塞·依格拉西亚

多少年来，托尼都不加思索地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人；直到最近，他还以为他的祖父的姓解放了他，使他能够无拘无束，超群绝伦。他的祖父是委内瑞拉人，姓亚拉巴。“你知道，这是一个巴斯喀民族的姓。”每当这个话题出现，他总是这么说。托尼是纽约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偶尔也写篇论文。别人都懂得，尤其是到他办公室来访的欧洲编辑都懂得，他的姓使得他与众不同——不论当时社会上流行什么美国式的蠢行，地方偏见或市侩作风，都一概与他无关。他意识到这种看法挺势利眼，也意识到其中还有自卫心理的残余，因为在他的青年时期，当他在纽约公立学校念书时，甚至当他在哈佛大学念书时，他的姓都曾给他带来歧视，虽说他也承认不严重，但是他至今还耿耿于怀。他乐意相信在出版界并不存在歧视。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汽车旅客旅馆里，接待员看到记帐单上的姓，总是要再瞧他一眼，然后根据他的仪表和语言，才断定他没有问题。他认为，当他站在别人面前接受审查时出现的这些小小交锋，使他同贫民窟里的另一个世界——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息息相通。他曾经督促他的儿子贝尔学会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而令他高兴的是贝尔最近也对这个姓发生了兴趣。贝尔在别人面前总是自称

第三世界的人，这或许是为了避免父母的非难，然而托尼还是觉得挺有意思。不过，今天托尼却深感不安。

贝尔平时和其他一些学生合住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套公寓。这些学生和贝尔一样，都是罢课斗争以后被勒令停学的。然而，贝尔竟回家来吃星期天的早午餐了。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来吃饭的不会限于家里人，还会有二、三个作家，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西区自由主义作家，托尼很清楚贝尔对他们已经厌烦透了。三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贝尔曾经高叫：“重要的是第三世界，而不是美国的道德良心！”“民族解放阵线万岁！”此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今天，贝尔坐着等一道道菜端上来：两壶鸡尾酒，咸肉馅饼，水果色拉，法式面包和萨巴尔的奶酪。他和托尼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然而却压抑着没有表现出来，正象贝尔的观点今天也压抑着没有表现出来一样。

托尼心里想着他的朋友克利福特。他要不是因为写作任务上阿尔及尔去了，今天也会在场的。托尼和妻子葛佑上次同他讨论贝尔的问题时，克利福特曾经说过：“老兄，你们跟贝尔的关系，比许多人跟子女的关系好得多。他们对待子女，就象一个衰落中的强国同一个新兴国家打交道一样。新型外交，对吧？”

对。托尼注意到葛佑已经发现他在观察贝尔。他微微一笑，好象是说问我也没有用。这一切当然没有逃过贝尔。他背着客人，向父母眨眨眼，好象是说我来了，就这么回事。但是过了些时候，当客人离开了以后，他提议和父亲一起把狗带出去走走。葛佑胜利地惊呼：“哈，哈！”贝尔无能为力地笑笑，就象小时候他的花招被他们识破时一样。

“要不要我带钱？”托尼问，就象问听众一样。

“不许带钱。”葛佑说。

贝尔摇摇头，双手往上一甩。又是一个家庭内部的哑谜，老一套。托尼认定自己的忧虑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当贝尔告别时，葛佑双手捧着他的头，吻吻他。葛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罢课斗争期间开始这样做的。托尼心想一定是出事了，出了事，她总是知道的。

乘电梯下楼时，当着其他房客的面，他们都保持着沉默。托尼注意到贝尔穿着一件他多年未见的杰·佩斯茄克。没有穿军队工作服。发式接近短发，裤子不是工作裤，鞋子不是工作鞋，胸前也没有“黑豹”纪念章。看样子他是抛弃了新的生活方式。托尼出乎意料地因为儿子的打扮而感到不快：他的外表太平凡了。

平凡吗？那他肯定不是气象员派的成员。一想到贝尔，他就感到思路混乱。他说：“贝尔，你没有钱付公寓房租了吧？你不住那里了。我们找了你好两个星期。”

贝尔点点头，说：“是的。可是我也不想在住宅区住下去了。”

原来他住在闹市区。“你参加了某个公社吗？”

贝尔把狗拉向沿河大道。“百老汇大街人太多了。”他解释了这么一句，就穿过大道，走向公园。当托尼赶上他时，他正弯腰给狗解开带子，以便让它跑跑。

“怎么样，参加了某个公社吗？”托尼问，并且笑了笑，以显得若无其事。

贝尔从他弯着腰的姿势，往上看看，轻蔑地一笑，摇了摇头。托尼还是不放心，甚至当贝尔直起身子，伸出双臂，深深地吸了口气，好象他出来就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甚至这时，托尼还是不放心。贝尔沿着小道小步跑向广场，并且招呼父亲跟上。“好样的！”他对父亲喊道，并且再一次使劲地做着深呼吸的动作。

当托尼赶上他时，他说：“听着，爸，我想今天夜里从我那里拿些东西过来。托你替我保存。只放几天。”

有人来往，擦肩走过。托尼想一定是书籍或衣服，随口回答说：“当然可以。我们不准备出去。不过反正你也有钥匙。”贝尔看了看他，眼神如此严肃，以致托尼不禁停下脚步，又一次起了疑心。“什么东西？”

贝尔把头掉开。这时小道上只有他们两人。贝尔平静地说：“枪枝。”

托尼事后想，儿子说这话时，能够看到他的脸就好了，但是他看到的只是后脑勺。湿漉漉的树叶散落在地上，周围一片寂静。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那是出现在小道上的一群青年发出的，他们正在走向出口处。他们把托尼挤向一边，从而给他以思索的时机。他想，我不能流露出我的恐惧，尤其是我为他所感到的恐惧。但是，问题还是情不自禁地进了出来。“不是你的吧？是谁的？”

“不要问这样的问题。”贝尔说。稍过片刻，他又补充说：“当然不属于我。”

“我懂了。”托尼驯服地说。他们这时已经进入广场，到处都是人——有的是把狗带出来走走，有的是在长凳上闲坐，有的只是散散步。托尼自己也不清楚，是这些人的在场迫使他说话时装得若无其事，并且在他们之间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关系呢，还是贝尔规定的界线造成的。他想，贝尔的这一部分不属于我。我能表示同意，也能表示不同意，但是仅此而已。托尼以前一直因为当父亲而高兴，而正当他得意洋洋地走在贝尔身边时，他却羞愧地发现贝尔另有他自己的神秘的天地和深藏不露的思想。

他最后说：“我得先和葛佑商量商量。做决定也应该征求她的意见。”他以前和贝尔谈到葛佑，总是毫无例外地称她为“你的母亲”。他意识到他现在采取这种新的平等态度有失体统。不

论对贝尔和对葛佑都有失体统。贝尔可能出走，脱离他们的生活——或许他应该出走——但是母子关系是不可能改变的。他伸出手去，碰了碰贝尔的肩头。

贝尔说：“好吧。过些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再告诉我。”

然而他是来找我的——我——。河面刮来的微风，吹拂着托尼，他的眼睛流出了泪水。他说：“你说在你那里。是在住宅区吗？”

贝尔点点头。

“同你住在一起的那些朋友——他们知道吗？”

贝尔呼了一口气，开始说明情况。“上个周末，趁我的朋友们外出，联邦调查局的人闯了进去。这是隔壁那些青年告诉他们的。那几个特务穿过套房，想走太平梯。这挺难，因为我在门上装了很好的锁。特务还没有走掉，那些青年就回来了。是管理员放特务进来的，可是那些青年叫他们滚蛋。枪枝当时就装在一个大旅行袋里，放在床底下。他们一定看见了，所以必须马上转移。一个星期以来，朋友们一直在设法和我取得联系。”

“公寓是用你的名字租的？”

贝尔没有回答。

托尼说：“你拿来吧。你母亲一定会同意的。”

贝尔说：“好。现在我得走了。”他把拴狗的皮带递给父亲。“我今晚给你打电话。”贝尔走了几步，狗还跟着他，他又回过身来。“听着，打电话时我就问你我能不能来过夜，并且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到。我到的时候，你要在街上等我。”

托尼说：“好的。”他自己都听得出嗓音变了。他不得不弯下腰来假装拉狗，以掩盖自己的激动。贝尔的腿并没有移开。托尼抬头看见他把手微微举到齐腰高，捏成拳头，动作迅速而自然。

“一切权利归人民。”贝尔用谈话的语气说。接着他笑了笑，免得伤人——这是他们家常用的一句话。“回头见。”

剩下托尼一个人，他觉得心情平静，但是意念飘忽。他想跑步，就跑了，狗也跟着他跑。毫不显眼——带狗到公园走走的人常常会心血来潮，快跑一阵。大战期间，他也有过这样的反应。他是侦察机驾驶员，当他登上脚踏板，进入机舱，等待从船上弹射出去时，他会全神贯注地伸手检查舱盖和两腿间的操纵杆，但是同时，各种感情却会联翩出现，不受控制，各种互不联系的形象也会在头脑里挤进挤出。他当时想到的只是别人注视着他，因此必须忠实于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

他缓步走回公寓。怎么跟葛佑说呢？得通知吃饭的客人改天来。他在缅因州租有一处房产，那里的看门人去年夏天问他，他的姓是个什么姓？他回答说是个西班牙姓——跟他说是巴斯喀姓也是白费唇舌。那个老人说：“西班牙姓？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枪枝必须放在书房里的壁橱里。十三岁的小女儿从来没有翻过那个地方。她现在也该从朋友家回来了。

托尼在电梯里想道：既然特务没有取了搜查证明重新回到公寓去，他们一定有理由要等待。他们是不是想抓住贝尔？他们是不是把那个地方监视起来了？如果贝尔过几个钟头从那里走出来，身边带着……不能跟葛佑说。她正躺在起居室的躺椅上看星期天的时报。托尼拿了拍纸簿和笔，在她身边坐下，把他和贝尔的谈话——其中的要点——写了出来。

葛佑面带笑容，接了过去，但是读了以后，却一下子坐了起来。“但是……”她开口说了一句。从她身后传来了女儿房间里的甲壳虫唱片的哀号声。

托尼伸出一个指头封住嘴巴。他说：“换个地方。”

葛佑变得脸色苍白。她说：“我得出去喝杯咖啡。马上就得

去。”

他们沿着百老汇大街走来走去，然后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下来谈话。她真想对什么人发一通脾气。她说：“你就不能把他带回家来吗？”

托尼恨不得把头埋在手心里。“我没有想到……”

葛佑身心交瘁地挥挥手，她谅解托尼。“没有办法跟他取得联系吗？”

他们回到公寓时，托尼早先感到的激动已经消逝了。刚一进门，葛佑就拿起拍纸簿写下一句警告他的话：“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能让女儿知道。”托尼点点头，并且注意到其中的笔误。葛佑还写道：“也不能让每周来三次打扫清洁的女仆知道，也不能让她进书房。”托尼又点点头，然后把拍纸簿中写过字的那一页扯下来，走到书房隔壁的小盥洗室里，把它撕碎冲下马桶。谢天谢地，葛佑没有想到：当贝尔从住宅区的公寓里把枪枝转移出去时，他冒着多大危险。

托尼坐在书房里。他知道葛佑正在烦躁地打扫房间。过不多久，他听见葛佑打电话取消当晚的约会，还听见她说服女儿不要请朋友来家。接着是一片沉默。他既看不进书，又没法写东西。在他眼前老是浮现出那幢座落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没有电梯的公寓房子。房客中有很多青年，所以旅行袋肯定不会引起注意。他想到了出路：替身！让一个人提着原先放在床底下的旅行袋先走出去，但是里面装上别的东西。对。他从椅子上起身去跟葛佑说。不，应该跟贝尔说。到他公寓去一趟吗？坐出租汽车只要十分钟。葛佑是不会发觉的。

托尼已经从过道的壁橱里把外衣取了出来，但是他突然意识到今天绝不能让别人在那里看到他。他能给贝尔的哪个朋友打电话呢？他们之中有谁和贝尔一起在政治方面也走了这么远

呢？葛佑又躺在躺椅上了。托尼对她说他要下楼去买香烟。葛佑的脸上起先毫无表情，接着露出询问的神情。托尼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他从街上的电话亭里给贝尔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这个人曾经和贝尔一起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罢课斗争。接线员的声音传来，问托尼要什么号码。他说了，心想是公用电话，说也无妨。过了一会儿，接线员的声音又传来了，说是这个号码已经切断。他回到公寓，葛佑没有抬头。当他把上衣放回壁橱里，他看出葛佑是存心不抬头。她也想到了那个危险。

他回到书房，尽量排除一切思想。他的公事包里放着一份稿子，是一个青年编辑看中的。又是一本关于越南的书。公司的冬季书目上已经有了一本。在家里不敢大声和葛佑谈话，这是愚蠢的。他就不相信联邦调查局仅仅由于贝尔的缘故，就能抽空窃听他家的电话，听他女儿的约会时间，她母亲的约会时间以及他自己的谈话。他想起一份被他的公司拒绝的、有关监视的稿子。为了监听整个公寓，必须把声音发射到附近的接收站，最远不能超过二、三个街区，再在那里加以录音或监听。谢天谢地，他不是个患有妄想症的左翼分子。

然而，当电话铃在十一点四十五分响了起来，他听到贝尔说“是爸吗？”这时，早先促使他把话写在拍纸簿上的恐惧，又一次怔住了他。他清了清嗓子才说出话来。

“听着，爸，我就在附近。”贝尔的声音平易自然——他是个好演员。“我在参加宴会，我离开这里以后不想再老远地赶到闹市区去。所以我准备让你和妈荣幸地接待我过夜。好吗？”

托尼说了声“好的”，但是他知道他没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他想提出那个问题。“贝尔……”

“我一个小时以后到。”贝尔说，语气中带着一丝强迫命令的味道。他对父母确实一度是这样无礼的。

“贝尔……”托尼重又拾起话头，但是转念一想，却没有冒险往下说。

停顿了一会儿，贝尔说：“那就再见了。”随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再过一个小时就会水落石出。托尼回到卧室，葛佑正在那里看电视讲话节目。托尼以他在电话里跟贝尔谈话时装不出来的若无其事的口气说，贝尔一个小时以后来过夜。葛佑以责备的眼光瞥了他一眼：当妇女觉得她们的男人的表现象男孩子，她们能在一瞥之中表达这种责备的意思。托尼耸耸肩，到厨房为自己热了杯咖啡，然后回到书房去喝。他对自己说，一旦这件事结束了，他就要跟贝尔长谈一次。父子之间往往发生争吵，但是在贝尔的青年时期，托尼和他之间却没有发生过这种冲突。不论贝尔当前活动的性质如何，托尼都不希望它导致这种冲突。当贝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如此突然地成为政治风云中的人物时，托尼曾经引以自豪。去年贝尔被安排在电视节目上讲话——就是葛佑正在看的那个节目，当时托尼通知了办公室里所有的人。他没有以父母的关怀为名，设法叫他继续读书或改变生活道路——甚至当迪恩·腊斯克在新建的海尔顿旅馆发表演说以后，贝尔在第六街和警察殴斗，打得遍体鳞伤，托尼还是没有干涉。

离开约定的一小时还有十分钟，托尼就下楼了。看门人在半夜十二点和一点之间，总是在地下室帮助清洁工从边门把垃圾桶滚到街上去。街角上停着一辆警车，车灯亮着。过去两家门面是面包房，一个警察站在后门，等着拿他们每晚索取的糕点。另一个警察在一家通宵饭馆等咖啡。托尼点了一支烟，往大楼门边一站，好象他是特地出来透透气的。百老汇大街上还有很多行人，但是比平时少些，以致妓女变得显眼了。两个警察

回到警车里去喝咖啡和吃点心了。其中一人往这边看了看，托尼举手打了个招呼，两个警察都报以微笑。托尼想我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西区中年人，没有任何足以引起怀疑的地方。

警察吃完夜点，点燃香烟，换上了一副铁面无情、目空一切的表情，表示他们又在办公事了，然后就把警车开走了。一辆伏尔克小客车驶上了百老汇大街，犹豫一下，就在巡逻车刚才停留的地方停了下来。贝尔坐在司机旁边；司机就是托尼早先给他打电话的那个朋友。随着贝尔跨出汽车，托尼也走了过去。那个朋友没有离开汽车，也没有关掉发动机。

托尼问：“一切都顺利吗？”

“顺利极了！”贝尔说。他走到车尾，打开车窗，扬扬头招呼托尼过去。车厢里放着两个长的皮筒子，看上去造型美观，富丽堂皇。贝尔说：“高尔夫球棍。”随即提起一个皮筒子，递给托尼。他自己提起另一个皮筒子，把手臂伸进背带，扛在肩上。他用空着的一只手，对朋友一挥，车子就开走了。

托尼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说：“谢天谢地，你没有装在旅行袋里带来。我原来想打电话告诉你，应该先提着旅行袋离开公寓，然后……”

贝尔说：“我们就是这么干的。派了个替身先出去。”

托尼把手臂穿进另一个皮筒子的背带里，跟在贝尔身边，走到公寓大楼的入口处。他想，我们俩是一对中产阶级父子的理想形象。照我说，别人瞧着我们，准会认为我们是威切斯的农村俱乐部的会员，从春天到秋天都是打网球、游泳，当然还打高尔夫球，并且还在第七十九街码头泊着一条船。整个冬天，我们都在亚特兰大的俱乐部里一起打手球，然后在温水游泳池里游个泳。玩完了，儿子就迫不及待地溜到外面去，但是父亲却叫人来给自己按摩，然后和两三个差不多年龄的人一起到楼上去，坐在

高大的窗子旁边吃饭，欣赏窗外中心公园的美景。是啊。他的委内瑞拉祖父的姓，以及他在切沃斯伊拉丁区度过的童年，会不断地引起别人对他的兴趣，就象一个演员置身在缓慢旋转的环形舞台上，总是在观众眼前一样。你在别人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就会一辈子扮演那个角色。

托尼说：“你会看到母亲非常不安。”

贝尔说：“就为了这事吗？我会跟她谈。”

托尼告诫他说：“可不要在家里谈。我们很当心，凡是不想让外人听到的谈话，都避而不谈。”

贝尔低下头去，但是托尼看得出他觉得好笑。在前厅里，贝尔说：“这些日子，他们的窃听设备一定负担过重。你知道，认真大干的组织太多了。”在电梯里，贝尔又向他解释怎样使用调频无线电探测公寓里是否装有窃听设备。他熟悉一切细节，这使托尼大为吃惊。

托尼说：“我们得谈谈你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你是卷进了什么活动。这叫我担心。”

贝尔说：“当然可以谈。”已经到了他们住的那层楼，转个弯就是他们的公寓门口。“我学了西班牙语，还学了一点他们的文化。你知道，我为此感激你。我为此向你道谢。”贝尔没有说下去。托尼想，为了别的很多事情，贝尔一定是埋怨他的。贝尔接下去又说：“但是，你知道我是第三世界的人，因此，我要象第三世界的人那样去生活。”

葛佑不在公寓前排的几个房间里。托尼领着贝尔穿过餐厅和厨房，走进书房，把皮筒子靠在壁橱的后壁上。把门关上以后，贝尔说：“只放几天。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

托尼说：“记住：我每逢星期二在家审稿。”

贝尔点点头，说了声“好的。”还没到起居室，他又回过身来

补充一句：“不会是我来取。”

葛佑身穿睡袍，站在起居室里。她举起一只手，捏成拳头，对贝尔摇晃着，假装生气。贝尔置之一笑。托尼想：天啊，怎么搞的。

葛佑问：“能给你做点吃的吗？”

贝尔说：“来不及了，妈。我这就得走。”

“可你不是说……”托尼开了个头，没有说下去。“你不是说来过夜吗！”葛佑替他把话说完了。

贝尔脸上的表情使他们想起他以前常说的一个笑话：他说他的父母一唱一和就象个乐团。“我无法过夜。我的朋友在等我。”

托尼说：“可是他已经开车走了。”

葛佑又加上一句：“我从窗口看见的。”

“他开过去两个街区，在那里等我。”贝尔走到母亲身边告别。他说：“我会保持联系。”

托尼瞧着葛佑拥抱贝尔，但是听不见她凑着他的耳朵说些什么。当葛佑松开手臂时，她面色苍白、热泪盈眶。托尼说：“我陪你下楼。”

在走廊里，托尼把一天来想到的话，都向贝尔说了，但是说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不赞成你的活动。战术不对头。在这里行不通。你不了解真正的美国人。你会引起……”

“老天爷呀，爸，你现在不是在苏斯金德的电视节目上发表讲话。”在他的语气里又出现了某种特殊的严酷性。托尼想不出他是哪里学来的。“需要这样干的一切论据，你跟我一样清楚。你在苏斯金德的电视节目上露面以后说过：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辩论使激进主义成为自由主义可以接受的东西。你还记得吗？”

“你不至于把我跟他相提并论吧！”

“除非你逼着我这样做。”贝尔说了一句就住口了，因为有人上了电梯。

在前厅里，托尼存心落在别人后面。他就象重新开始谈话一样，平心静气地说：“我为你可能遭到的不幸而担心。”

贝尔严肃地说：“不要担心，我正在学习卡拉特拳术。我不会让任何猪猡警察追上我，把我的手臂反扭在背后。今后大打出手的将是我们。我每周到康涅狄格州去两次，在打靶场练习射击。”他笑了一笑。“我可得勤学苦练。”

“那又为什么？”

贝尔说：“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激进分子。当我读到某一个激进运动，我就问我自己：他们有没有武装起来，有没有拿起枪杆子。如果没有，那就不是真想干。”

在百老汇大街，托尼看到一个中年作家朝他走来，身边还有他年轻的妻子——他的第三个妻子。托尼觉得恶心。看得出来，他们刚参加了宴会，吸了毒，尽想傻笑，但彼此却感到厌烦。托尼把他们介绍给贝尔。作家竭力想把注意力集中在贝尔身上。他说：“哥伦比亚大学今年很平静嘛。不再发生任何事情了吗？”

贝尔说：“我怎么知道。”

托尼赶紧插嘴问作家，对他新近出版的小说反映如何。作家于是谈起各式各样的书评。托尼看到贝尔慢慢地抽身走开。那个作家想留住他，就说：“要知道，你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是本革命小说。”

托尼说：“我们得走了。我明天给你打电话。”

贝尔已经走了近一个街区，作家还对着他叫道：“小伙子，值得一读。别开生面！”

托尼迫不及待地想跟儿子说点什么，以便——以便什么呢？他不知道。当他赶上贝尔时，他只顾得喘气。

贝尔摇摇头。他体谅地说：“没有关系。”那辆伏尔克小客车等在街角上。贝尔放慢了脚步。“你知道，我到第十四街去过好几次，在各个西班牙饭馆吃吃饭，在各个酒吧间闲坐坐。也有几个象菲德尔那样的老共和派人士，但是谁也不把波多黎各人看在眼里。”他又摇摇头。

“说下去……”

贝尔问：“你说你的祖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对吧？你跟他深谈过吗？我得听你谈谈他的情况。早晚会有机会。好吗？”

托尼说：“好的，好的。”他心里在琢磨，他的祖父，那位头戴贝雷帽、修理年久失修的公寓门窗、并且在屋顶上搭鸽棚的老人，他对托尼和托尼的许多书曾经作何感想。

回到家里，托尼看到葛佑躺在床上看书。托尼觉得她一定去看过书房里的壁橱。托尼取出睡袍开始脱衣服时，葛佑抬头看了他一眼。她说：“把东西取走以前，我谈都不愿意谈这件事。越早取走越好，否则我简直要精神失常了。”托尼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葛佑问：“什么时候取走？”

“两天。”托尼信口开河地说。他躺在葛佑身旁，双臂交叉在胸上，把贝尔说过的话重温了一遍。他记不清下一步是什么。有个人会跟他取得联系。要了解贝尔的日常生活，还有待把那些一星半点的事实拼凑起来。还有那些高谈阔论。他要象第三世界的人那样生活。真见鬼，这是什么意思？这才是真正的两代人的差距；他们把你的生活以及他们自己的生活，用一句话就概括起来了，叫你目瞪口呆。他们把你从扎扎实实的日常生活中连根拔起，往哪里一扔——叫你手足无措，手足无措，手足无措。

第二天吃早饭时，葛佑宣布她准备去公立学校义务工作一

星期。由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而表示赎罪；不过托尼估计这星期去也是为了避免碍事。

托尼很迟才到办公室。家里没有电话，这里也没有电话。他很早就回家了，身边带着三份稿子，准备明天看。还是没有电话。葛佑也不在家。他牵了狗，往沿河大道走去，好象这会有助于回忆他和贝尔的一番谈话。他把狗放开，自己站在草坪的栏杆旁边，凝视着河面。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人，拿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走过来借火。托尼觉得他象个典型的波多黎各人。托尼把自己的香烟递了过去，那人轻巧地拿在手里，点燃了他的烟。当他向托尼道谢时，他两眼直视对方，毫不回避。他并没有走开，而是和托尼一样转身观察河流。直到这时，托尼才意识到那人刚才跟他说话用的是西班牙语。那人继续用西班牙语说：“你明天早晨如果在家，会有人来拿你善意地为我们保管的那几个包裹。”

托尼机械地笑了一笑，但是发觉自己无法装出假笑。他想，这是陷阱，必须脱身。但是，他没有走开，而是用西班牙语反问了一句：“为我们？”

“你的儿子没有告诉你是谁的吗？”他说话带有柔美的波多黎各口音。

托尼摇摇头。

那人说：“MIRA. 听说过吗？”

托尼点点头。布朗克斯爆炸事件。一个在纽约活动的地下恐怖组织。有一份蹩脚的稿子，叫做“祖国内部的殖民地”，里面提到这个组织。托尼忽然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拒绝那份稿子产生了怀疑——简直是胡思乱想。

那人似乎是一眼看穿了托尼的思想活动，他好象是顺水推舟似地又加了一句：“我们都是狂人。”

“跟我谈谈我的儿子，”托尼说，并且指指长凳。“我的儿子怎么样？”

“你的儿子？”那人让托尼先坐，自己微微躬身让在一边。“你一定比我更清楚：他不是相信你，托你保管包裹的吗？我了解什么值得告诉你的情况呢？”

托尼回答说：“我们很为他的活动担心。我不是要你泄露机密，可是如果你能跟我谈谈……”

“啊，你我之间不必搞得那么神秘，”那人说，然后又回过头去看看一个人牵着一只狗走过。等那人走远了，他又说：“他是个地道的西班牙人后裔。他说他在感情上接近我们超过接近其他任何人。”

“其他人？”

“其他革命组织，”他解释说。“美国组织。我们都有联系。他是我们的一个联络员。有些事波多黎各人是不宜做的。我们要是出现在某些地方或购买某些东西，就会引起怀疑。太显眼。你懂吗？”

托尼点点头。他眺望着河面，心里在努力把贝尔和这一切联系起来。他的狗回到长凳边来，那人弯身拍拍它。“多么友好的一条小狗，”他说。“我的弟弟是在战后独立起义中牺牲的。他不过是全岛各地城镇中被杀害的许多人中的一个……我们的困难之一是如何把枪枝送到那些在岛上的同志的手里，”他说得若无其事，倒好象这对托尼或许还是个安慰。“在这几个州里，搞枪这么容易，但是波多黎各人要搞枪，却几乎比登天还难——这难道不是再好不过地证明我们是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吗？”

“法律不一样吗？”托尼问。

“在那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也不会符合拥有枪枝必须具备的条件。”

托尼掏出一包香烟并且请那人抽。那人以西班牙人特有的优雅姿势，取了一支。他说：“我很钦佩你写的那篇关于拉丁美洲革命者的文章。”他的话使托尼吃惊——他难道读过那份季刊吗？托尼在过去五年之中在那上面仅仅发表过两篇论文。“是关于智·格瓦拉死后革命者的状况那篇文章。我原来不知道玛蒂还有这么一句精彩的名言：‘长得最高的树下，必定埋有死人。’”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托尼说。

那人一愣，用手敲了一下额头。“我真是个傻瓜！你向我打听你的儿子，你象一个好父亲理所当然地那样为他担心，我却偏偏尽谈些死人和杀人的事。原谅我，朋友。”他们沉默了一会儿。那个波多黎各人瞧了瞧香烟，小心地弹掉了烟灰。“我们确实特别需要考虑到死亡的可能性，甚至需要习惯于它。但是，我们并不关心死亡，一点也不关心。”

托尼说：“恕我直说，我认为你们毫无成功的希望。”

“对此我们也是一点也不关心的。”那个波多黎各人回答说，语气中表现出他绝不愿意伤托尼的感情。

托尼站了起来，又突然因为自己突如其来地中断谈话而感到羞愧，于是伸出手去，准备握手。

那人双手握住托尼的手。他说：“我知道你心里有一句话，但是你出于礼貌，不愿意说。——你的儿子不是波多黎各人。但是，你不觉得这更可喜吗？这不是我们必胜的最好保证吗？你看那些‘青年勋爵’，他们也想解放波多黎各，但是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会说西班牙语。有些老一代的人不信任他们。但是，我看关键还是在这里。”——他停了停，把一只手掌放在自己的心上。

“祝你成功。”托尼说。

那人缓慢而严肃地点点头。接着又微微一笑。“或许我们还

会见面。如果你到岛上去写论文，我们希望你跟几个人见见面。你看，我们变得多象美国佬，我们也重视宣传了，连对教授的宣传也重视——只有他们才阅读你发表文章的那些杂志。”他笑笑又说：“那么明天上午十点钟将有一位姑娘掀你的门铃。一位美丽的美国姑娘。她还得再打扰你一次——请你帮她把包裹搬到她的车上去。”

葛佑每次迎接托尼总是要仔细地打量他，这是她向托尼打听新闻的方式。但是，今天她却开始大讲特讲。学校里一个台湾孩子的经历，她说得全神贯注，以致托尼觉得她是存心堵他的口。等她说完了，托尼说：“明天。”

她向托尼靠近，在他面颊上轻快地一吻，耳语问道：“你怎么知道？”

托尼撒了个谎说：“贝尔来了电话。”

电话铃响了，葛佑拿起耳机，惊喜地叫道：“克利夫！”

“叫他过来，”托尼大声地说。谢天谢地，总算从阿尔及尔回来了——他是唯一可以跟他推心置腹地谈这件事的人。

葛佑说：“他听见你叫他来，可是他还没有打开行李呢。”

托尼还是坚持，他急于见面，就象他们还是毕业班同学时一样。“叫他过来。我们吃饭开罐头。我要跟他商量工作。”

克利福特在阿尔及尔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跟爱尔特奇·克利夫兰交谈。前此，当托尼和他按照老办法共同消磨一个夜晚时，是托尼建议他作阿尔及尔之行的，因此他急于知道克利福特是否能够利用此行收集的材料写出一本书来。托尼准备跟他讨论同时既出精装版又出平装版。但是，约他来的真实思想是，壁橱里的枪枝使他牵肠挂肚，他想撇开这桩心事，无忧无虑地度过今天晚上。何况克利福特或许还能帮助解决贝尔的问题。

克利福特把一瓶没有让海关没收的古巴酒拿在手里，伸向

托尼，表示打招呼。他叫道：“快拿莱姆果和斯凡厄帕饮料来。我兴致高极了，就象我写漫画故事所用的笔名一样：月里克利福特。”

葛佑说：“看不出来。”

他穿着一套皮尔·卡迪因背心，一件丝绸绣花广袖衬衫。在海外的一个月中，他的络腮胡子长得又长又密；他的嘴唇上的小胡子，也弯弯地伸到了嘴角。他往一张椅子里一摊，伸开双腿，露出一双摩洛哥轻便鞋——一双绣花羊皮鞋。

“在阿尔及尔，每个人都是从早到晚烂醉如泥。”克利福特一边说，一边开始喝他的第一杯莫吉托——这是他数次去古巴报道古巴革命时学来的一种古巴鸡尾酒。“照理应该用新鲜薄荷，不过这也凑合。在阿尔及尔，他们简直不懂得杯中的乐趣。我想我将不得不停吸大麻——多么庸俗的名字。搞得人人都象疯子。”

托尼说：“废话少说，你有没有写出书来？”

“老兄，我几乎还没有时间考虑这次的见闻呢。”他说完这话，就让手臂顺着椅子扶手垂下去。“我甚至还没有给代理人打电话呢。”

托尼把手一挥。“唉，你的代理人——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他好象跟我说简装版连最低稿费都不给，”克利福特边说边坐了起来。

“那又怎么样……”

克利福特说：“我的一份不能少于百分之五。”他笑笑。“准备今年冬天给自己买件皮大衣。”

“原来如此！”托尼自己也不清楚是否出于妒嫉，反正他当时就认定他没法跟克利福特讨论贝尔的问题。

葛佑说：“我们一起驱车到华盛顿去看肯特州示威吧。你有

工作要做吗？”

“有，没有——有！”克利福特说。“天啊，当然有。那里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漂亮青年。他们一定会喝得烂醉，脱掉衣服——就象在伍达斯达克。我能把它写进书里去。”他从地板上端起酒来，从杯沿上狡黠地瞧了托尼一眼。“革命书籍的销路真好！可我简直不知道是谁买。青年是不看书的。恐怕是惶惶不安的中年人吧，他们想了解自己的孩子们在干什么。在五十年代，他们是去找自己的心理分析医生。不过还是目前的情况对我们较为有利。”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正，楼下的蜂鸣器响了。托尼一人在家，他打开门，过了几分钟就看到那位姑娘跨出电梯，向他走来。她外面穿着一件敞开的超长雨衣，里面穿着一条超短裙。她的腿迷人极了。托尼问：“一切都顺利吗？”

她高兴地说：“啊，你好！我的汽车就停在你家对街。”

托尼原来以为，如果她是一个人来，他送皮筒子就得走两趟，但是她拍拍自己的手臂，说：“肌肉发达。”随即提起了另一个皮筒子。托尼瞧着看门人一边拉着门让他们出去，一边盯着她的腿。该死。刚出版了一本新书的那个作家正站在人行道上——这次是独自一个人。

“你好！”那个作家说。“你没有打电话呀。”

“你就站在那里等我，”托尼一边说一边随着那位姑娘走去。“我马上就回来。”那位姑娘走到停在对街的一辆马尔斯迪·柏恩斯汽车旁边，打开汽车行李箱。当托尼往里放皮筒子时，他注意到那个作家在盯着他们看。

那位姑娘挺起身子，往后理理头发，说：“谢谢你。”

“没有事了吗？”托尼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应该握手。

她笑笑说：“贝尔让我带句话——他暂时不能保持联系。”

“什么！”

“你的朋友在等你。”她说完就转身走开了。

当那位姑娘跨进车子、坐到驾驶盘后面时，托尼站在车外伛偻不安地磨蹭着。“请你转告他，我们想见他。”托尼说，并且注视着她那总是挂在脸上的痴笑。

托尼回到作家身边，两人一起看着她驱车而去。作家避不看他，说：“你会打高尔夫球？”

“我？”托尼问。“啊，不，只是给邻居帮个忙。”

“好家伙，”作家说。“你们大楼里竟有这样的尤物！”

托尼走进公寓，只觉得家里一派凄凉景象，就象有一天他们从戏院回来，发现家里被人破门抢劫时一样。他径直走向书房，关上壁橱的门。他无法全神贯注地审阅带回家来的稿子。他煮了一杯咖啡，想考虑一下贝尔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话不能告诉葛佑。无线电开着，新闻评论员说全国对肯特惨案的反应正在逐步升级。当他在每小时转换节目时播发的新闻节目中，第三次听到同一条新闻时，他关掉了无线电，并且回想起贝尔关于如何探测窃听设备的指点。他又扭开了无线电，拨到频率较低的一端，再慢慢地往另一端拨去。第三次拨过去的时候，他收到一阵轻微的嘟嘟声。他停止转动指示针，嘟嘟声随即不断加强。他双手端起无线电，朝着墙上的电话方向移去。嘟嘟声变得越来越稳定而响亮。托尼用颤抖的双手，把无线电放回架子上，并且把它关掉。又是一件不能告诉葛佑的事情。

过了几天，托尼和葛佑在克利福特的陪同下一起到华盛顿去了。他们在草地上的青年中间走来走去。托尼让葛佑和克利福特坐着听一系列演说，而他自己则到处乱走，寻找贝尔。他回来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葛佑说：“他们多么漂亮。”托尼只能点点头，因为他热泪盈眶，喉咙哽咽。他在那里还比较舒服，但是

回家途中重又感到忧心忡忡。那年冬天，每次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他都感到一阵冲动，想赶在报摊出售时报之前，先往警察局打电话询问牵涉到什么人；他不得不克制这些冲动。每一次示威活动，他都一定到现场去。他把那些示威青年当成自己的亲骨肉。他的儿子始终没有打电话来，他看着那些青年，不再寻找儿子，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用西班牙语重复着贝尔的名字——格勒莫·亚拉巴——。同时，他终于由衷地接受了这个国家，内心默默地、反复地说：美国同胞们，我把我的儿子托付给你们。

作者荷塞·依格拉西亚，1919年生于佛罗里达州塔姆巴市拉丁区。他出版过六本书，其中有三本是长篇小说。他的妻子海仑·依格拉西亚，也是小说家。

（田滨译）

## 指引的宿处

载于《黑世界》1973年6月号

作者：杰拉尔德·M·威廉斯

他一边走着，一边感到自己被雪映衬得特别黑，仿佛居高临下看见自己黑色的躯体被白雪衬托着一样。匕首般的冰柱悬挂在光秃秃的挺拔的树枝上，在寒风中象牙齿打颤一样格格作响。他的两只脚都麻木了，两只手蜷缩在深深的口袋里避寒。

夜似乎无限的黑暗和宁静。天上的星星都好象冻住了。一滴水从他的鼻尖上挂了下来，但他不敢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将它抹掉，因为他怕他的手会变得更冷。

他看不见另一家旅馆的灯光，但是人家告诉他，它就在他现在朝前走的那个方向，他只要走到那个山丘就一定会看到旅馆的灯光了。那是刚才的事。现在，雪在他的脚底下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他把张开的嘴巴埋在翻起来的墨绿色大衣领子后面小心地呼吸着。他的圆锥形的灰色羊毛鸭舌帽紧紧地扣在他头上，把他的两个耳朵尖都罩住了。广漠无边的光秃秃的白色大地在他的前面，在他的周围伸展着。那丛冻住的幼小的白杨树远远地落在他后边。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估计他的进程了。前面的一切都是一个样，几乎说不出他在朝那个方向移动。然而他仍旧循着农家的手推车和马车留下的车辙，两只脚深深地踩进车辙外边的厚厚的积雪里，小心翼翼地避免摔倒。

“在夏天，高高的黑麦田一望无际。”他曾经在某处读到过对这一带的这一句描写。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在炎热的夏季随风翻滚的褐色的麦浪，他穿过麦田时，那些起伏着的麦芒轻吻着他穿着短袖衬衫的手臂，他或许还会吹口哨呢。

风刮得雪片直打转，一会儿飞起来，一会儿又落下去，滑过他面前的小路。有时，风还拉他的裤腿，使得他自膝盖以下的裤腿拍击起来。他眨了眨眼睛，泪水从他的睫毛上往下淌。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但依然不见灯光。

他想那家旅馆的人拒绝让他借一个房间过夜，是否因为他是黑人呢？那个旅馆老板的神态似乎有点不耐烦，抑或只是冷淡呢？他身子向前倾，用一个厚实的肘撑着粗糙的胡桃木柜台，眼睛望着别处：

“你应该预先打电话来订好房间……从火车站打来或者在你到村子来以前就打来。如果你早上打电话来，我们是能够给你保留一个房间的。人人都是这样做的。”

他越过旅馆老板的头，向他身后有号数的钩子上挂着的钥匙看了一眼。他朝自己掬起的手里吹了一口气，使劲擦了擦，转过身来走开了。

“我懂了。”他说。

他经过右边的一间大餐厅，看见那阔大的红砖壁炉里的黄色火焰朝烟道上直窜。人们在谈笑着。他们的声音在空气中荡漾，听来好象很轻快。还有碰杯的玎玲声和银器的叮当声。一个孩子几次三番地提出同一个问题，他的嗓子比谁都响。这一切就象音乐。他停下脚步，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坐到壁炉边上去喝一杯咖啡或者一碗汤。但就在这时旅馆老板绕过柜台走过来，把附近一家旅馆的地点告诉他。他指着窗外的那个方向。

“假使你赶到那儿时还不太晚的话，你也许会幸运得到一个

房间。”旅馆老板一边说着，一边朝挂在通向餐厅的门上方的扎安斯牌钟瞥了一眼。旅馆老板的手几乎要碰到他的肘部了。

当他说他想吃点热的东西的时候，旅馆老板温文尔雅地扭着他的大手，手心朝上指着那间餐厅。

“不过，当然罗，如果你去吃，那是要花点时间的……那么要到山那边的旅馆弄个房间就可能太晚罗。不过随你的便吧。我只能再说一遍我这儿没有房间给你过夜。”

扎安斯牌钟敲六点半。

月亮好似一个冰封的洞穴挂在天空中，就象那个旅馆老板一样冷漠、厌烦，它又远又圆，射出冷酷的银光。一种要打寒颤的感觉爬上他的脊背和肩头，接着他真的打寒颤了。他的脚踩在那凝结的坚硬的积雪上，在四周一片寂静的反衬下，显得格外的响。他的两耳已失去感觉，然而他还能听到他走路时耳朵跟衣领摩擦的响声，仿佛衣领的料子要刺进他麻木的肌肉一样。为了御寒，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抽紧了。他觉得他要是停下来让他的身子放松一会儿，他的血液就会立即凝固。他转过头来朝后看，脚还是走着。他现在只能依稀望见那座山丘了，山坡上的树木已经看不见，它们的深黑色已消失在他身后不断扩大的一片白茫茫中。

他差一点绊了一跤。他屏住呼吸赶快回过头来。他得留神避免摔倒，避免被雪碰到，用它的寒冷和深度把他完全征服。如果他摔倒的话，雪就会“喀嚓”一声溅到他脸上，爬进他的衣领，掉进他的围巾。他得从口袋里抽出双手把自己撑起来，手又会陷入雪里……

他想起他端正地放在火车车厢窗台上的那副黑色毛皮手套，他把它们遗忘在那里了。他是为了喝咖啡才把它们脱下来的。那杯咖啡烫得很，他只得用拇指和食指夹着那只纸杯的上

下沿。他的冻僵的手捂着那杯热咖啡感到很舒服。他把一只手盖住杯口捕捉和吸收冒上来的水蒸汽。一个肥胖的老年妇女蜷缩着身子走过他面前，跟他点头微笑，她的无边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他走出车站老远才记起他搁在窗台上的那副手套。

他在十一岁以前一直没有看见过雪。他仍旧记得那象烘过的面包那样温暖的褐色泥土在他的光脚板下和脚趾之间的感觉；果树的又长又光滑的绿叶丛中沉甸甸地结满了各种水果；那炽热的淡黄色的太阳；在那些寂静、闷热的日子里，大人们都呆在家里或者门廊上，慢悠悠地摇着扇子，他跟别的孩子一起玩，他现在还记得当时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他的童声里有一个短促的回声、一个友善的回声；甚至当他单独玩耍的时候，他那有短促回应的嗓音也跟他作伴，在那阒无一人的沙滩上，温暖的绿水涌上他轻轻地拍打着的脚，他向过往的大、小船只高声喊叫着。

后来他第一次见到雪了——那是在他们迁居以后。他还第一次见到了白人。然后他学会耸起肩膀，把两只手塞进口袋，不在扑面而来的寒风中说话，穿上靴子、厚短衣，戴上围巾、手套。但是他始终觉得冷。他的嘴唇冻得发紫。他的母亲经常用油脂擦他干燥的皮肤，想把象白粉一样的死灰色擦掉。可是他仍然觉得冷。他的脚和手指从来没有暖过，就同现在一样。

一朵狭窄的浮云，象一方拉长的绸手帕，飘过月面。他站住了。他感到胸部在起伏，他珍惜的稀少的热量都集中在那里了。他觉得很累。他仔细地环顾四周。在远处根本看不见灯光，什么也没有，只有那冷冰冰的白茫茫一片将他团团围住。他咽了一口唾沫。

“救命啊！”他大声喊道，由于张开嘴巴，他的脸仿佛裂开似

的。他的声音飞过白色的旷野，在某处消失了，不再传回来。他又大叫一声，这回他自己绝望的声调使他略微感到吃惊——这完全反映了他目下的状况，他感到空虚，被严寒逼得紧张，退却，缩成一团。他不再大声呼救了。可是，他继续站在原来的位置上。

“总有一天地球会停止转动的，”他嘟囔着。“一切就会象现在这个样子。”

他又把下巴和嘴巴缩回那翻起的衣领里。也许地球已经停止转动了。他继续朝前走，这回走得快一点了。然后他开始小跑步，两只手仍旧放在口袋里。他的两个肩膀拱在前边，一会向左，一会向右。他呼出的气流象蒸汽机的水汽一样从他翻起的衣领里喷出来。大地在他身下飞驰，他的两只脚深深地踩进被车轮碾平的雪地里。他感到血液流遍他绷紧的全身，流过他的大腿，流过现在象活塞一样转动的双臂。他继续在雪地上跑步，直到快要喘不过气来为止。然后他又站住。他的头随着胸脯的起伏上下颤动。他从口袋里抽出手来，拚命朝手心呵着热气。他把两只手交替猛擦，一边听着那龟裂的皮肤相互摩擦发出的沙纸般的声响。他用力推起左手的袖子，看了看表。夜光针盘上指着七点五十五分。他已经走了一个多钟头了。他慢慢地把两只手揣进口袋，耸起肩膀，低下头，继续向前走。

那个旅馆老板撒了谎。他不过是要把他这个黑皮肤的人从他的旅馆打发走罢了。他当时心里就明白。旅馆老板说话时正眼也不望他一下，好象看一眼也受不了似的。

钩子上挂着的一排排灰色的大钥匙，当然说明所有这些房间都空着。他其实应该坚持留下来。他应该走进餐厅——里面的人们正在谈笑（他们一直在笑吗？）——径直坐到壁炉前，点一顿大餐。他仿佛看见自己在那儿吃完饭后喝咖啡和抽雪茄烟。

然后他就去从旅馆老板手中把旅客登记簿夺过来，将空房间指给他看。旅馆老板就会紧张起来，目光躲躲闪闪。他会嗫嚅着说他弄错了，然后塞给他一把沉重的钥匙。他其实应该坚持，毫不动摇，态度强硬……

他转过身来。他再也望不见他离开旅馆后翻过的山丘了。

“我没有房间给你过夜。”

“白忘八。”他咕哝着。人们曾以为这里是天壤之别的，其实并非如此。来过这里的朋友们曾给他写过一些信，讲起过在这里的种种经历，这些介绍跟他的亲身体验大有出入。白人总是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从严酷的事实中认识到这一点。

他记得吉米在那间餐馆里，懒洋洋地把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大声笑着，操着一口外国话给他们叫酒，述说着他在学业和爱情生活上的成就。吉米说了一遍又一遍：他再也不回去了。可是，后来他独自在这里拥挤、陡峭的街道上走过，偶尔看见几张皱眉紧锁的黑人的脸孔，他就明白了。吉米在餐馆笑得那么久、那么响，他肯定有些话是不真实的。然而，当时他自己虽然意识到这一切，但也跟着大笑，随声附和。

他默想，一个手头拮据的黑人是永远也不会告诉别人情况有多糟的，他无需说实话。

天上的云好象霎时间一起聚拢来，重重叠叠地把整个天空都遮蔽了。只有一道暗淡的微光表明那轮满月在哪里。他的两臂起了鸡皮疙瘩，接着又传到背上。他一边走，一边仔细地看地上的车辙，尽量沿着边上走。他时而差一点绊倒，被他踢起来的雪落到他的鞋面上，掉进他裤子的翻边里。他的收紧的躯体抵挡不住寒冷了。他明显地发抖了。他的牙齿在打颤。他开始走得稍微快一点。他的急促的呼吸变成几乎听不到的呜咽。他很快地环视一下四周，依然不见灯光——那儿也不见。

“该死！”他低声骂道。这骂声听起来象是祈求。他艰难地向前走去。

“我们白人永远也不会让你们黑人接管这个世界。”这句话是谁说的呢？他回想了一下，记起来了。那是几年前那个从维也纳来的小伙子在校园里说的。这句话竟然出自一个欧洲人之口，他当时感到奇怪。那是在他跟莉萨吹了约莫一年之后的事——那个昏头昏脑的白晰金发的美人儿莉萨。她刚跟他吹了以后就跟那个从维也纳来的大学生结婚了。后来，她写过几封信给他，信中说她仍旧记得过去。于是他就去拜访他们。当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他们夫妇俩坐在壁炉边的低草垫上喝咖啡。他还记得壁炉里的火光从那个小伙子冷酷的眼睛里反射出来，以及他的严厉、尖刻的声调。他自己说了些什么话回答呢？他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莉萨将她那杯咖啡泼出了一点，她就站起身来走进厨房去了。

“她是因为赌气才嫁给他的，”他低声自言自语，牙齿冷得格格作响。“他这个该死的东西心里很明白。”

他脸上掠过一丝微笑，随后他就跌倒了，一头摔进雪地里。他是因为一脚未踏稳绊倒的。他的脸陷入了雪堆里。他喘了一口气，吐了几口雪，向侧面滚了一下，从雪堆里半抬起他的脸。这些动作做得很慢，好象他真的决定脸朝下躺在那里，在一片皑皑白雪中窒息而死似的。塞满他嘴巴的雪仍旧挤压着他的牙齿。他躺在那里不动。他已经不发抖了。他现在能够感觉到钻进他围巾下面和耳朵里的雪。连他的睫毛上也沾上了雪块，他一眨眼雪片就飞飞扬扬。

他无所适从了。

他想到他可能会就这样躺在那里死去。紧贴着他的牙齿的雪在融化，变成冰冷的水，从他的嘴角往下滴，流过他的面颊，渗

进他的围巾。他没有打寒颤。他闭上了眼睛，迷迷糊糊，寂然不动。他感觉到他手腕边上的雪正在融化，雪水顺着他的手往下淌，他的手仍旧捂在口袋里。他觉得体内在有节奏地逐渐发热，或许这只是幻觉吧？他听着自己的呼吸，它现在已变得平静、均匀，似乎是属于别人的。他正在听着别人的呼吸吧？

他慢慢地睁开眼睛。雪还在下。他把头全部从雪堆里抬起来。天空正飘着大块的雪片，一触着他的脸就融化了。

他听到一下钟声。他屏住呼吸细听了似乎有好一阵子。万籁俱寂。正当他开始闭上眼睛时，又听到了钟声。这是一只钟，它的响声低沉、单调，象母牛的颈铃声或召人吃饭的钟声。他又开始战栗了。他把口中的余雪吐了出来，把两只手从口袋里抽出。由于紧张，他站起来快得出乎他自己的预料。那只钟还在响。他擦去衣襟上的雪，顿了顿脚，站在他刚才摔倒弄成的坑里。他用冻僵的手背擦了擦眼睛。他看见在不很远的地方有灯光和房屋的模糊的轮廓。他想，这一定是旅馆了。

他举步朝着灯光和钟的方向奔去。他又绊了一跤。他刚站起来又绊倒了。灯光似乎更近了。他笑着站起来，擦掉手臂上的雪。他又找到了路上的车辙，便沿着它向前跑。钟声戛然而止。他略一站住，又开始奔起来。房屋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他现在已能辨认出一间牛舍，甚至嗅到了牛粪的气味。

他跑到牛舍前站住了。他气喘吁吁，两个肩膀很快地起伏着。他闭上眼睛。他觉得天旋地转，两眼直冒金星。他屹立不动，略等片刻。他的喘息渐渐和缓了。他合拢嘴巴。他的呼吸又恢复正常。他睁开眼睛。

他透过牛舍墙上的裂缝看见了灯光，那是一盏手提灯。他再走近一些。门半开着。他的步伐稳健、坚定，他向那扇门走去时，把脚下的雪踩个稀巴烂。他现在已无所畏惧了。

母牛站在一间间排列成行的牛栏里。盖在它们身上的粗麻布上冒着热气。有几条牛抬起头来，用它们忧伤的红眼眶的圆眼睛看着他。在牛舍尽头的一只木钉上挂着一盏煤油手提灯，他听见一阵悉索声，随后一扇门“吱”的一声开了。

一个姑娘从牛栏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只桶。他最多不过十六岁。当她抬起头看见他的时候，他的头刚从半开着的门伸进来，她喘了一口气，抬起手来，指尖触着嘴唇。她是个丰满的姑娘，穿着灰、褐两色的厚呢运动衫和裙子，那条扎得紧紧的毛巾使她绯红的脸蛋呈鹅蛋形。她站定了，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把门推开走进去。姑娘退后两步又站定了。她眼神里仍有疑惧。她在长长的、倾斜的路面的另一头显得很脆弱。

“旅馆，”他口齿清楚地说，“我正在找旅馆。这儿就是，对吗？”他朝右边挥了挥手，那边门外还有几间房屋。一丝微笑掠过他的脸庞，随后又消失了。她把手从嘴唇上移开。

“不，不，”她说，声音既轻又颤，“不在这儿。这儿是农庄，旅馆在那边。”她把手朝身后指了一下。

“离这儿远吗？”他问道，脸色一沉。他的声音里夹杂着愤怒和厌恶。他再向前走了几步。姑娘紧张地把头摇了一下，仿佛头巾的结太紧似的。

“远的，……大概离这儿有一个钟头的路。”她说，声音略微响了点。她又朝旅馆的方向摆了摆手。

“我刚从那条路来。”他说。他几乎冲口而出说：“我走了很久了，连旅馆的影子也没看见。”他左脚下的地板颤动了。他仿佛感到他能够冲到倾斜的路面的另一头，把那个姑娘扼死。

他仿佛看见自己结实的黑手几乎遮没了她的白喉咙，收紧，挤压，……她的蓝眼睛凸了出来……喉咙发出“咯、咯”声，然后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死去。她左边的嘴角上出现了一滴血，起初

是圆圆的，后来渐渐扩大，喷涌而出。她的嘴巴张开。

姑娘耸了耸肩膀。

“遗憾，”她说，摇了摇头。“你没看到那个交叉路口吧？”

“没有。”他差不多嚷了起来。

“有个交叉路口，”她说，“往左走是去旅馆的路，往右走是……是我们这儿的农庄，就是你现在来到的地方。也许大雪把一切都盖住了。”她眼睛向下，同情地嫣然一笑。她又耸了耸肩。她现在用两只手握紧桶柄，两只脚移动了一下。

突然，他听见踏在雪地上的沉重的脚步声向牛舍移近。他颈上的肌肉抽紧了。他转过身来，僵硬的手指慢慢地在他的手心里捏拢。

他的视线落到一个穿工装的老年人身上，那个老人吃了一惊，在门口站住。他看着老人凝视的目光把他带有挑战神情的黑脸很快地扫视了一遍。然后老人又用疑问的眼光盯着牛舍另一头的姑娘，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她讲了几句话。她一边回答，一边向前走。那个老农长叹一声，然后搔了搔他白发稀疏的头。姑娘继续说着，还用她的左手打着手势。

那个农夫撅起嘴巴，然后咂了一下嘴唇说：“你就住在我们这儿吧。旅馆太远了，你一定会迷路的。况且我们的家要比旅馆好。”老人微笑了，“我女儿会把我儿子的床铺好的。你就睡他的房间。他不在家。”

老农对他女儿说了几句。她点点头，笑咪咪地冲出门去。

他木然地站在原地，浑身发冷，疲倦不堪，他直视着老人的脸，两只拳头松开了。

“谢谢。”他柔声说，左眼抽动了一下。他抬起右手。老农走近他，将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

“而且，如果你现在想找到那家旅馆，你是永远也到不了的。”

雪现在下得这么大，你会死在雪地里的。外面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农夫摇了摇头。“真可怕。这是二十年来最厉害的暴风雪，无线电广播预报过的。”

他几乎听不见农夫的话。他的两耳嗡嗡叫。然而农夫讲的，他都点头同意。他感到老人触到他背上的手分外温暖，好象这股暖流穿过他的衣服和皮肉，一直流入他的骨髓一样。

“来吧，”农夫说，领着他走。“我们进屋去吧。围着火炉又暖和又舒服。你吃过东西吗？”

“没有。”他说，他已经不是在听，他已心领神会了。

“好，会给你吃的，”老人继续说。“我老婆会给你弄点又热又好的东西吃的。”

他们走出了牛舍。雪越下越大，把整个天空都遮蔽了。他再也听不见农夫说的话，虽然他可能滔滔不绝。他们朝屋子走的时候，他只是感觉到老人搁在他肩上的温暖的手。

作者杰拉尔德·M·威廉斯，生于美国波士顿市，曾在欧洲居住十年，在法国和荷兰的几家出版公司历任编辑。他谈到这篇短篇小说时指出：“它概括了移居国外的黑人在今日欧洲的某些遭遇。”他创作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曾在美国和欧洲的期刊上发表，他的《仙肴》一剧于1969—1970年间在美国演出过。他最近已返美。

(程征译)

# 我是怎样经营起食品杂货业的

载于《黑世界》1972年6月号

作者：克里斯廷·亨特

你问我怎样经营起食品杂货业的。是这样：我们一帮人在一年前开办起这家铺子，因为这里附近可以让人们买食品的地方一个也不剩了。

那时厂里是淡季，我们都被解雇了，我们在下午除了到多克的店里喝可口可乐消磨时间之外无所事事。因此我们每人出了十块钱，轮流驾着瓦特的大车到韦克劳斯去选购肉、蛋和新鲜的瓜果蔬菜，因为那些白人批发商不愿意把货物送到黑人的铺子来。刚开张时生意比较清淡，但不久就兴隆起来了，因此我们租了比德曼的旧房子。

人们喜欢到我们店里买东西，因为比德曼的货价实在太高了，一涨就涨五成，而我们只涨三成。此外，我们还采办了黑人喜欢的货物，例如黑边豌豆、秋葵，在瓦特的父亲杀了一头公猪后我们又备了用鼠尾草调味的香肠，这些东西比德曼连听也没听说过。在生意持续兴隆了六个月后，那些批发商改变了主意，决意为我们服务，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不过，那是后话。我们是五个人开起这家铺子的——瓦特·布朗、斯科蒂·杰斐逊、皮吉·柯林斯、猫儿·墨菲和我。现在只剩下瓦特和我了。其余三个都到别处去另谋出路了，但是瓦特和我打算把这家铺子一直开下去，可能经营它一辈子。

事情怎么开始搞起来是挺有趣的。其实我们是为了猫儿·墨菲才开办这家铺子的，然而他却是我们一伙中最早卷铺盖的一个。不过话得说回来，猫儿在什么地方都待不长。他是只孤独、不安定的猫，他的名字是很贴切的。

“猫儿”是野猫儿的简称。墨菲的父亲是个爱酗酒的爱尔兰人，他强娶了猫儿的母亲又把自己的脾气传给了儿子，这是猫儿除了他的名字之外身上仅有的一点爱尔兰的东西。他的皮肤呈铁锈色，象个老警察一样。他的头发乱蓬蓬，一半是直的，一半很蓬松，中间还长着几绺橘黄色的头发，这是他用一种廉价的旧方法染成的。猫儿个子矮小、肌肉发达、面有饥色，两眼歪斜，十分难看，其中一只还半闭着；他脸上有被剃刀割破的刀疤，两只手指和左耳的一块肉不见了，他就象一只浑身的毛弄得乱糟糟的老公猫，它曾参加多次巷战，但屡战屡败。当你看见这样一只公猫，你会知道它的对手们脱身时并非丝毫无损的，猫儿·墨菲的秉性就是如此。他虽然面目狰狞，但却不下流卑贱。他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在人世间已经受够了罪，不愿意再受了。这种家伙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无所顾忌。

当伦伯顿那边的纸浆厂雇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那里工作，但猫儿危险的脾气使他不久就失了业。他在自助餐馆里当快餐厨师和站柜台。有一天，一个我们跟他都有芥蒂的肥胖粗壮的工头戈尔曼，穿过在柜台前排队的人走到猫儿跟前对他说：“给我来一杯跟你的女朋友同样颜色的咖啡。”戈尔曼总是喝清咖啡，而且喝得很多，我看见他在厂里逛来逛去时手里总是捧着一杯清咖啡的。猫儿一句话也没说，他快要爆发时总是这副样子，非常沉静。他给戈尔曼端来一杯牛奶。

自助餐馆被破坏到如此地步，以致不得不关闭了三个月进行修理。猫儿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但戈尔曼和他的同伙病的时

间还要长。我们黑人是不能在自助餐馆用膳的，我们总是把中饭放在纸袋里带去吃，因此当我们看到那些白人工人鼻青眼肿，扎着绷带，同我们一样捧着纸袋吃中饭时，我们心里真是乐坏了。

猫儿的样子也真够瞧的。旧伤疤再加上在自助餐馆打架的新伤疤，真是难看极了，好象连睡眠也必须在暗处才敢爬上他的脸使他入睡似的。但他是个勤奋的工人，所以不久他就在多克的店隔壁比德曼的食品杂货铺里找到了一个工作。猫儿扫地、抹桌子、整理货物和送货上门。他还侍候顾客，可是比德曼从来不让他把顾客付的钱投入现金记录机里，他总是坚持自己来。很多店铺都是这样做的，背后的想法无非是黑人都会偷窃。比德曼不愿给猫儿提供任何偷东西的机会，因此每逢有人来买东西，即使只是十五个美分一罐的鼻烟，猫儿也会把顾客付的钱交给比德曼，告诉他购买的数量，然后象个哑巴一样站在那里，等那个肥胖的德国老头按一下现金记录机上的铃，把钱投进去，再把找头递给猫儿转交顾客。假如那个老头抬一下头，他就会看到猫儿正用他那只好眼怒视着他，但他从来不抬头，而猫儿也从不吭一声。我猜想他认为这是老头的铺子，他有权爱用什么古怪的办法经营就用什么办法，所以猫儿积蓄着他的怒火，碰到真正要紧的事才爆发出来。

要紧的事不久就到来了。你看，比德曼一家人，那个肥大邈邈的麦克斯和他矮胖的老婆埃尔莎，都是归化的公民，他们二十年前就从德国来到这里了。象所有的移民一样，他们必须显得比土著的美国人还要美国化。他们有一个儿子名叫威利，他们竭力把他培养成百分之百的美国南方绅士。可是他们的努力似乎不曾在威利身上生效。他满二十岁了，但仍是个单纯的好孩子，不太聪明，就是学不会象他父母所期望的那样憎恨别人。每逢老家伙不盯着的时候，威利就会从铁链篱笆的小洞爬出来，到

多克的店里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可口可乐。当他在自己的铺子里工作时，他从不少称货物给顾客，有时碰到家里吃饭人多的女顾客，他还会额外多给她一些大米、面粉或大香肠。象这样的事使他的父母对他很失望。

在感恩节前一天，猫儿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我们跟往常一样待在多克的店门前的院子里。多克的店在比德曼的铺子隔壁，它其实只是一间破败的棚屋，在那里可以买到三明治、汽水——如果多克认识你，还可以在后面的房间里喝到玉米酒。门口的招牌上写着“高级餐馆”，但人人都叫它多克的店，黑人们不工作时都到那里去消磨时间。比德曼一度试销过三明治和汽水，企图同多克竞争，但是没人去买，因为在他那儿根本无法轻松一下，他老是紧张地盯着你，好象怕你会把沾染了病菌的面包屑撒在地上似的。此外，多克的店里还有一支高音笛、几部弹球机和一张弹子台，那真是个好地方啊。

在感恩节前的那天，我们都待在多克的院子里，瓦特、皮吉、斯科蒂，另外还有两个家伙再加上我，站在可口可乐机周围，一边喝着汽水一边闲聊着，话题大多是关于那天晚上将在松林俱乐部举行的舞会。

那一天，比德曼的铺子里很繁忙，人们成天进进出出为感恩节的家宴选购他们需要的货物。铺子里这样忙的时候，猫儿不可能腾出时间把货物全部送上门，因此当比德曼去韦克劳斯采办一些他们脱销的货物时，猫儿派威利去把一箱子食品杂货送到住在镇边的卢拉·麦吉家里。威利高高兴兴地走了，但是当他回来时他的爹在台阶上等着他。

“你怎么让墨菲一个人留在铺子里？”他用他憋着气的德国嗓子诘问道，听起来总象他胸部感受了风寒似的。

威利耸耸肩。“我得把货送到卢拉·麦吉家去，爹。”

猫儿走出铺子，站在门口。比德曼仍旧背朝着他。

“我不要你送货给黑鬼，”他对儿子说。“我不要你把他留下来管铺子。”

“唔，是他叫我去干的，爹！”

“傻瓜！”老头子嚷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要你干的事你都得去干的？”

猫儿开腔了，他说得那么轻，我们几乎没听见。老头子吃惊地转过身来，他一直不知道他的雇工站在那里。

“我看他一个人管不了铺子，比德曼，”猫儿说。“刚才里面有十二个顾客，订的货都很多。”

比德曼因为猫儿不称呼他“比德曼先生”气坏了，脸色很难看，这时他的儿子又附和猫儿：“爹，他说得对。我一个人不会同时侍候十二个要求各不相同的顾客，这会把我弄糊涂的。”

我猜想比德曼听到他儿子承认猫儿比他强实在受不了。

“你滚回家去！”比德曼对猫儿尖声嚷道。“我们现在关门了。滚回家去，星期五以前别回来。”

猫儿耸了耸肩，脱下围裙扔给威利，威利在老头子的瞪视下接住围裙，然后猫儿微微昂起头大步走过院子。

“我要很仔细地检查一下记录机！”比德曼在他身后嚷道。

到这时我们都靠近篱笆了，我们听见猫儿低声说：“你试试看，比德曼。”一边继续朝前走。

我们都有点不安，因为我们都知道，当猫儿变得十分沉静的时候，风波就会接踵而至了。但他没站住跟我们说话，走到路上逐渐消失了。他的样子活象一个小稻草人，穿着破破烂烂的工装裤、一件百孔千疮的圆领衫和一双厚实的牛舌犁式鞋子。我们不久就把他忘了，又开始说笑起来，谈着那天晚上将在松林俱乐部举行的舞会以及带那几个姑娘去。“松林”是座落在松树林

深处的一个黑人同人俱乐部，在那里干的事人家听不到，那里每天晚上干的事就是大喝、大笑、大请客，还大打出手。我猜想它要是在晚上九点以前开门的话，我们就会到那里而不到多克的店里混日子了。

猫儿一定也想去参加松林俱乐部的舞会，因为他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神情很严肃。他甚至不跟我们点头，径直转向比德曼家的小路，走到门前大声敲门。他敲了好一阵子，因为铺子已经关了，比德曼一家可能正在后面的房间吃他们餐餐如此的令人讨厌的土豆烧卷心菜，但是老头子最后还是来开门了。

“你要什么？”他咆哮道，他的W音都发成V音。

“我要我的钱。”猫儿说，一边伸出他那只少了两只手指的手。

“黑疯子！”比德曼嚷道，走下台阶来。“你知道我只在星期五付钱。”

“这是感恩节。我现在就要钱了。”猫儿说。“而且，我这个星期已经干了四十个小时了。”

“唔，可你还得等到星期五。”老头子说，然后移动脚步做出要回到铺子里去的样子。

“喂，我现在就要我的钱。”猫儿说。一把生锈的旧刀在他只有三只手指的手里露了出来。

比德曼的老太婆这时已经走了出来，威利站在她背后。比德曼太太是个外表象曲棍球运动员的女人，她头发很短，大腿肌肉很发达，样子比她丈夫更有男子气。“麦克斯？”她问道：“你就让他这样得逞了吗？”

“威利，把我的枪拿来，”比德曼说。“我要把这个发了疯的黑皮肤的狗杂种赶出我的家园。”

威利奔进铺子里又跳着跑回来，手里拿着一杆生锈的猎枪，

它看上去好象有二十年没用过了。他的爹从他手里把枪接过来，他拿错了位置，握住枪筒就笨拙地瞄准猫儿·墨菲。

猫儿露齿一笑，这是个含有恶意的愉快的微笑，因为打架正中他的下怀。他站到一个更舒服的位置上，略微分开两腿，把刀子挺在前面。

“唔？”经过半分钟的沉默，比德曼太太催促道。

“耐心点，婆娘，”麦克斯吼道。“我不想开枪打这个黑鬼，不必由我动手。威利，你去踢他。”

“我？”威利咽了一口气。他向前跨出一步就站住了，两眼直盯着猫儿手中的刀子。刀子上有斑斑的黑点，可能是铁锈，也可能是血，谁也说不准。

“照你爹的话做，威利，”猫儿柔声说。“踢我啊。”

我想你一定知道我和我们几个小伙子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成排地靠在篱笆上。这时我们齐声大笑起来。

“朝前走啊，威利，去踢他。”皮吉嚷道。

“对啊，踢他，威利，”斯科蒂喊道。“当个好汉。”

“你们那边的人都闭嘴！”比德曼喝着，朝我们的方向挥动一下那杆猎枪，这反而使我们笑得更厉害了。

“朝前走啊，孩子，”比德曼说。“去踢他。你不怕他吧，孩子？”

“对，踢他，威利！”我们一起呐喊。

威利犹豫不决，他看看父亲：一团松弛的大肥肉，笨拙地握着一杆猎枪；再看看小个子的猫儿：踮起脚尖一眨眼功夫就会捏着刀子跳起来。

“你的个子比他大啊，威利。”比德曼太太说。

这是真的。威利是个高大的男孩子，六呎多长，而猫儿只有五呎六吋。威利又向前跨出半步。

猫儿屹立不动，但是他手中的刀子闪着晦暗的寒光。“威

利，”他柔声说。“你别做傻瓜。”

现在没有人笑了。纵使那个男孩凌驾于猫儿之上，但当你不顾一切的时候，个子大小跟你的危险程度无关。

威利又发狂似地环顾一下，从猫儿看到他的父亲又转到他的母亲，然后他突然作出了决定。他飞奔回铺子里去。

我们一边狂笑，一边拍着大腿，这时老头子喊道：“威利！出来，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打一场！”但是没有听见回答，因此比德曼跟着儿子进屋去了。

只有老太婆还留在外边，她长着牛头狗似的方下巴的脸上，的那对冷酷的蓝眼睛瞪着猫儿。猫儿也瞪着她。她终于扭开脸，朝地上吐唾沫。

威利独自走出来了。

“爹说这是你的钱。”他说，把钱递给猫儿，远远地避开那把刀子。他的尖嗓子在发颤，他再补充一句时几乎要倒嗓了。“他说把这些钱拿去，往后你就别再到这个地方来了。”

猫儿慢悠悠地点着他的钱。一直等到比德曼又走出来，他自己对工资全部到手感到满意时，才把钱折好，跟刀子一道藏起来，将他只有三只手指的手向在场的人包括在篱笆另一边的我们招一下，扬长而去。

比德曼太太用她那双象蓝色的钢刀般的眼睛望着猫儿得意洋洋地远去的背影，又转过来看着她家的两个男人。

“两个彪形大汉加上一杆枪，”她说。“害怕跟拿着一把生锈的刀子的矮子黑鬼打架。”

“噢，埃尔莎，”比德曼说。“我们只不过是今天杀掉一个黑鬼罢了。”

“是啊，妈，”威利说。“否则爹会被罚款或者进监牢的。”

“你们真丢我的脸，”比德曼太太恼恨地发出嘘嘘声，“天啊，

你们真丢我的脸。”她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轻轻地推一下她的丈夫和儿子。“走吧，进屋去吧。不要再出来露脸了。到里面去把饭吃完。我嘛，我吃不下了。我感到太恶心了。”

她再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刚好吐在她丈夫脚边。接着她开始呕吐起来。

我们着了笑魔似地齐声大笑起来，这是真正发自肺腑的笑声：我们狂笑，狂叫，用巴掌打自己，互相拍打着。我们知道我们会好几天这样笑下去，还可能笑几个星期；到明天镇上的人都会晓得猫儿·墨菲怎样连手指头也没碰着比德曼就把他制服了。我们还知道那天晚上在松林俱乐部里，猫儿一个子儿也不用花就可以喝到酒，而且第二天他能够从大量邀请中挑选究竟参加那家的感恩节宴会。

比德曼摇摇摆摆地走到篱笆跟前，他的鞋上沾了他老婆吐出来的脏东西，他因为啤酒喝得太多而凸起的大肚子荡在他有折皱的斜纹布裤外边。他向我们挥了一下拳头。“我再也不雇用你们了，”他嚷道。“我也不打算再卖东西给你们了。我不让你们进我的铺子。”

我们只是一个劲地大笑。不过比德曼还是信守他的诺言的。在感恩节早晨，他的铺子挂出一块用大字写着“关门”的牌子。一个月以后比德曼一家搬走了。

就如同我所说的那样，猫儿和另外一些小伙子离开了城镇，但是瓦特和我喜欢食品杂货业，我们估计我们是有一段时间好待的，因为这儿附近的人们都乐意跟我们做生意。

作者克里斯廷·亨特，黑人女作家，发表过三部长篇小说，其中《地主》一书拍成电影，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她还写了一些儿童读物。

(程征译)

# 莫 德

载于《黑世界》1972年6月号

作者：弗兰克·A·格拉顿

莫德是个高个子的黑人妇女。她那双褐色的眼睛似乎能将你一眼看穿。没有人确实知道她在三号街上住了多久。事实上，住在这条狭窄的、没有路灯的街道上的居民们，多数是不知道有谁住在305号这间小木屋里的。除非绝对需要，她一般是足不出户，而且每次出门也总是早出晚归，而到了晚上，三号街上是什么东西也看不见的。那里原有的几盏路灯全坏了，从闹市区来的人谁也不愿意麻烦一下出来把它们装好。

虽然如此，有时假如你走得很近，还是可以看到莫德的高高的、挺直的身影在街上默然无声地一闪而过，偶尔还能看到她端坐在她家小门廊里的靠背椅上看书。

三号街只有三个街区长，但是街上住的人足足可以把比它大两倍的地方也塞满。每天深夜，在这条狭窄的、没铺过的街道上照例是挤满了尖声吵嚷的孩子们，但他们始终都很小心地跟莫德的房子保持一段距离。有的孩子说她是个巫婆。

在三号街的一边，总是排列着一长串带拖车的拖拉机，因为这是黑人区和仓库区的分界线。

街上的每一个居民都看见过那些汗流浹背的白人经常驾着车子在仓库区出出进进，检查从大卡车上卸下来的货物，可是当那位穿着闪闪发光的蓝衣服、戴着亮晶晶的眼镜的政府官员来

到这里，开始向人提问题并且在他的纸夹上做记录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谣言一下子传开了。有人说他是在搞调查，准备给三号街的居民全盖起新房子。

一天，住在莫德隔壁的埃拉·梅·沃森太太，一个经常在三号街上逛来逛去跟邻居聊天搜集街谈巷议的女人，来到了端坐在高靠背椅上的莫德身边。

“你听说过那个政府的官儿到这儿来吗？”她问道。

“我听说过了。”莫德说，接着又继续看她的书。

“有人说他是在统计人数，好盖新房子。”

“我不信。”莫德说。

埃拉·梅那双破旧的橡皮底帆布鞋在地上的红色尘埃里磨蹭了一下。

“尽管如此，要是能离开三号街那敢情好。”她略一停顿，等待莫德回答。但是莫德依然埋头看书。

“当然罗，”埃拉·梅补充说。“附近也有一些年轻好斗的蠢家伙说，这个政府的官儿只是统计一下黑鬼的人数，以便出什么麻烦时，他们好知道该买几辆坦克。”

“年轻人不会这样笨吧！”莫德说。然后她又停下盯着埃拉·梅。埃拉·梅两眼凝视地面，缓慢地移动着脚步。

“你知道白鬼子除了让黑人受苦以外还给过他们什么东西吗？”

埃拉·梅又朝地上的尘埃踢了一脚，然后就消失在吵吵嚷嚷的孩子堆里了。

次日，那个政府官员来了，肮脏、瘦削的手里拿着纸夹和铅笔。当莫德开门时，他脸上掠过一种最能软化黑鬼的微笑。

“安妮早！”他透过他的鹰嘴鼻大声说。

“别叫我安妮。”莫德说。

政府官员稍微走开了一点。“这不过是打个招呼。”他说。

“就用我的本名称呼吧。”莫德说。

政府官员的笑容收敛了一些，然后他开始用手翻着纸夹上的纸。“啊，让我看一下——三号街 305 号。”他一边说着，一边哼起小调来：“她绕过山岭到这里来，她骑着三匹马儿到这里……啊，在这儿！”政府官员说着，从纸夹上拣出一张纸。

“莫德·路易丝·斯夸尔韦尔，嘿，嘿。你们这些人真的有很多名字，是吗？”

“太太。”莫德说。

“什么？”

“莫德·路易丝·斯夸尔韦尔太太。”莫德说。

政府官员的笑容完全消逝了，窄窄的额头上的眉毛略微皱了起来。

“啊，是的，该这么称呼。莫德·路易丝·斯夸尔韦尔太太。”他说。

莫德的目光直射着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政府官员低下了头，烦躁地用足尖在门廊地板上的一条裂缝里转动着。

“我猜想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吧？”他说。

“你猜错了，因为我一无所知。”

“唔，呃……斯夸尔韦尔太太，我是从公路部来的。我们打算征用这一带作为我们一段新公路的工地。这是发展，你是懂的。”

“我不懂这跟我有何关系。”莫德说。

“喏，是这样，”政府官员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确定人口的密度……我的意思是看看这一带住着多少人。你瞧，我们正设法尽量少迁走一些人。”

“假如你们再要叫更多的人住到这条街上，你们就得派他们出去呼吸空气了。”莫德说。

“这就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事查清楚。”政府官员一边说，一边又露齿微笑了。

“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关怀人民。”他说，笑容不断展开。

“放屁！”莫德说。

“对不起，请你再说一遍。”

“放屁！”莫德重复了一遍。

“请，呃……斯夸尔韦尔太太，让我们谈起这个来尽量文明一点。”他说，紧张的微笑又消失了。“毕竟，”他补充说。“政府可不是来抢走你的财产。如果我们确定这一带是适合我们筑公路的，我们愿意付给你们一个公道的价钱。碰巧的是，呃……斯夸尔韦尔太太，你是这一带自己有房子的几个居民之一。你知道吗？”

“其实这也没啥两样，因为我不打算把我的房子卖给你，也不卖给别的任何人。”

政府官员转过身来，眼睛瞟着对街的仓库区，似乎对莫德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屑一听。

“当然罗，要换房子的人可能会嫌那个仓库区难看。”他说。

“我说过了，反正我不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先生。”

“噢，……你听我说，呃……斯夸尔韦尔太太，我想你肯定明白政府可是个有权力的东西。不是我要威胁你或者什么的。我不过尽力说服你，我们是靠得住的，不会让你吃亏。斯夸尔韦尔太太，不管怎么样，你住在东边的公家房子总要好一点。”

“你指的是住房规划，是吗？”

“嗯，你高兴这么叫就这么叫吧。不过，看看你们这个地方吧。看看你们这些人把它弄得多么破旧不堪。”

“我们搬来以前，这个地方早就是这副鬼样子了。”

政府官员把他的脚在门廊上蹭了下，清了清喉咙。“我希望你尽量通情达理一点，斯夸尔韦尔太太。你这样只是自讨苦吃。”

“先生，我实在讨厌你们说的那种通情达理。我的丈夫是通情达理的。他四十五岁就给人家埋葬了。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当佃户，整天做死做活。而那些人却每年都咧着嘴笑嘻嘻地对他说那年庄稼长得不怎么好，这样他就要比前一年背更重的债。那些人总是说，你通情达理点，情况一定会变好的。他一年比一年更卖力，一直做到死，但情况仍然没有变好过。所以你别来对我说那个放狗屁的通情达理了。”

政府官员用手指在纸夹上轻轻地敲了几下。“我实在为你的丈夫感到遗憾，斯夸尔韦尔太太。不过，我相信你会明白，假如我们征用这一带筑公路，我们会按一个公道的价格买你的房子的。你跟政府打交道时，完全可以确信这一点。”

“先生，黑人跟白人打交道时，唯一确信的是他们昨天还没有死。而有时候，糟糕的是，连这一点也不能相信。”

“斯夸尔韦尔太太，可以肯定的是，你知道你现在就很不通情达理。如果我要给你的房子估价，你总得让我进去罗。”

“先生，我操劳了二十年了，凡是你能想到的各种脏活儿我都干过，这才积了一些钱买下这幢房子。它没啥了不起，但它是我的，要是我打算把它卖给你们或者其他那该就死，你可别想把你的瘦屁股伸进这里来。”

政府官员的脸涨成深紫色，在他肮脏的衬衫领口旁的皮包骨头的脖子上，一条条青筋都凸起了。

“你现在十分顽固，斯夸尔韦尔太太，我们除了跟美国警察总局联系之外别无他法。”

莫德的光滑的黑脸上显出坚毅的神情。浓密的灰发在头顶上高高地竖了起来。

“先生，你跟谁联系我都不在乎。”她一边说着，一边当着那个政府官员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那晚稍迟时，莫德坐在小门廊上，看到一辆黑色的官家模样的汽车开到她房子前停了下来。

那个政府官员飞快地从司机座旁的座位上跳了出来，另一个高大的红脸男人从另一边爬下来。成排的邈邈孩子在汽车和房子跟前围拢来，大人们则三三两两地站在各自的向下陷的门廊上，盯着街上看。当这两个男人踏上通向莫德房子的小路上时，莫德站起来，严肃地走进屋去，随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那个政府官员走上门廊，使劲敲门。

“斯夸尔韦尔太太……美国警察总局的哈德休先生来了，我命令你马上开门。”

哈德休先生把政府官员推开，“咚、咚、咚”地敲门。

“老婆子，你再不开门，我就要把它踢开啦。”

突然，门“唿”的一声开了，一杆双筒鸟枪直指哈德休先生的鼻子，枪筒靠得这样近，以致他变成了个斗鸡眼儿。

“你这个鸡胸的忘八！你敢踢开这扇门，它就要你的命！”莫德说。

那个政府官员撞到坐在人行道当中的一个小男孩身上绊了一跤，他的纸夹落到汽车底下去了。他把车子倒开，发狂似地来了个大转弯。这时哈德休先生也终于赶上了他，一头钻进了开着的车子。

三号街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长了。事实上，街上只剩下一幢房子。有时，如果你晚上走近 305 号房子旁的公路转弯处仔细察看，你就可以看到莫德在她的靠背椅上正襟危坐，膝上横放着那杆双筒鸟枪。

作者弗兰克·A·格拉顿是华盛顿市黑人作家研究会的成员。  
(程征译)

# 山芋馅饼

载于《黑世界》1972年8月号

作者：尤金妮亚·科利尔

从这里十四层楼望下去，我的哥哥查利活象在昆虫堆里爬得飞快的一只昆虫。对他的深沉的爱激荡着我的胸怀。尽管我们相距较远，他似乎感觉到我对他的感情，因为他转过身来审视着上层的窗户，但没有发现我，他又继续向前走。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在五号路上快步走着，到路口转了个弯向他的破旧的出租汽车走去。转眼间他就要开车回住宅区了。

我离开窗前，连鞋子也不脱，就扑通一声躺到床上。也许是因为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或者只是因为我很少见到查利，我的思绪就象蜂鸟一样在他的头上萦回。这间舒适的、异常整洁的房间，跟查利在哈莱姆区的没有电梯的公寓房子截然不同，跟他和我们其余的兄弟姐妹共度所谓“童年”的喧闹的、空空如也的小屋相比更有天壤之别。我闭上眼睛，看见我少年时代的查利和今天下午的查利并肩站着，就象看分成两半的电视屏幕一样清楚。对他的爱，加上感激之情，又涌上我的心头。

据我所知，查利从未享受过愉快的童年生活，佃户的大孩子们是从来享受不到这种生活的。妈妈和爸对我说来都是朦朦胧胧的人物；当我在早晨浅睡时模模糊糊地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还未醒透时瞥见他们出门到田里去；晚上当我的眼睑沉重难支时又瞥见他们拖着疲乏不堪的脚步走进屋里。

只有在特定的日子里他们的形象才显得明晰。这样的日子之一就是庄稼收割完毕后佃户们拿到钱的那一天。在我们的屋子里气氛是如此的兴奋热烈，以致我这个“娃娃”也跟着凑热闹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食用匮乏，因为我们再也筹不到东西了。在那天晚上我们都焦急地等候父母回来。然后我们都在那张粗糙的木头桌子旁围拢来——我坐在莉尔的膝上或者抱住查利的脖子，小艾伯特紧张地拉着她的辫子，杰米蹲在妈妈的肘旁，好象一只即将一跃而起的豹子；我们七个人顿时鸦雀无声地期待着。爸把钱放在桌子上——轻轻地放下，因为这是用他们身上的汗水和孩子们的眼泪换来的。妈妈把钱数过后分成小堆，她的黑色的脸表情严肃，我现在觉得她的脸很漂亮。这不是抹粉涂脂、华而不实的美，而是一个含辛茹苦但坚强不屈的人脸上发出的强有力的光华。

“这是给店里还账的，”她咕哝着，把钱堆成一小叠。“这是交税的，这是买一块条纹布的，……”等等，她把集体需用的钱算得这么紧，就象杰米穿不下的裤子绷紧在我的屁股上一样。“好，这就是我们的收成。”她到末了抬起头来看看爸。“这样行啊。”爸的脸松弛下来，孩子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喜笑颜开。至少就眼前说来，我们还能活下去。

我能够实实在在地看清楚我的父母的另一个场合是在教堂里。每逢礼拜天，我们就穿上破破烂烂的假日盛装，跟穿着同样的服装的邻居们一道，步行到浸信会礼拜堂去。其实这座礼拜堂只是用光溜溜的木板胡乱地搭起来的不稳固的房屋，这就是我的父母对安全和未来的希望的唯一寄托。

由于我是孩子中最小的，因而也是最容易出毛病的一个，我被父母亲夹着坐在长板凳上。他们象高大、永恒的双峰耸立在我的两旁。我记得窗户上的阳光映衬着父亲纹丝不动的黑色的

面影，他回顾着时代黑暗的幽深处，回顾着朦胧的古代，他的面影就象古代守礼的人戴着面纱的脸。在母亲由压低嗓子念一声“阿门”到从消瘦的躯体深处迸出响亮的“耶稣救我”的过程中，她的通常铁板的脸，在这圣殿的柔和的灯光的照射下，随着她感情的细微变化，不断改变着神情。

我对父母的起初的记忆是跟特定的日子联系起来的。我每天的生活的轮廓是由莉尔和查利勾画的。他们是大孩子，当爸和妈妈在不属于他们的田地上操劳时，莉尔和查利就象放牛一样照看着我们几个。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莉尔和查利当时也不过是未脱稚气的娃娃呢。

莉尔是全县嗓子最响、最尖的一个。当她嚷道：“弟弟，你最好进来！”她的意思是：你进来。莉尔捉我们去洗澡，她还喂我们吃饭，送我们上学，当我们该受罚时她就处罚我们，当我们需要安慰时她就安慰我们。如果说她的声音是响的，那么她的笑声自然也不轻。她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她唱歌的时候，大家都听着。

查利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高，这任何人我敢肯定也包括上帝。从他的肩膀上望去——我早年在他的肩膀上度过不少时光——这个世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看到的是人们的头顶而不是下巴。当我长大一些后，查利更象是我的父亲而不是兄长。我还记得那时的生活的某些片段：查利细长的黑色的手从一块大木头上削出一只玩具，他的脸很消瘦但热情洋溢，他的脸色就象我们有面粉时莉尔烤的褐色面包。查利敏捷的手指握着一根引火的木炭在一张小纸头上描着一幅奇妙的图画——杰米的脸或是艾伯塔的破布娃娃或是我们那只瘦骨伶仃的棕毛狗的瘦弱的形象。查利的声音在暗处听来低沉可怕，他讲的鬼故事引人入胜但非常恐怖，以致在夜深时我们听到从墙壁的裂缝传来的风的呼啸声，马上飞奔到查利躺着的地铺上去藏起来。

有些记忆就并非支离破碎了。我至今还能感觉到他“噔”的一声把一块洗碗布打在我嘴上的滋味。我不知怎么搞的得了口吃的毛病，查利决心给我治好。有人告诉他一个有效的疗法是将一块湿漉漉的洗碗布打到口吃患者的嘴上。从此每当我开始说：“我们走——走——走”的时候，“噔”！那块无处不在的洗碗布就会突然袭来。查利总是坚持说：“我不想伤害你，巴迪……”接着又是“噔”的一下。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和为什么我会止住口吃的，但我终于不再口吃了。

我们已被贫困糟蹋得毫无教养，我们是很容易变成无知和迷信的猎获物的，它们象鹰一样追逐着我们。我们渴望受教育，然而这对我们中的大多数说来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联合起来的全部能力需要用来求得最原始的生存。每个孩子都免不了要退学，分担那永远也卸不掉的重担。

全家的人最后都把求学的希望寄托在我这个最小的孩子身上了。我记得——我想我是记得的，因为我当时还不到五岁——在一个严寒的日子，爸蜷缩在煤炉前一张摇摇晃晃的椅子上，他将我抱上膝头，严肃地端详着我。他们后来告诉我，我当时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小家伙，一双大眼睛的神情很严肃。

“唔，孩子，”爸最后开腔了。“如果你将来要靠你的长相发迹的话，那你最好现在就拿定主意。”他的手由于握犁柄而变得粗糙，但触到我的脸上时却很温柔。“你运气好，有一个好脑袋，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去上学吧，孩子，去求得一点学问吧。你要干出点名堂来。你有了学问就什么都会干了。”

查利下决心要我粉碎贫困的枷锁，要我“当个大人物”。当我们在阳光下，在我们的小菜园里劳动或打起一桶有咸味的井水时，查利就会对我说：“巴迪，你将来不当穷农民了。你要当教师，也可能当医生或者律师。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不管你将来的

境况会糟到什么地步，你可不要当传教士。”

我对上学读书有狂热的爱，当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父母兄姐为了供我上学作了多么伟大的奋斗时，这种感情就变得更强烈了。那狭小肮脏的教室成了我的战场，我在这个战场上是胜利者。我在班里总是第一名。我为自己在读书、做算术和拼写方面压倒那些嘲笑我的村童而得意洋洋，他们叫我“脑袋背后有眼睛的男孩子”——所谓“眼睛”是指哥哥姐姐传给我的裤子上总是有的窟窿。

随着岁月的流逝，经济上的紧张状况逐渐缓和了，可以让我继续上中学了。家里吃饭的人少了，是一个原因：艾伯特十六岁就到北方去找工作，杰米十二岁时死掉了。

我中学毕业时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对妈妈、爸以及我的每一个哥哥姐姐说来，我的成就也是他们个人的胜利。在毕业典礼前一个星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看我，给我带来他们珍藏已久弄皱了的钞票和硬币，低声说道：“巴迪，拿去做件毕业礼服吧。”我的毕业礼服是我第一件新做的衣裳。

在我毕业的那天晚上，我们的小屋里（不象过去那么挤了）是一幅人人如醉如痴的景象。我想查利简直要使我发狂了。

“巴迪，你的裤子熨得不对……你的皮鞋不能擦得亮一点吗？……天啊，你把领带弄乱了！”

我自己本来已经兴奋过度，查利这样一来使我简直受不了啦，我终于爆发了。“喂，你别说了！”他突然住手不拉我的领带，我恐怕伤害了他的感情。“好好的呀，查利。你看，你要把我勒死了。领带好好的呀。”

查利这才稍稍轻松一点，他羞怯地嘻嘻一笑，“是啊，巴迪。”他用力摇一下我的肩膀。“你该打扮得漂亮点。你是个大人物。”

我在毕业典礼上的告别演说照例是一通充满理想和感伤情

调的胡说八道。我现在已经忘了我那天晚上说过些什么话，但是妈妈、爸和其他人的样子依然象一幅石版画那样铭刻在心：莉尔的圆脸蛋被她的自豪的微笑装点得更艳丽了；爸的头抬得很高，目光慈祥、热情；妈妈满面红光。多年以后，当她满布皱纹的手最终僵死不动时，我脑子里还经常出现她当年的形象。我相信那个时刻是她一生的顶点。他们全体，甚至包括从巴尔的摩来的艾伯塔——她当时已变了样——一致感到自豪。而坐在一排最末尾的查利，仍旧显得象是他们全体的保护人一样，他的神情仿佛在朝圣。

当我在发表我仔细试讲过的演说时，好象我分出身来站在外边看着这全部景象似的——他们自豪的、因操劳而显得疲倦的脸，我穿着他们用合起来的力量、慈爱和希望给我添置的衣服：莉尔凭借她可爱的低音嗓子，查利凭借他的艺术家的双手，爸爸和妈妈不知在田地里洒了多少汗水，作出了多大的牺牲。我那时就明白我不一定是兄弟姐妹中最聪明的一个，只是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

而且我也是最幸运的一个。战争爆发了，我用我一生中的三年时间（包括相当数量的鲜血和极大的痛苦）换来了士兵证书和大学教育。光阴如流水穿过手指一样匆匆逝去，这真是不可思议。变化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那间旧屋最后终于人去楼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各奔东西，我先是结婚，接着进研究院，有了孩子，当上教授，我现在已是腰围增大、鬓发稀疏了。我的思绪离开了昔日的年华，又回到今天下午和今日的查利身上——他依旧身材瘦长、眼神温和，依旧热衷于我，依旧决心使我成为有能力的人。

我事先没有通知查利我要到纽约来参加专业会议，并且肯定会拜访他，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他和比一定要花很多天安排布

置,而且我也要陪着他们了。不,我要突然登门拜访,使他们措手不及,大吃一惊。我急于见到他们——我们已经好久没见过面了。昨天一整天和今天上午都是在豪华的五号路旅馆开会——这个地方我们在少年时代连做梦也没来过。今天下午较迟时,我摆脱了会议,朝哈莱姆区进发,心里希望查利晚上出去开车以前回家待几小时。我离开了五光十色的闹市区,进入地下铁道,它就象在城市下面潜行的一颗黑暗的深不可测的流星。当我重新露出地面时,我已经在哈莱姆区了。

每当我来到哈莱姆区,我总有好象回到家里的感觉——一个神话般的老家。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人也是现实存在的——然而哈莱姆区还有一种神秘的史诗般的特点,好象所有的黑人都是在这里诞生、在这里死去的,好象每一个黑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一点东西,好象在哈莱姆区黑色的心脏按着它美的、受折磨的节奏跳动。我杂在黄昏前在伦诺克斯路上闲逛的人群中,朝查利的公寓房子走去。一路上我玩味着哈莱姆区的洋洋大观——女人们拿着买东西用的手提包疲乏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小孩子们在人群中机灵地穿来穿去;成群的少年昂首阔步地走过——有的大声喧哗,有的不祥地沉默不语;货摊的桌子散布在人行道上,小贩们唱着鼓吹贱卖的悦耳的歌;一个高音的扩音器传送出阵阵声浪,吸引过路的人走进一个骚动着的人堆里,中间围着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他的眼睛看见过“真理”;遭到失败打击的男人站在街角上或坐在台阶上,垂头丧气,两手空空;街上的招贴宣布“加维日”的到来;“买黑人的货物”的字样印在人行道上;商店橱窗里的非洲货琳琅满目;商店仍然上着木板,这是去年的暴动留下的一个铁青色的伤疤。空气中有一种可怕的紧张气氛;我想到一个小小的火星多么迅速地把干柴烧成熊熊烈火。

我走上查利住的那座楼房的台阶——这台阶和别的台阶一样陈旧不堪，需要油漆——我按了一下通到查利的房间的门铃。那污秽的墙上的粗糙雕刻记下了以前的来访者在性方面的胡思乱想。其中有些是用对话写成的，例如：有人涂写道：“试试洛拉吧。”附着一个电话号码，下面列举了洛拉的种种长处。另一个人写道：“我试过洛拉了，她是一只狗。”查利房间里的铃响起来了。我推开门，登上有尿气味的楼梯。

“啊呀，天哪——是巴迪啊！”我走到三楼时，查利嚷了起来，“比！比！到这儿来啊，亲爱的，是巴迪啊！”不知怎么搞的，我似乎摇着查利的手，背上被他拍打着，又同时置身于大个子的比的热情的拥抱之中。他们飞快地把我从走廊带进他们阴暗的房间。

“天啊，巴迪，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事先告诉我你要到纽约来？”他如此眉飞色舞，尽管时间侵蚀了他的脸，他看上去还是象当年为生了一窝小猫而兴高采烈的查利。

“这地方乱七八糟不象样，你为什么事先让我们知道呢？”比插嘴说，突然感到困窘。

“我看很好嘛，亲爱的。你看上去也不错啊！”

她的确不错。比是个好看的女人，仍然丰满、结实，皮肤呈深褐色，头发浓黑。

“玛丽，露西，看啊，巴迪叔叔来啦！”两个整洁的小姑娘羞怯地从电视机前走过来。巴迪叔叔在这间屋子里算是个名人哩。

我热烈地拥抱她们，这使她们感到很不舒服。“查利，你从那里弄来这些漂亮的女人啊？”

我们都坐在温暖的厨房里，比正在那里烧饭。那里使人感到很愉快。空气中混和着各种香味。查利趴在我近处的一张椅子上，他长长的手臂叉着大腿。那个小一点的女孩不再害羞了，她坐在我膝上，她的姐姐到处奔来奔去，象一只愉快的小水虫。比

来回奔忙，竭力兼顾谈话和烹调。

我把自己参加的会议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我特意提到那天上午我对全组发表演说的事，我知道这会给他们带来愉快。查利的眼睛发亮了。

“比，你听见了吗？”他跟她咬耳朵。“巴迪在全体教授面前演讲哪！”

“当然听见啦。”比爽快地回答，一边搅拌着一种冒着芳香的热气的东西。“我敢打赌他一点也不害怕。我敢打赌那些教授们还学到一些东西呢。”

我们都笑起来。“嗯，不管怎么样，”我说：“我但愿如此。”

此后我们又谈到了很多各不相同的事情——比在学校自助餐馆的工作、我的杰斯和孩子们、我们四散的一家人。

“好象在妈妈和爸去世以后，我们就一直没有团聚过了，”查利忧伤地说。“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接到艾伯塔的圣诞卡了。”

“唔，从来没有两个人同时待在一个城里。而且每个人都在顾家，尽力使收支平衡，”比答道。“没人有时间来团聚了。”

“是啊，我猜想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吧。”我说。

“不过见到你总是好事，巴迪。喂，你瞧，莉尔跟我讲起过，去年冬天杰克失业时，你给孩子们寄了钱去。她当然是赞赏的。”

“天啊，我小时候你和莉尔跟我这么亲近，我欠她的东西还多着哪。喂，比，我跟你讲起过那次……”我们又转入通常的对往事的追述。

他们都坚持要我留下来吃饭。劝说我并不是什么难事：煎得金灿灿的鱼、火腿，还有青绿色的甘蓝菜、玉米面包——即使我要走，我的脚也不肯让我走啊。坐在查利的厨房里真不错，我把上衣和领带脱了，扔在椅子上，我的周围是黑人喜爱的食物和一片深情厚意。

“喂，巴迪，两个月以前，我的车子搭过一个你们学校的小伙子。”

“没啥了不起。”

“我问他是否认识你。他说他去年就在你教的班级里。”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不，我没问过他。噢，他还告诉我，你是他的老师中最好的一个。他说你是个聪明人！”

“他跟你这么讲是因为你是我的哥哥。”

“你的哥哥……我没告诉他我是你的哥哥。我说你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我放下叉子，俯过身去。“你为什么跟他这样讲？”

查利耐心地对我作了解释，就象我小时候忽视了一个明显的真理时他耐心地跟我解释一样。“我不想让你的学生知道你的哥哥只不过是个出租汽车司机。你是大人物啊。”

“你是个傻瓜，”我温和地说。“你应该对这个小伙子说实话。”我想说，我为你感到骄傲，你比我认识的多数人本事大，没有你我肯定一事无成。但如果我这样讲，他会尴尬的。

比把甜食端上来了——自己家里做的山芋馅饼！“巴迪，我一定是预先知道你会来的。我曾经想到过要做点山芋馅饼。”

世界上的东西我最喜欢的就是比做的山芋馅饼了！“天啊，亲爱的，我怎么吃得了这么多啊？”

她放在我面前的一块大得惊人——湿润润的，上面盖着一层金黄色的脆皮——我把它全吃光了。

“比，我吃了还得跑哪。”我最后说道。

查利大笑一声。“你吃了这么多，我看你走都走不动了，别说跑了。”他走出门去到离这里有几个街区的汽车间把出租汽车开出来。

比正在给小女儿洗脸。“等一下，巴迪。我想把剩下来的那块饼给你带去。”

“好极了！”我已经尽量塞饱了，但我的灵魂仍旧渴想着山芋馅饼。

比拿出一些涂过蜡的纸，把吃剩的那块饼包好。“够你今天晚上当一顿点心的了。”她把它放进一只棕色的纸袋。

临别时，我长时间地拥抱了她。“比，我喜欢你的东西很多，你的烹调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最后一起畅快地放声大笑。我吻别了小姑娘们，走出门去等查利，手里恭恭敬敬地拿着装那块饼的纸袋。

查利的古旧的出租汽车一会儿就爬到街沿。我跌坐到他身旁的座位上，我们就朝闹市区开去了。那是一个闷热的春夜。不久纽约炫目的灯光就向我们射来。我们聊着天，查利在繁忙的交通中熟练地驾驶着车子。我朝他握着方向盘的长长的手看了一眼，我想这双手要是拿画笔的话会干出什么呢？

我们在我的旅馆附近的街上停下车。我请他进去，但是他说他晚上还得驾着车子去兜生意。但是当我推开车门要下车时，他用我以往熟悉的声音命令我：“巴迪，你等一下！”

我一时以为我的裤钮松开了或是什么的。“怎么啦？”

“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我困惑不解。“是这个吗？你是指这只纸袋吗？这是比给我做的一块山芋馅饼。”

“你不能拿着一只棕色的纸袋走过大旅馆的走廊。”

“喂，你疯啦！我当然要走……你瞧，这是比做给我的……这是我的饼……”

查利的眼神是可怜的。“住在这家旅馆的人穿过走廊时手里从来不拿棕色纸袋的。那是乡下佬才拿的。你不能拿。你是大

人物啊，巴迪。你应该象个样子。喂，把纸袋给我。”

“我要这只饼，查利。否则我就没东西拿给人家看了……”

我难以信服，但无需争辩。虽然在我看来是愚蠢的，他却认为重要。

“你该象个样子啊，巴迪。一个人拿着一只棕色的纸袋就不高贵了。”

因此，我虽然觉得这只饼很好吃而且我难得有机会吃到这么好的东西，我最终还是把装着山芋馅饼的纸袋交给了他。如果对他说来是如此重要的话……

我竭力不表露我的愤怒。“好吧，喂……当心哪。”我把车门关得比我本来打算的要响一点，快步走向旅馆，跨进灯火通明、人头簇拥的走廊。

“这个查利！”我想道。我现在脚步放慢了，我穿过铺着地毯的走廊朝电梯走去，脑子里还是想着我那顿失去的点心。我得承认在走廊上摩肩接踵的人群里没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只棕色纸袋的。他们手里除了奢华的公事皮包和从高级商店买来的包装精美的商品之外别的东西一概没有。我想，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认为有意义的象征行事的，对查利说来一只棕色的纸袋象征着他认为我已经脱离了的卑贱的生活。我是个大人物了。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使我回过头来朝后看，但我确实那么做了。突然，泪和笑，一生的操劳和情谊，就象夜空中的焰火一样在我身旁炸开了。

因为就在那儿，离我身后几步远，查利跟来了，自豪地拿着塞满山芋馅饼的纸袋。

作者尤金妮亚·科利尔，黑人女作家，在巴尔的摩的公共专科学校任文学教师，经常为《黑世界》杂志撰稿。（程征译）

## 戴上镣铐又捆绑

载于《黑人学者》1971年4—5月合刊

作者：马尔文·X

此歌系据联邦法院传讯囚徒们时均将  
囚徒“戴上镣铐又捆绑”而作

你们把我戴上镣铐又捆绑  
可你们决不能使我俯首贴耳  
我生来就该获得自由  
那怕赴汤蹈火  
我也在所不惜

我们的时代已经来到  
我们的日子就在今朝  
黑人一定要站起来  
不用畏惧  
只要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这世界  
就将重新属于我们  
你们把我戴上镣铐又捆绑

可你们决不能使我俯首贴耳

魔鬼是一只纸老虎  
他靠枪炮来统治  
但除非黑人的正义伸张  
就决不会有秩序和法治  
你们把我戴上镣铐又捆绑  
可你们决不能使我俯首贴耳

来吧，我的兄弟们，抓紧时机  
别再吸毒，别再酗酒  
不 不 不/不 不 不——不！  
你们把我戴上镣铐又捆绑  
可你们决不能使我俯首贴耳  
来吧，我的兄弟们，砸碎这锁链  
不赢得自由就决不能有和平

你们把我戴上镣铐又捆绑  
可你们决不能使我俯首贴耳  
不 不 不/不 不 不——不！

(易彬译)

# 对黑人的剥削

## ——黑豹党对“黑人新浪潮”影片的批判

美国文化中固有的在种族主义上的前后矛盾，由制片业再现得最明白，最显而易见。美国影片的发展就象打开潘多拉<sup>①</sup>的箱子，藏在美国文化中的每一个病态的、歪曲了的奇想突然以“大于生活”的姿态在银幕上出现。好莱坞抓紧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通过精心构思的奇想搞调和，使用进一步歪曲、修饰和使人困惑的便利手段，制造出一个纯白种的“太虚幻境”。好莱坞从它刚创办时发展到现在已变成一个夸大了的恶梦，它在一个已经使人丧失人性和压迫人的社会里嘲笑最下层的人。

在好莱坞最初摄制的几部影片中，有一部影片给它将来的活动定了调子，片名叫《一个国家的诞生》。它表现了美国从建国时开始的堕落。《一个国家的诞生》是第一部描写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的影片。然而，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镜头是三K党在南方用恐怖手段迫害黑人时被推崇为英雄。

当好莱坞把它的摄影机转向非洲时，它传统的种族主义的陈腐俗套又重新出现了。约翰尼·韦斯马勒“主演”泰山，那个

<sup>①</sup> 潘多拉：希腊神话中说的人间第一个女人，她出于好奇心打开一只箱子，结果把世界上人类所患的一切病症都放了出来。

在黑色的“野蛮人”中作为伟大的希望的化身的白人。在这套“伟大的惊险片”中，非洲人如果不是嗜血成性的食人者，就被驯化成替白人装车子的奴隶。他们从山顶上跌下来，或者掉进鳄鱼潭里，嘴里发出白人观众喜爱听的“受惊的黑鬼”的尖叫声。

黑人介入电影业的发展情况，至少到六十年代中期为止，我们用两个词就可以概括：“信手拿来的垫脚石”。

紧跟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好莱坞在盯着自由主义的白人观众的钱袋同时，开始尽量剥削这儿的观众<sup>①</sup>了。这个时期的影片反映了结合主义的思想路线；多里斯·戴伊式的有“象征性的”黑人演员的影片取代了通常全是白人演员的影片。这个时期最有典型性的影片也许要算《猜猜谁来赴宴了》。黑人公众绝不会猜到的是个有一连串的大学学位和其他学术成就的黑人“英雄”，他要“不顾一切”地跟一个白人的女儿结婚。

随着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政治觉悟的提高和造反斗争的发展，总是急于求利的好莱坞也跟着时代改变策略了。好莱坞可担不了风险，这个系统必须干下去；那些制片厂都受到破产的威胁了。现在，主要为黑人观众摄制、以黑人演员为主的影片如雪崩一般涌上银幕。黑人公众对它们感到好奇，白人公众则出于罪恶的动机喜爱它们。好莱坞暂时被一种剥削黑人的新形式救了命——这就是“对黑人的剥削”。

通过把对我们的压迫变成奇想，将黑人描绘成寻欢作乐、诈骗卖淫的怪物，好莱坞要使我们走出戏院时感到我们看见的一切问题都是咎由自取。当好莱坞的疯狗权贵精心塑造黑人的反面形象，破坏黑人的正面形象时，对我们的公众的非人化就以黑白片或彩色片的形式出现了。

正如黑豹党主席博比·西尔给“对黑人的剥削”下定义时所

<sup>①</sup> “这儿的观众”，指黑人。

指出的那样，它是遵照一定的格式的：“把对我们的压迫作为一条歪曲的故事线索，利用我们对制片业缺乏经验克扣我们的工资，而且还在票房搜刮我们的钱，作为最终将我们搬上银幕的‘酬劳’，资本家大捞一票的公式就完整了。”

对黑人公众进行剥削的例子正层出不穷。象《普特尼·斯沃普》、《科顿来到哈莱姆区》和《沙弗特》这些影片，制片商花的本钱不大，但在票房却赚回来万贯钱财。其他影片如《屠杀》、《沙弗特大捷》、《大苍蝇》和即将上演的《沙弗特在非洲》，也都可望（或许可能）在收入上取得同样的成绩。好莱坞离开中产阶级卧室的令人厌恶的淫乱世界，现在反映“黑人聚居区的真实情况”了。我们细想一下在银幕上呈现的歪曲形象，这似乎是把过去的种族主义的陈腐俗套现代化，放进当代的场景里去。

这类“黑”影片的典型特征表现在塑造革命者的形象上。他们通常被描绘成满口陈词滥调的黑人青年，这些“革命者”表现得象一帮到处碰壁的傻瓜，非但没有为公众服务的纲领，而且明显地受人控制。这样的人物塑造，只能起到破坏要求尊严和正义的人的可靠性的作用。实际上，这是在当着我们的面，夸耀我们继续受着的压迫。

剥削黑人的一个突出事例，是目前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拍摄的影片《麦克》。这部“嬉皮士影片”的制片商企图用只付给“额外演员”（指不参加工会的配角演员）每天十元的办法将制片费用保持在最低限度。每天十元连失业的人都不肯干；它比五十年代付给白人“额外演员”的工资额还要低。黑豹党已经开始为这个问题组织力量，准备提出我们的要求：黑人“额外演员”每天的工资不低于五十元。正如博比·西尔同志所说的：“……在赢利很大的制片业贡献才能的黑人演员、作家、导演、摄影师和其他一切人，至少（应该）跟干同样工作的白人享受同等

待遇。”我们相信黑人的男女演员会抛弃耸人听闻的东西和放纵的性欲，更彻底地反映我们的公众的真实生活。我们以雇佣问题为中心提出这些要求；演员毕竟是工作的人。

“我们进一步要求把现在涌进白人富商口袋里的万贯钱财的大部分交给黑人公众为自身谋利益。”正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揭露“对黑人的剥削”，和劝说贪婪的好莱坞也为“生存纲领”捐款，黑豹党和从奥克兰黑人公众团体来的人，于九月二十七日的北奥克兰的“橱窗”夜总会门前设置了纠察线。

我们并非对“橱窗”不满，也不是对那天在那里出现的“姐妹之爱”不满。我们的不满是始终针对当天在现场拍片的《麦克》的制片者们的。我们相信从《信手拿来的垫脚石》到《大苍蝇》只不过是原地踏步。我们希望黑人公众能理解“对黑人的剥削”的本质，我们所以会面临这种剥削是由于制片业用动听的音乐和骗人的甜言蜜语出卖了我们。

下面是黑豹党在九月二十七日向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被压迫的黑人公众发表的登报声明，是由黑豹党主席博比·西尔同志宣读的：

### “对黑人的剥削”

在黑人的背上建设美国的经济，把黑人作为能利用的最廉价的劳动力，要黑人按最高的价格购买次货，这一切似乎还没有向美国商人提供足够的利润。

随着美国公众越来越明显地对受到碧眼金发的黄色明星和好莱坞造成的其他一切现象的污辱感到厌烦时，需要产生一些新的、激动人心的东西挽救制片业的危亡。仅仅几部将被搁置的、低预算的黑人影片赚了钱，就提供了拯救好莱坞的公式和剥

削黑人的一种新的不同的形式。

把对我们的压迫作为一条歪曲的故事线索，利用我们对制片业缺乏经验克扣我们的工资，而且还在票房搜刮我们的钱，作为最终将我们搬上银幕的“酬劳”，资本家大捞一票的公式就完整了。今天，一百部以上这类全部由黑人演出的、低预算的巨片在我们的公众中上映或者即将向我们放映。

黑豹党谴责这种镀银的压迫形式。我们要求在赢利很大的制片业贡献才能的黑人演员、作家、导演、摄影师和其他一切人，至少跟干同样工作的白人享受同等待遇。我们进一步要求把现在涌进白人富商口袋里的万贯钱财的大部分交给黑人公众为自身谋利益。

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石恒译自 1972 年 10 月 7 日  
美国黑豹党党报《黑豹》)

## 沙弗特大捷 (电影故事)

载于《银幕故事》1972年7月号

编剧：欧内斯特·泰迪曼

导演：戈登·帕克斯

当约翰·沙弗特跟他的情妇阿纳·阿斯比躺在床上的时候，接到了阿纳的哥哥卡尔打来的紧急电话。卡尔的声音听来急促、刺耳。

“我要见你！”这个要求象连珠炮般提了出来。“我现在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今天下午把五千元存入了你的帐户。可以预先支付。”

沙弗特朝他床边的夜光钟看了一眼。早晨三点钟，活见鬼！“你出了什么问题啦，宝贝？”

“驾车来接我。现在！我大难临头了。就到这儿来！”

沙弗特驾车飞速越过从曼哈顿区到皇后区的桥。阿斯比—凯利保险公司和阿斯比—凯利殡仪馆都在皇后区开设了店面从事其他更能获利的活动。沙弗特的车子快得轮胎发出“叽、叽、叽”的尖叫声了，可是还不够快。

正当他把车子滑行到街沿的时候，近处发生了爆炸。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震破了夜空。殡仪馆的整个店面都炸掉了。碎片象骤雨般打到沙弗特的车子上。在黑暗中，巡逻警车的汽笛

开始象报凶讯的女妖一样尖叫起来。

救火队员也迅速地在火堆旁围拢。他们用担架把卡尔烧焦的尸体和一个被炸伤但仍然活着的看守人杰西抬出来。

警长博林面孔铁板，好象在黑檀木上刻出来的一样。他一眼看见了沙弗特，正准备去严厉盘问他关于房屋被炸塌的线索。这时卡尔的长期合伙经营人约翰尼·凯利的汽车在路边停下，他以显然感到恐惧的眼光凝视着瓦砾堆。

他仿佛被处绞刑一样从喉头迸出一个词来：“为什么？”

一个很好的问题。沙弗特也默不作声地盯着房屋的废墟，诧异地沉思着。

是的，太晚了。

当殡仪馆办公室里的保险箱冒着烟从火堆里拖了出来，经水龙喷射后凉得可以让凯利打开时，一个答案开始在沙弗特的脑中形成。

在这摇篮似的钢质箱子里应该放着一笔现钞——卡尔·阿斯比打算用这笔钱给黑人聚居区造一间诊所的。但是保险箱象一个脱衣滑稽女演员一样空无所有。

沙弗特离开惨祸的现场，掉转车头回到卡尔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阿纳。他发现她在等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显示出焦虑的神情。没法温文尔雅地向她吐露真情。

“乖乖，”他对她说：“你的哥哥死了。有人把他炸到街上了。”

但是谁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中，对此感到惊奇的，不仅仅是呆若木鸡的阿纳、愤怒的沙弗特和剩下一只空保险箱的约翰尼·凯利。

在远离肮脏的黑人聚居区的一间现代化的屋顶房间里，强

盗头子格斯·马斯科拉和他的保镖鲁迪·帕斯克爾谈起了那只保险箱。帕斯克爾刚跟凯利通过电话。

“这个狗崽子说保险箱是空的。保险箱怎么会是空的呢？”

马斯科拉虽然穿着一件花了四百元做的衣服但样子依然很丑，他一直在用单簧管吹奏古典乐曲。他的一只完好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帕斯克爾。“你请凯利先生路过这里时停留一下吗？”

“我跟他讲，如果他不把二十五万元带来，我们就要他的命。”

“你不要逼人家，鲁迪。凯利先生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而且他对我说来不单是欠我二十五万元的问题。凯利还是我们打开皇后区的钥匙。”

安葬卡尔·阿斯比时举行了一个平静的家庭宗教仪式。安放他的遗体的那口漂亮的青铜棺材——阿斯比—凯利殡仪馆拿得出的最好的货色——放进一个挖好的墓穴里。牧师懒洋洋地念着礼仪的程序。在墓边，沙弗特扶着正在啜泣的阿纳，凯利在另一边搀着她。

后来，他们两人伴送这个死了哥哥的妹妹回家。他们走进屋子时看到里面好象被另一枚炸弹炸过一样。每只抽屉都翻倒了。每个藏身之处都被揭开了。房间里乱七八糟。

“我的天！”阿纳低声惊叫着，吓得目瞪口呆。凯利冲过去扶她。沙弗特拔出手枪飞奔到各个房间去搜寻，看看有没有尚未走掉的入侵者。

他在地下室里搜出了两个躲着的流氓。但正当他追赶他们奔回厨房时，凯利冲了进来，两人撞个满怀，沙弗特跌倒在地。他们还来不及拉扯开，那两个匿名的搜查者就乘机脱身，逃之夭夭了。

“对不起，”凯利一边喘息着，一边赧颜说。“我把你错当作他

们的人了。”

过了一会儿，当屋子里开始挤满来表示同情的邻居时，沙弗特踮起脚尖上楼到阿纳的寝室去，他刚才已将她打发到那里休息了。她没精打采地坐在窗前。当沙弗特进来时，她抬起两眼凝视着他，神色凄然。

“我刚才以为你要睡了，”他柔声说。“你能谈一会儿吗？”

“这正是我要做的事——就是谈，一直谈下去。约翰，这是谁干的呢？人人都爱我的哥哥，尊敬他。啊，我听到那些讲他的谣言已经有好几年了，说他开轮盘赌，以殡殓和保险生意作为掩护。不过我敢肯定这不是事实……”她转过脸去，她坐在椅子上就象一朵枯萎的花那样软弱无力。

沙弗特极不愿意追问她，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你跟我介绍一下凯利吧。”

“他是一个朋友，”阿纳立即答道。“一个好朋友。”

“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个花花公子。你知道你哥哥经营的生意现在怎么处置？”

“噢，卡尔的股份现在传给我了。凯利说他代我照管。”但是她的心思在别处。“约翰，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

“只不过是一帮夜贼，”沙弗特竭力使她宽心，他明白自己在撒谎。“他们在报上读到了殡殓告示，以为这是进来偷东西的好机会，因为全家都到公墓去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他温柔地吻了吻她，又踮起脚尖走了出去。

在楼下，凯利出色地主持着一切——向送鲜花或食物来的客人致谢，象一个住家牧师一样向来访者祝福。当最后一批来慰问的客人喃喃地告辞而去后，沙弗特不禁对凯利出色的招待说了一句赞扬的话。

“在这样一个时刻，”凯利严肃地说。“这是我能做的起码的事了。”

“阿纳告诉我，你打算做更多的事呢。你要代她照管她名下的生意。”

“你不反对，是吧，沙弗特先生？”

沙弗特的眼中闪烁着一道寒光。“一点也不反对。不过现在的情况是，既然你这样悲痛，我想我还是来逗留一下，帮你一点忙。可能……就我们两人一道想一下……或许会想出是谁把卡尔炸死的。”

博林和一个身强力壮名叫库珀的侦探在门外的一辆警车上等着。当沙弗特离开阿斯比的家时，他们将他截住。沙弗特答应了他们的更甚于客气的请求，驾着自己的车子跟着他们到附近一间房子去。

他们在里面交谈的那间小卧室比任何一家陈尸所都要阴森。

“你最好告诉我，你要了解什么，警长。”沙弗特毫无表情地说。

博林趁势开口了：“你跟卡尔·阿斯比和约翰尼·凯利干的什么勾当？”

“为老朋友办丧事。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这跟这座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相干，”博林用刺耳的声音说。“因为阿斯比和凯利在皇后区开轮盘赌场。你跟这个有什么牵连？”

沙弗特强有力的手朝下挥了一下。“轮盘赌有什么不好？一个人总要有活动，对吗？现在在纽约已经有场外赌赛马了。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开彩票。人们需要大输大赢的赌博。”

“轮盘赌仍然是违法的，这就是它不对的地方。我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你吧，沙弗特。你正在欺骗阿斯比的妹妹。他吃了一个炸弹。凯利把生意接过去了。可能你跟凯利有密谋，这样你们两人就可以一起经营皇后区的轮盘赌了。而且，在阿斯比的葬礼上，我看到你跟谁说话呢？邦皮和威利。”

这倒是千真万确的。邦皮和威利是哈莱姆区两个轮盘赌老赌棍。沙弗特确实在公墓上站住膘了他们一眼，估计一下他们会不会是凶手。“你以为我会把邦皮拉进来跟凯利一起干吗？”

“为什么不会呢？除掉阿斯比，把邦皮拉入伙，皇后区和哈莱姆区合起来干。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干。我们向来不跟卡尔·阿斯比吵架，因为他不贩毒，不开妓院，不放高利贷。但是凯利一当家，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来？阿猫阿狗都会来填补真空了。”

沙弗特紧紧地盯着警长的眼睛。“你想要我干什么？”

“你传话出去叫任何人最好都不要破坏这里的现状，不要把大麻卖给我们的年轻人，不要把妓女弄到我们的街上来。”

“你是要我亲自上电视台去讲呢，还是通过录音把话传出去啊？”沙弗特嘲弄说。

“喂，你瞧，我有办法让你清醒清醒。我们那边有一间很好的钢房间呢。”

“不过，警长，我要是住进钢房间里就帮不了别人的忙了。”

“好吧，沙弗特，到街上去吧。不过要是你够朋友的话，跟我们保持联系。”

沙弗特需要到街上去干什么，他严守秘密。同日稍迟时，他在一间僻静的公寓房子的直楼梯上截住一个为凯利的机构收钱的人。他把枪口对准这个受惊的下人的右耳，严厉地逼这个啜泣着的家伙讲出凯利做他的真行当的地址。

那座公寓是用一色的紫塑料搭成的，这种布置如果说不需要很高的鉴赏能力的话，至少花了一大笔钱。沙弗特在大楼前出现时正好凯利把他停在路边的汽车开走。从他离去的速度和他脸上忧郁的表情看来，他是去求情的，十有八九是去向马斯科拉求情。

等车子一走，沙弗特马上走进大楼，察看房间的号码，在一个适当的门前按了门铃。过了一会，门慢慢拉开来，上面挂着一条锁链。“什么事啊？”

这是一个女性温柔、沙哑的声音。沙弗特讲了他的口信：“告诉凯利，约翰·沙弗特要找他。如果他今天下午五点钟之前不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就回到这里把门拆下来。”

突然，门出人意外地大开了。门框里站着—个漂亮的女郎，面带笑容望着沙弗特，她的脸蛋上带着最近被人毒打过的伤痕，其余没有瑕疵。

“为什么要等到五点钟呢？”她暗示道，这是一个邀请。

沙弗特微微一笑。“你显然不是这一家的朋友罗。”

“我现在不再是了。”话中郁积着仇恨。当心啊，凯利！

他审视着她的伤痕。“这样的伤最好用冰袋敷。”

“你愿意进来教我敷吗，沙弗特先生？”

他用不着第二次被邀了。他进去后，她把门关好，再挂上链条。“我叫丽塔。凯利的每一个敌人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总是喜欢他的。嘻，真有趣。”

那时凯利正在格斯·马斯科拉的屋顶房间里。

“凯利先生，”强盗头子咕哝着，他的保镖帕斯克尔在后边暗伺，时刻准备把来访者炸得身首异处。“请你让我了解最新的情况。”

凯利由于紧张，脸上的汗珠闪闪发光。“卡尔的钱是放在我

们的保险箱里的。我对这一点有把握。我们签了收据，他打算用现钞把我的股份全部买去。我布置在外边的两个家伙看见他走出保险公司时拿着一只买东西的包，然后拎着包走进殡仪馆。钱一定在包里。”

“当你把你的合伙人炸死时，凯利先生，难道你把我的钱也炸掉了吗？”

“我为这做过恶梦。但是清理爆炸现场的警察在砖瓦堆里没有发现钱。它一定是放在殡仪馆剩下的部分的某个地方。”

“那么你有急事，是吗？”马斯科拉的微笑是狰狞的。“我想要你在我这里掷骰子输掉的钱，但是我还想要你在皇后区的赌场的一半股份。我们会成为很好的合伙人的。”

“这不行！”凯利怪叫道：“卡尔的妹妹拥有他的一半。”

“那么把她的一半变成你的。你别想让我放弃我的一半。”

“她的一半我可不能乱来。她有一个男朋友，名叫约翰·沙弗特，他真是个好家伙——他已经插手了。他坐在我的肩膀上，使我动弹不得。”

“我们不能帮你一点忙吗，既然我们已经是一半对一半的合伙人了？”

一道希望的光照亮了凯利的眼睛。“你们来处置沙弗特？”

“放心吧。”马斯科拉安慰他，一边拿起那支单簧管吹奏起柔和的乐曲。

凯利驾车回到哈莱姆区。他的钥匙刚在门上的钥匙孔里发出响声时，丽塔就把沙弗特从后门放走了，她自己也随后拎着一只手提皮箱跟了出来。

沙弗特一直朝阿斯比的房子走去，阿纳正在那里收集他想跟她一起过目的文件。他们确定无疑地证实了卡尔陷入的处境。

“我很抱歉，乖乖，”沙弗特同情地劝慰她。“我早就想让你睁开眼睛看看凯利的境况了。不过这样做就要暴露你的哥哥。”

“当你想到他打算在哈莱姆区建造的幼儿中心的时候……”

“你的哥哥是个好人。他的钱从那里来他就用到那里去。对凯利可就不能那么说了。他多年来一直问你哥哥借钱还赌债。卡尔最后终于给他定下一个限度。这张纸就是他用二十五万元买下凯利的股份的合同。如果卡尔还活着，凯利就要破产，变成穷光蛋。其余的事就显而易见了。”

当沙弗特讲述着这件卑鄙的事时，他已经走到前面的窗户跟前。突然，他楞住了。在外面街沿，一辆花店送花的车刚停下。两个戴黑鸭舌帽的男人正在卸下一大束花。他对现在正转身朝房子走来的那两个默不作声的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的手连忙塞进口袋掏那支.38式手枪。

“赶快回到厨房里去，阿纳！”他在那个受惊的女郎身上拍了一下。“走啊！”

他在窗前窥视，看见这两个送花的人登上了台阶。其中一个潜身伏在前门边，另一个拚命掀门铃。

他自己走近格子门的内侧。当门铃再次响起来的时候，他大声喊道：“谁啊？”

“给阿斯比家送花的。你要代他们签个名。”

他让那扇门慢慢地打开。拿着花的那个男人一脚跨过门坎冲进来，另一只空着的手里已经掏出一支枪。沙弗特正等着用手枪劈他的手臂，把他的枪打飞。他的手臂夹紧那个流氓的喉头。

当第二个凶手快步闯进门来时，他的伙伴的身体已经被转了过来挡住他的发射着的枪口。沙弗特也接着开枪了。在那拥挤的穿堂里，那个被用作盾牌的家伙尖叫一声中弹死去。沙弗特回击的子弹打得第二个人掉转身来退到门廊上去。

外边那个人一定已经逃到那辆木板车上去了，因为当阿纳摇摇晃晃地回到穿堂时，他们听得见他慌张地驾着车子逃离街沿的声音。

“收拾一点东西，乖乖，”沙弗特简短有力地说。“我要带你离开这儿。”

他大步走到她的电话机前，拨了博林警长的电话号码。但是等了一会儿，对方告诉他警长找不到，他就托对方带了个口信。

“告诉他约翰·沙弗特打过电话来。有两个马斯科拉的小子来送花。他可以在卡尔·阿斯比的前门台阶上找到一个。”他把听筒挂上后，便回到穿堂里的尸体边上，动手把它拉到露天去。

约翰尼·凯利在当夜稍迟时深入哈莱姆区拜访了邦皮和威利。那时他已知道沙弗特和阿纳在送花人登门后依然活着。他越来越绝望，只好孤注一掷了。

邦皮望着他露齿而笑，这没能使他宽心。他让凯利承认了他正在物色一个新的合伙人，但是他一边听一边吃吃地笑着。

“做你的合伙人真危险，凯利。这得花费我多少钱啊？”

“预付二十五万，”凯利喘了口气。“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格斯·马斯科拉会要得他妈的多得多呢。百分之五十怎么样，乖乖？不……百分之六十？那是为了准备万一要跟马斯科拉签订合同。他可能不会喜欢我们的安排。”邦皮说，依然笑容满面。

凯利的脸色很难看。“如果卡尔的小妹妹占了一半股份，你又占了我的百分之六十，那剩给我的就不多了。”

“烦恼可真不少啊，伙计。这就是你的烦恼了。你出去吧。威利会负责给你送钱来……明天一早就送到。”

凯利在那里输了很多钱，现在不得不去筹款还债的那家赌窟，前边有一家叫“艾克妈妈”的夜总会。沙弗特在接近深夜时在那里出现了。

通向赌场的那道不显眼的后门是艾克亲自指给他看的。在门后的一间小厢房里，凯利正在跟马斯科拉很快地碰一下头，因为凯利已经看见沙弗特初次到这个夜总会来了。

“我以为你们会为我处置沙弗特的，格斯。可是他在这儿！而且进来了！”

“那对我正好。”马斯科拉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刚才回绝了我们这笔交易，凯利先生。我们登门拜访沙弗特先生干得不太妙。我的二表弟送了命，我的一个年轻朋友腰子里中了两颗子弹。我想沙弗特先生到这儿来是跟你算账的，不是跟我算账。我们两个都是赌鬼，凯利先生。假使我让沙弗特把你杀掉又怎么样？你毕竟杀害了他的女朋友的哥哥。我为什么要让你活呢？你欠我的钱到现在还没有拿出来。”

“明天！”凯利厉声说。“我跟你讲过——明天还你！你不知道沙弗特为谁办事吗？他是邦皮的手下。他们正等着把我在皇后区的赌场接过去。”

这是真正打中马斯科拉要害的消息。它威胁着他自己打算采取的行动。他那只完好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邦皮的一个手下。我们要送回一个邦皮听得懂的口信。”

沙弗特踏进夜总会那道普普通通的门背后的黑暗的穿堂，他们正等着他。帕斯克爾和另一个保鏢已經拔出槍來握在手里。马斯科拉面带笑容。

“久闻大名，沙弗特先生。你到这里有何贵干哪？”

沙弗特亮出一张一元的钞票。“我忘了给你送花的小子付

小费了。”

“我现在不掏出你的五脏六腑的唯一理由，”马斯科拉细声细气地说：“是让你回去给邦皮带个信比打电话给西部联合会便宜。口信是——别到皇后区来！”一把手枪柄猛击沙弗特的头颅。他象一只被关进笼子的猫一样回击，但在一个黑暗的穿堂里力量对比太悬殊了。

当他们最后把他抛到弄堂里时，他的脚瘸得很厉害，没有东西撑一下简直站不起来。当他爬回路灯下时，那段路长得好象足足有一哩远；他们末了在他肋骨上踢的几脚使他感到痛上加痛，一直在喘气。

他休息了几个小时后照马斯科拉的吩咐到邦皮的办公室去拜访了他。他由于挨过打样子仍然很难看，以致威利开门放他进去时乐滋滋地暗笑。

“伙计，”威利幸灾乐祸地说。“你出去干什么啦？你现在的样子不怎么好看哪。”

但是邦皮很严肃。“这是内行人干的，沙弗特。是谁搞你的？”

“一个叫马斯科拉的瘪三。”沙弗特答道。“他以为我跟你合伙，所以让我活着给你捎口信。那个家伙说，别到皇后区来。”

邦皮木然。“我在皇后区有什么生意？”

“凯利来看过你啦。他现在常跟马斯科拉待在一起。”

“凯利先生是个忙人，一会儿在这儿做交易，一会儿又到那儿去做。你要我干点什么，沙弗特？”

“没什么。我只是将马斯科拉的口信带给你。现在我准备抖擞精神明天去回拜……”他被一支机关枪的射击声打断了，.45口径的枪弹射向办公室的窗户和墙壁。室内的三个人赶紧全部伏在地板上。接着又爆发出一阵“哒、哒、哒”的射击声，然后完

全归于沉寂。

邦皮慢慢爬起来，开始掸他身上的灰尘。“唔，那个亡命徒顶真起来了。威利，你最好给凯利打个电话，告诉他给他的贷款取消了。然后明天沙弗特去拜访马斯科拉时，你跟他一起去，助他一臂之力。”

因此有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钻进一座豪华的公寓房子的屋顶，踩在洗窗器的齿轮上。当他们在—个能清楚地看见马斯科拉奢华的起居室内部的位罝站好时，他们从高处朝下望了一眼，下面街上的来往车辆象蚂蚁—样蠕蠕而行。但是玻璃窗里面的景象更有趣。

格斯·马斯科拉刚好走进起居室来，他的后边跟着一个白晰的金发女郎，嘴里在埋怨她的钱袋空空如也。沙弗特向他们之间的窗上喷了一口水气。

沙弗特—个箭步跳离他们站着的支架，从—扇转窗窜进那间奢华的起居室，威利紧跟在后。马斯科拉转过身来认出了他们，立刻钻到写字台的抽屉旁去取他藏着的枪。沙弗特象—只山中雄狮—样猛扑到他身上，将他拖回来，用皮带抽他。

马斯科拉抓起—把椅子扔过来。沙弗特躲过这临时应用的武器。他猛击马斯科拉的腹部，越过—张喝咖啡的桌子把他撞回去。

“我来对付那个白小子，而且不到第二轮就占优势。”威利微笑着自言自语。他安详地坐下来观战。

“你来干什么的，伙计？”沙弗特喝道，—边警觉地围着马斯科拉转。“是为了搭车子吗？”

“我听说你来得。我想看看你自己干。”

沙弗特弯下身来冲向他的对手。但是马斯科拉已经扯下—条电灯线，他这时正用他打好的活结套住沙弗特的喉咙。沙弗特

用尽平生之力挣脱这条致命的套索，把马斯科拉抛到他背后去。当这个暴徒着地时，花了不少力气才把他打得毫无反击之力。

门被“哗啦”一声撞开了，帕斯克象旋风般冲进来。但是威利坐的地方不在这个保镳的视线之内，当帕斯克走过时他懒洋洋地伸出一只脚将这个流氓绊倒了。威利将他带着的枪掉过头来猛击帕斯克的头部。帕斯克软绵绵地瘫倒了。

威利现在主张把这一对已经毫无自卫能力的匪徒从开着的窗户扔下去。这里离大街很高，大家知道这儿常出事故。但是沙弗特因搏斗而引起的狂怒已经凝聚到一个较为冷静的目标上去了，他脑子里考虑的是另外的事。

“我宁愿看见他们由于杀害卡尔·阿斯比上电刑。凯利是我下一次拜访的对象。”

沙弗特走进殡仪馆时，里面又黑暗、又神秘。小教堂已被荒废了，显得阴森可怖。他深入未受破坏的后屋，来到放棺材的贮藏室。当他朝里面张望时，听到讲话的声音由远而近。他象一个影子一样悄然溜进一间厢房，躲进一排中的第一口棺材，轻轻地放下盖子藏好。讲话声现在近多了。

他听到他们一起走进贮藏室，是看守人杰西和凯利。

“我那天晚上正在整理小教堂，”杰西说着。“我听见这儿有人声。我进来看看。是阿斯比先生，肯定是他，就站在这儿。”

“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吗？”从凯利的声音听来他很急于知道。

“好象是拿了点东西的。”杰西拼命回忆。“对了，是一只买东西的包。好象他在店里停留过，买了点吃的回家来。不过这不可能，因为他走的时候没带包。这很有趣，是吧？”

房间里接下来的一个响声使沙弗特心里直打寒颤。这是沿

着这排棺材连续抬起和放下盖子的声音。他明白凯利已经从杰西的话里得出他自己曾经在一瞬间作出过的同样的推断。

“里面没什么，凯利先生，”杰西现在抗议道。“我每个星期给这些棺材抽两次气。它们仍然全都在这儿，只有安葬可怜的阿斯比先生的那口除外。”

现在，沙弗特已经振作精神，抽出他的那支.38，准备瞄准凯利，但是始终没有这个必要。凯利似乎从杰西的最后几句话里领悟了一个意思。他只说了：“谢谢，杰西！”脚步声说明他正跑步离去。

沙弗特自己也从那口狭窄的棺材里跑步出来。2×2 要比约翰尼·凯利脑子里盘算的问题好算。

沙弗特以创纪录的速度赶回他自己的寓所。他是想拿他特有的半自动警察用枪和满满一口袋补给弹药。但是由于博林警长在那里等候了一会，他的行动稍微推迟了点。这个警察猜想阿纳·阿斯比一定藏在她的保护人的屋子里，因此他等着拜访她。阿纳确实在那里，自从马斯科拉派人送花来这件事发生以来，她一直害怕被人谋杀。

她对博林敲门的回答是一梭子子弹，打得这个警长一边骂着，一边弯腰躲避。博林走时发誓说他一找到签发逮捕证的法官就要以袭击警察的罪名逮捕这个女郎。沙弗特轻轻地敲门，柔声地安慰阿纳让她听出敲门的是他本人，阿纳这才替他开门。

“你差一点把一个警长打死了，乖乖，”他微微一笑，那个受惊的女郎放下了她的手枪。“这个家伙要带着逮捕证回来了。这没啥。你说你以为有人要闯进来，就捡起一把登记过的枪自卫，一下子打出去了，这就行啦。”

阿纳的眼中闪着泪花。“他们为什么要钉着我呢，约翰？”

“不是为了人，乖乖。”沙弗特把他来拿的东西收在一起。“他

们要的是卡尔的钱和卡尔在皇后区的赌场，而且要除掉任何一个挡道的人——象他的小妹妹，或者我。”

“我们不能让……让他们把钱……钱拿去吗？”

“你难道把卡尔那么想在哈莱姆区兴建的儿童诊所忘了吗？还有保险生意和丧葬生意哩。我们不能让他们把这个也拿去。”当他转身要走时，他对她最后作了指点：“博林回来时，让他进来。你要怎么办就跟他讲。让他一直听下去，把时间拖得越长越好。这个警察在你身边时就没有人能够碰你了。”

他在楼下的门廊上仔细地察看外边黑暗的道路，这时一辆出租汽车慢慢地在街沿停下。丽塔从汽车里下来，把车费付给司机。她向他走过来时面带笑容。“你这个人真难找啊，沙弗特。”

“很多人都在找我啊，乖乖。”沙弗特很快转出了一个念头。“我的车子在那边。你会驾驶 XKE 牌汽车吗？”

回答是：“只要有换速杆的，我都对付得了。”

不过，她真是个驾驶能手，这是确定无疑的。她开起车来象个专业赛车驾驶员。沙弗特一直等到她把车子开进来往车辆的行列，这才徒步跟上去。他在人行道上漫不经心地走着，但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防备着危险。突然，丽塔把他的车子转了个大弯，朝着跟原来相反的方向开去。她使劲扳动煞车。这时沙弗特已坐到她身旁，他好象要炸开来似的。在一辆停在路边进行监视的警车还来不及掉转车头追赶时，他们又把车子开走了。这正是沙弗特所期望的。警车里边是博林的手下。

“你把他们留在岗位上了。”沙弗特赞许道。“你这下子干得好，乖乖。”

“我从十四岁起一直参加赛车。”显然，丽塔为这次迅速发动感到得意。

车后远处传来警笛的尖啸。东方刚破晓，黎明到来了。沙弗特指点她顺着蜿蜒曲折的小路赶到公墓。

当他们降低速度经过几道大门，深入汽车道和墓石堆时，沙弗特加倍留神，因为一来凯利和他雇佣的两个掘墓人正鬼鬼祟祟地在发掘卡尔·阿斯基的坟；此外，不远处停着一辆汽车，里面有两个模糊的人影，他猜想这一定是马斯科拉的哨兵在了望。

两个苦力把坟坑铲得越来越大，凯利早已叫他们在坑边安上一架小型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起重机。在沙弗特看着的当儿，绳索正在放下，滑到那口青铜棺材底下了。当凯利开始转动起重机的曲柄将棺材吊起来时，沙弗特轻轻地离开丽塔身边，开始在坟墓和墓碑中间觅路走近坑边。

这时，一架直升飞机象一只恶鸟般地在公墓的上空出现，它盘旋了一阵子就慢慢降落。从机舱里跳出马斯科拉、帕斯克和另一个流氓。凯利一听到他们来的响声，转身准备逃走，但是要避开他们拔了出来的枪已经太迟了。

“你在那里弄到什么东西，凯利先生？”马斯科拉冷酷的声音连停下脚步隐蔽起来的沙弗特也听得一清二楚。他看到凯利的脸被绝望的挣扎扭歪了。

“那笔钱！那笔钱就在那口棺材里。我把它拿出来，你就会得到我欠你的所有的钱了。然后就是你和我一起经营轮盘赌和其他一切啦，格斯。”

“接着干啊，凯利先生。打开棺材，把钱拿出来。”

凯利以疯狂的速度转过身来撬开棺材盖。那些新来的人无动于衷地站在他背后。凯利对要翻起卡尔的尸体到下面去摸感到恶心。但是现在讲究卫生可救不了他的命，马斯科拉那帮人正等着哪。

凯利最后从那个新挖的坑里爬出来时，手里攥着一大把

钞票。

“好啊！”马斯科拉微笑着说：“今天好象是发工资的日子了。把钱丢过来，我等一会儿再数。”

凯利把大捆大捆的现钞扔给他，马斯科拉的打手帕斯克尔将凯利带来的旅行包张开把钱塞进去，凯利带这只旅行包来显然是为了这个目的。沙弗特手中握着枪，开始逐步向他们靠近。他明白接下去将会出现什么场面。

“都在这儿了。”他在树丛间穿过时听见凯利气喘吁吁地说。

那群流氓对准目标无情地开火了。凯利和他的两个尖叫着的苦力象三捆破布一样跌在他们掘起的泥堆上。马斯科拉一把将那只旅行包夺去。

“快啊，快啊！”他厉声说，转身朝他的直升飞机走去。“很冷啊。”

“站住！”沙弗特大叫一声。当这群流氓转过来面对着他时，他镇定地用他的武器瞄准这三个人。“这个家伙一开，伙计，它可就停不了啦。”

他们的眼睛盯着那支枪，心里明白他说的是简单的真理。他们的胳膊都高高地举起来了。沙弗特略微点一下头，马斯科拉就一边骂着一边把那只塞满的旅行包扔过来。再点一下头，强盗头子的枪又丢过来了。沙弗特把两样东西都捡起来。

“你们！”他命令其余两个：“把你们的枪扔进坟墓里去。别自作聪明。”

除了一个之外，其余被枪指着的流氓都乖乖地服从了。那个顽固分子企图朝沙弗特的方向打一枪。他还来不及扣动扳机，沙弗特自己的枪就已经说话了。那个流氓仰脸跌进坟坑里，他还没跌下去时已经死掉了。

现在沙弗特的枪跟马斯科拉的下巴连成一线。“你和我，乖

乖。快来。”

过了一会儿，丽塔就把汽车靠拢得可以让沙弗特押着马斯科拉坐到后座里。沙弗特拎着旅行包坐到她身边。当她开动马达的节流阀加快速度飞驰而去时，墓边的流氓弯着身子到墓里边取枪。

这场追逐是迅疾而致命的。帕斯克爾和一个不知姓名的流氓偷了凯利乘到这里来的那辆汽车。其他的流氓显然在直升飞机里等着，这时也腾空而起。在沙弗特和丽塔的头上和背后都有冷酷的猎狗穷追不舍。

丽塔保持高速行驶，街道在车子两旁一闪而过。那架低飞的直升飞机发现了他们，正在他们头上进行瞄准。但是两股追赶他们的匪徒都不敢开枪，因为怕伤害了马斯科拉。公墓远远地落到后边去了。

当他们向右拐弯的时候，丽塔为了避开一个在叉路口过马路的小个子老太婆，不得不驾着车子撞破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再从对面穿出来。帕斯克爾的车子在后面依样画葫芦，不愿被摔掉。

他们汽车上的反光镜没能摆脱掉后面象饿狼般追来的车灯。直升飞机呼呼地打转的怒吼声始终是头顶上的威胁。他们开上一条路牌上指明通往城岛的捷径，车子撞坏几扇挡道的大门，咆哮着在一条肮脏的路上飞奔。紧追不舍的帕斯克爾这时已把车子靠得很近，他已经敢冒险握着枪从车中探出身子来。

帕斯克爾的枪发射了，丽塔车上的一只后轮胎接着发生爆炸。车子剧烈摇晃，她竭力把它控制住。他们把车子侧过来朝着涌着黑波的河边开去，在防波堤边上滑行了一段停下来。沙弗特已经发现码头边停靠着一条船，这是有两部重型汞汽发动机

的一条强动力船。船主正在磨磨蹭蹭，当他看见沙弗特押着马斯科拉跳上船时，吓得目瞪口呆。沙弗特把丽塔留在岸上，让她脱身隐蔽起来，那帮追赶他们的匪徒对她已不感兴趣。

当那条船离岸时，直升飞机猛然下降。飞机中有一个人用步枪射击。受惊的船主赶紧钻进船舱躲避。沙弗特握紧方向盘，将船开得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试图摆脱一直在头上穷追的飞机。子弹射入船舷两边的水中，他一直在闪避，直到驶入桥洞为止。这里直升飞机不能追了，只好老远地待着。沙弗特把船来了个大转弯，从他进来的那个方向猛冲出去。

直升飞机错过了发现他和跟踪的时机。但是头顶上有个射手还企图朝船的发动机打一枪，因为这不会伤害现在已经软弱无力的马斯科拉。沙弗特已经看见了前方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的灯光，象一只野兔般地朝那里驶去。

沙弗特一直朝那个干船坞横跨水面的大型建筑物飞驰。正当他飞速驶入干船坞的中间通道时，一颗子弹终于射中船上的发动机了。烟开始喷出来。船马上停止前进。马斯科拉现在精神又振作了一点，他朝沙弗特扑过来。但是沙弗特迎头痛击，将他推到一边，抓起钱包跳上岸去。他刚起步跑，身后的船就轰然一声爆炸了，马斯科拉仍然在船上。

沙弗特对这次爆炸虽然感到很震惊，但依然继续朝前走，直升飞机掠过横跨水面的建筑物在搜寻他。他每次稍稍把身子露出来，枪弹就立刻向他飞来。而且现在在他的前面，一个新的危险正等着他。帕斯克爾的汽车显然过了桥，“嘎、嘎”地尖叫着来到这个地方。他也在开枪。沙弗特喘着粗气，几乎精疲力竭，他一边跑着，一边还击。那辆汽车冲过堤岸，窜进河里去了。

在岸上大型建筑物的尽头处，有一片潮湿的沼泽地。沙弗

特跳进芦苇丛中躲避，他把脚深深踩进污泥里，蹲下来，低着头，避开搜寻他的直升飞机。

他拚命地给枪重新上了子弹。现在他们已经发现他了。他们正在逼近，飞机飞得这么低，连芦苇也被飞机卷起的风吹得弯下了腰。沙弗特迅速瞄准飞机上的火力点，这个火力点已经在向他最后的藏身之处射击了。他那只大枪如雷鸣般发射了。沙弗特头上闪过一道火光，他连忙再伏下去。直升飞机摇晃几下，一头栽下来，机身已经起火了。

警车的尖啸声混和着飞机着地的山崩地裂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警车加快速度转入空荡荡的海军造船厂。他们追踪了多久，沙弗特无从猜测。但是当他从污泥里爬出来时，博林已经等着他了。

“这里出了什么事，沙弗特？”那个老资格的警官拦住他吼道。

沙弗特两手空空地站在这个警察面前，因为他已把那只钱包留在他身后的沼泽地里了，他还用他那支珍贵的大枪在钱包旁边稳妥地做了个记号，以便他以后再回来取。

“马斯科拉在那边，警长。”他咧着嘴笑嘻嘻地向那条船的烧剩的残骸打了个手势。“凯利嘛，他已经在奥克兰公墓——就躺在卡尔·阿斯比身边。不过你还得埋葬很多人呢。”

“那好啊。”博林的目光很冷酷。“但是那笔该死的钱在那儿？”

沙弗特沉吟了一下，考虑着怎么回答。他最后作出的答复是浅显的真理。

“我不知道，警长……没把握。不过我有一个感觉：他正在物归原处，回到哈莱姆区。”

(石恒译)

## 教 父 (电影故事)

载于《银幕故事》杂志 1972 年 6 月号

编剧: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勒(兼导演)、马里奥·普佐

影片《教父》是一九七二年轰动美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影坛的一部影片,一九七三年三月获得好莱坞授予的最佳影片、最佳剧本和最佳男主角等三个奥斯卡金像奖。美国影评界认为它可与三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美国影片《飘》(又名《乱世佳人》)媲美。

《教父》一片集中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黑手党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黑手党是美籍意大利人的地下黑势力集团。这些集团以贩毒、卖酒、开赌场、设妓院等手段牟取暴利。他们都与官方勾结并拥有自己的武装队伍,各霸一方,胡作非为。这些黑势力集团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甚至能左右美国的总统选举。《时代》杂志的评论称它们是“拥有莫大权力的影子政府”。影片通过黑手党头子之间的狗咬狗之争,客观上反映了美国的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然而,这部影片并没有跳出好莱坞凶杀片的窠臼,只不过给那些杀人如麻的流氓头子戴上一副富有人情味的假面具罢了。

下面是剧情梗概的译文。

唐<sup>①</sup>·维托·科莱昂的有势力的“家族”的依附者们为他们教父的女儿康尼与卡洛·里齐的婚礼一齐出动。装着礼金的信封一下子就把康尼的缎面新娘钱袋塞得撑不下了。

阿梅里戈·博纳塞拉出席了，因为唐惩办了两个小流氓为他报了仇，这两个小流氓强奸了博纳塞拉的一个女儿，但法院却判他们缓刑。唐的长子索恩尼和他的妻子桑德拉由于是亲属也出席了。次子弗雷多和最小的儿子迈克尔也在场，迈克尔陪伴着从新罕布夏州来的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凯·亚当斯。孤儿汤姆·哈根也在场，因为唐将他从寒微中提拔起来，过继了他，把大女儿特里萨嫁给了他，还让他当上科莱昂家族遍布各地的赌场的首席律师。

五百个客人挤满了有人守卫的科莱昂林荫道上的大院。在那里的有教父的私人司机波利、联邦调查局密切注视的巴辛尼和克莱门扎以及另外一些人。好莱坞年青的首席歌星约翰尼·方坦，因为在初出茅庐时受过唐的资助也到场了。

唐·维托从他的办公室窗口可以俯视楼下的欢乐场面，可以望见人们在跳舞和切蛋糕的情景。唐·维托正在那里一个接一个地接见请求他帮忙的许多来访者。众所周知西西里人<sup>②</sup>在女儿出嫁的日子是从不拒绝提出请求的来客的。

约翰尼·方坦急于扮演一个角色，但遭到一个不友好的制片厂老板的拒绝，由于唐很快就答应帮忙，他急切的心情缓和了。接着，唐的沉默寡言、脸相凶恶的贴身保镖卢卡·布拉西来向唐表示敬意，他受到唐的热烈欢迎。一个名叫索洛佐的麻醉品走私贩子，在唐的仇人塔塔格利亚的担保下，来向唐请求投

① 唐：对地位显要的人的尊称。

② 西西里人：指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人。

资，唐叫他再等一下。过了一会，等客人们刚走掉，唐·科莱昂就径直到医院去，他信任的年老的顾问吉恩科躺在那家医院里，已是骨瘦如柴，生命垂危。唐安静地出现在吉恩科的床边，使这位老人勇气十足地去求得永生。唐还把他的儿子们带来，以示敬意。当他们在外面等候时，唐抚摸了一下别在最小的儿子迈克尔的海军军服上的新的勇敢勋章。

“在陌生人看来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啊！”他说道，话中的意思双方都领会。

迈克尔跟他对视一下。“我是为祖国作战。这是我自己作出的选择。”

“现在这场仗你已经打完啦，你打算挑选什么事干呢？”

“到学校读完书。”迈克尔说，心里明白父亲希望听到的是另外的回答。

“好，”唐又跟他对视一下后点点头说：“你毕业后，来跟我谈一次话。我对你抱着很多希望。”两人都知道这些希望是什么，然而由于从军跟家族的赌业隔绝多年的迈克尔，已经下定决心跟他的父亲和兄长分道扬镳。

一九四五年夏天，汤姆·哈根乘飞机到好莱坞去劝说制片巨头杰克·沃尔兹给他那部新影片重新安排演员，让约翰尼·方坦主演。沃尔兹出于个人恩怨对约翰尼深恶痛绝，一口回绝了汤姆·哈根。但是当他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发现床上鲜血淋漓，他马厩里一匹他钟爱的赛马的头已被人割下来放在他身边。他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足以使他接受警告，按汤姆·哈根的意思改变布告了。

迈克尔同他的女朋友凯到新罕布夏州度假去了。与此同时，唐和他的长子、次子以及他们目光锐利的保镖们，在他们散

布在布鲁克林区和曼哈顿区的不显眼的办公室中的一处，接见了外貌阴险的弗吉尔·索洛佐，他是来请求唐向他的麻醉品进口生意投资的。

“你为什么来找我？”唐请他回答。“我为什么值得你赏脸？”

“我需要二百万元现钞。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个跟上层人物有关系的人做朋友；如果我的雇员中有人被捕，他能保证对他们从轻判决。做我的朋友吧。百分之三十的利润归你。”

“塔塔格利亚家族得百分之几呢？”唐·科莱昂低声问道。

“我会从我的股份中分给他们。”索洛佐的声音既坚定又冷酷。

唐·科莱昂对他略微端详了一下。“我答应见你是因为我听说你是个严肃的人，应该以礼相待。但是我要拒绝你的请求。我的理由吗？如果我经营麻醉品而不是开赌场的话，我在政界的很多朋友就不会对我这么友好了。他们认为贩卖麻醉品是肮脏的生意。我的家族里所有的人这十年来生活得不错。我不愿意为了贪钱去冒这个风险。我的拒绝是不会改变的。”

索洛佐眯缝起眼睛，他明白这几句话就是逐客令。他有礼貌地鞠了一躬，正式告辞而去。唐·科莱昂又接着干别的事了。在这一周里，报上宣布约翰尼·方坦将在沃尔兹兄弟拍摄的大型新片中担任主角。

夏天让位给秋天，秋天又让位给冬天。迈克尔和凯静悄悄地筹划他们的婚礼，他们将在市政厅举行一个安静的平民仪式。但是一场意外的悲剧打乱了他们在圣诞节前结婚的安排。唐·科莱昂被流氓用枪打伤了。

事情发生在一天薄暮时分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一直替他开车的司机波利那天上午打电话来说他病了，因此驾驶那辆黑

色的卡迪莱克牌轿车的是弗雷蒂<sup>①</sup>。唐走出办公室，在走向轿车途中，他在街角的一个露天水果摊上站住选购水果。枪从隐蔽处向他开火；他冲向卡迪莱克牌轿车时五颗子弹击中他的背部。弗雷蒂发狂似地扳开车门，猫着腰冲到父亲跟前营救。事情发生得这样快，当那些持枪的刺客逃逸无踪后，街上的行人才弄清出了什么事。唐·科莱昂躺在自己的血泊里软弱无力地抽搐着。

“首领遇刺中弹倒地！”这些喧嚷嚷嚷的大标题象绞索一样扼住整个城市的咽喉。

事态迅速发展。出事的消息刚传到唐·科莱昂的长子索恩尼的耳朵里，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了。这一次，从另一头传来的是弗吉尔·索洛佐的声音，说话简单扼要，一点也不浪费时间。

“是桑蒂诺<sup>②</sup>·科莱昂吗？汤姆·哈根在我们手里。大概再过三个钟头，他就会带着我们的建议被释放。在听到他传的话之前，你什么事也别干。过去的事已是既成事实。别发你那个有名的牛脾气。”

“我等着。”索恩尼平静地说，眼中燃着仇恨的怒火。

汤姆是在街上买圣诞节用品时给索洛佐手下的流氓抓去的，在索洛佐的命令下他按时获释，回到科莱昂林荫道，他显然受到很大的震动。索洛佐想跟唐的继位王太子桑蒂诺讲和。索恩尼曾经赞成做被唐拒绝的交易，因此现在同意既识时务又能获利。

“劝他要识大体，哈根，”索洛佐劝说道：“塔塔格利亚家族的人全都是我的后盾。纽约的其他家族也会竭力避免全面开战。

① 弗雷蒂：弗雷多的爱称。

② 桑蒂诺：索恩尼的本名，索恩尼是爱称。

唐在以前已经越来越不济，现在他死了。死者不能复生。你跟索恩尼和另外两个小家伙好好谈谈。我不喜欢暴力。”

索洛佐有两点估计错了。唐·科莱昂仍旧躺在戒备森严的医院的病床上，存亡未卜。索恩尼已经受冷酷无情的仇恨所支配。他准备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报复。

迈克尔一读到报上的大标题就连夜赶回堡垒似的家园。他发现科莱昂的家丁们已经在集合了。妈妈在医院里陪伴着她的丈夫，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唐的铁一般的体质将使他渡过危险。

“我能帮助你。”迈克尔严肃地对索恩尼说，后者坐在唐的写字台背后。

“不。要是我让你也卷进这里边去，老头子会痛苦不堪的。”

“天啊！他也是我的父亲啊，索恩尼。”

他们戚然地对视了一下。“好吧，米基<sup>①</sup>。我们打谁呢？克莱门扎还是波利？两个当中有一个是出卖老头子的。克莱门扎向来不错，肯定是波利。在他这个月请病假的三天里，老头子的大楼对面的一只公用电话机接过打给他的几次电话。电话公司有我们的人。肯定是波利。”

“是不是象上次那样全面开战，索恩尼？”

“除非老头子叫我别那样干。索洛佐是死定了。我不管损失会有多大，甚至要跟纽约的五大家族拚杀一场，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爹可不会那样做。”迈克尔喃喃道。

“我比不上他。但是真的干起来，我能够跟别人一样短兵相接。天啊，我要是能跟卢卡接上头就好了。打给他的电话没人接。”

<sup>①</sup> 米基：迈克尔的爱称。

当他们还在竭力跟卢卡联系时，汤姆·哈根向他们讲了实话：“你们的打击面太大了，索恩尼，太计较个人恩怨了。唐一定会把这件事看作纯粹的商业纷争。只要弄到索洛佐，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也不要再去追逼塔塔格利亚家族。假如你的父亲死了怎么办呢？没有他个人跟政界的联系，科莱昂家族的力量就会丧失一半。其他家族可能最终会支持塔塔格利亚家族避免一场毁灭性的厮杀。没有人再想流血了。所以还是做生意吧。”

索恩尼板起面孔。“说得轻巧。汤姆，他反正不是你的父亲。好吧，我们暂且按兵不动，等他示意。但是，我要求对医院必须昼夜严加戒备。”

他们在天亮以后得到消息说卢卡·布拉西被人谋杀了，丢到东河里去喂了鱼。波利·盖图被诱骗到市内的一个僻静处，由科莱昂家族的一个刺客将他炸死作为部分的报复。一队家丁进驻科莱昂林荫道保卫女人和孩子们。

“你们不会再见到波利了，”克莱门扎向科莱昂兄弟汇报说，“他今年冬天要一直病下去了。我认为迈克<sup>①</sup>不需要警卫。索洛佐知道他是个平民。”

这几夜迈克尔主要关心的是父亲的状况，他现在正躺在医院的一个套间的氧气帐下。迈克尔严肃地跟凯吻别，叫她回新罕布夏州的家里好好考虑一下。同日深夜，当他到达医院时，走廊上异乎寻常地空无一人。他赶忙向父亲的房门前走去，他一路经过的华丽的圣诞节装饰物仿佛在嘲弄他。

门廊上静悄悄、空荡荡。直楼梯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问讯台上没有人。办公室里没有人。他现在加快步子，十分警惕。出了漏子啦。没有侦探，没有警察，没有保镖。他冲进病房

<sup>①</sup> 迈克：迈克尔的爱称。

时，心怦怦地跳着。

父亲重浊的呼吸声使他放下心来。月光下，唐平静地睡着。但是他只是独自一人，不祥的孤独。迈克尔站在床边凝视着这没有警觉的躯体，这时一个护士闯进来问他在那儿干什么？他有什么权利进这个房间？

他瞪了她一眼。“他是我的父亲。值班的侦探出了什么事？”

“哦，来探望你父亲的人太多了，干扰了医院的工作。警察十分钟之前来过，叫大家都离开，但是让我留下来照看。”

迈克尔忧虑得凉了半截，他抓起床边的电话。当对方回答后，他匆匆说：“索恩尼吗？天啊，我在医院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没有特西奥的人，没有侦探，没有任何人。他没人保护。”

“把他搬到别的房间去，”索恩尼干脆利落的声音传过来。“将门反锁。我派人在十五分钟之后到那里。你坚守岗位，不要惊慌。”眼下出的事真不少。

迈克尔一点也没想到惊慌。他把那个提出抗议的护士转过身来。

“我和你马上去给我父亲换地方，搬到另一层楼的另一间房间。你会拆开那些管子，好让我们把床推出去吗？”

“根本不行！”她怪叫道。“我们要得到医生批准。”

“你读过报纸了吧。你看这里没人值班守卫。我刚才听说有人要来杀他。你要相信我，帮我一下忙。”

这个护士现在害怕了，恐慌了。“我们用不着拆开管子。我们可以连架子一起推。”他们就一起动手将那些庞大笨重的设备连同病人推出来，沿着空寂、危险的走廊转移到别处去。

突然一阵急促登楼的脚步声在直楼梯上回响着。迈克尔楞了一下，连忙把那张带轮子的床转入最近的房间。但来者不过是恩佐罢了，他是面包师傅纳佐林的助手，是带着鲜花来请安

的。当迈克尔警告他赶快出去时，他害怕得眼睛瞪得大大的。不过，他还是有点勇气。

“如果要出事的话，我就留下来帮你。我应该报答教父的恩典。”

他们把病房的门锁上，让护士留在里面照料病人。迈克尔和恩佐接着一起下楼到医院门前的街上去。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等待着祸事的降临。祸事果然降临了。一辆长长的黑色汽车在近处的街角拐了个弯。但是它后边又传来警笛的尖啸。车上的人略一迟疑，接着一边开枪一边驾车驰去。

三辆警车几乎同时在街沿转弯停下。迈克尔认识的一个叫麦克拉斯基的魁梧的警长和他的部下一起从车中蜂拥而出，其中有两个立即捉住迈克尔，搜他的身。当他们宣布他身上没带枪时，另外两个正在搜查恩佐。

“应该保卫我父亲的侦探出了什么事啦，警长？”

麦克拉斯基的脸涨得通红。“我把他们撤掉的，小阿飞。南欧人<sup>①</sup>的匪徒们自相残杀死了多少我可不管。现在你马上滚出去，呆得远远的。”

“你不在父亲的房间周围配备警卫我就不走。”迈克尔抗辩道。

“把这个小阿飞锁起来！”麦克拉斯基对一个外勤警察迅速下达了命令。“给他戴上手铐。”

迈克尔用更柔和的声调说：“索洛佐悬赏我爹花了多少钱？”

麦克拉斯基不预先警告就挥起一只肥大的拳头击中迈克尔的下巴。迈克尔刚跌倒，又来了几辆汽车，尖叫着停下。汤姆·哈根和克莱门扎手下的一队人从车中涌出，踏上街沿。迈克尔被领到急诊室去将他被打坏的下巴缝好，包扎起来。家丁们都集

<sup>①</sup> 南欧人：指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略带轻蔑意。

合起来了。天亮以前，科莱昂林荫道看上去已活象个兵营。麦克拉斯基的行动使一触即发的索恩尼变得怒不可遏。马上要全面开战了。

深深刺痛索恩尼的一点是索洛佐的厚颜无礼。在医院事件之后，他居然还敢提出请求要迈克尔跟他会面，讨论他的提议。

“不再会面了！”索恩尼对汤姆咆哮道。“给那些塔塔格利亚们传一个口讯。我要索洛佐这个人。否则，我们就要派一百个家丁上街。”

“要是全面开战的话，其他家族不会袖手旁观的，索恩尼。这是做生意，甚至开枪打你父亲也是做生意，不是个人恩怨。”

“别再劝了，汤姆。你就帮我打赢吧。明白了吗？”

哈根表示了他的关切：“打伤迈克尔下巴的那个警长——他肯定是索洛佐雇用的，而且花了一大笔钱。他已经答应做索洛佐的保镖。这样索洛佐就碰不得了。枪击一个纽约警长会闯大祸的。科莱昂家族的人将被孤立，五大家族会揪住你不放的。”

“麦克拉斯基不会始终跟索洛佐呆在一起。我们等等看。”

迈克尔指出这个决定的弊病：“我们不能等了。不管索洛佐怎样谈交易，他总是想把爹杀死的。你必须现在就干掉他。”

索恩尼严肃地望着他。“你说得对，小弟。说下去啊。”

“他们要我去跟索洛佐会谈。就安排这次会见。你们去找着举行会见的地点。当我跟他们见面时，他们会检查我，所以我不能带武器。但是克莱门扎会设法在那里为我藏一支枪。这样我就能把他们两个都杀死。”

“你？高年级大学生？你从来不想卷入家族的事。因为一个警察打伤了你的下巴，你就把这看作个人的事了。”

迈克尔仍然轻声说：“全都是个人的事。我这是从爹那里学

来的。他把我参加海军看作个人的事，我把索洛佐企图杀害我父亲也看作个人的事。”

两夜之后，在布朗克斯区一家普通的餐馆里，他用克莱门扎巧妙地藏在男盥洗室水箱后面的一支枪将索洛佐和麦克拉斯基打得脑浆四溅。等迈克尔走出餐馆逃逸无踪之后，那些吓呆了的顾客才敢动手干涉。

纽约恰如火山爆发。秘密社会的家族们投入了全面战争。头头们象老鼠钻地洞一样连忙躲进安全的藏身之处。在路边停着的汽车里不断发现弹痕累累的尸体。一个地位显要的副官在理发店的座椅上被人用枪打死了。成排的家丁在科莱昂家大院的垫子上住宿，其他家族也是如此。那些兵工厂都开足马力，发挥作用。有几具尸体被投进垃圾箱里。

“五大家族开战！”报上的大标题喧嚷着。甚至索恩尼到他宠爱的情妇家里歇宿也有保镖跟随。当他决定乘坐一辆全副武装的汽车到他妹妹康尼的公寓去把她接到科莱昂大院里避难时，索恩尼发现他的妹妹被她新婚的丈夫卡洛在盛怒之下打伤了。索恩尼在邻居的门前寻到了卡洛，弯下身子将他痛打一顿，打到大吃一惊的卡洛几乎动弹不得时才罢手。索恩尼沙哑的喊声和卡洛的尖叫声相匹敌。

“你这个畜生！你再伤害我的妹妹，我就宰了你！”

安全措施成了科莱昂林荫道上的生活常规。现在，春天早已再度来临。迈克尔已经离开了城市，在西西里岛上度长假——急于报仇的警察不会在那里赶上他。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扔进来一个炸弹在院子中间炸了个大窟窿。冬末的灰色的雨水给这呈锯齿形的窟窿里填满了污泥。凯·亚当斯来了，她请求告诉她迈克尔的下落，但是这些严肃的家丁没有一个愿意

替她解释。

“回你的家去吧，”不无所动的科莱昂妈妈劝她。“去找个好的年青人嫁给他吧。请你忘了米基，他对你不再有什么好处了。”

年老的唐在日夜有人守卫的医院里终于逐渐康复，已经可以用救护车把他飞速送回家了。这一段短短的行程的护送汽车多得就象一支完整的护航队的全部舰只。家丁们前呼后拥、触目皆是，直到担架和担架上的人抬进安全的屋内才散去。一家的男人都聚集在他的寝室里。

“自从麦克拉斯基被杀以来，”汤姆·哈根汇报说。“警察老是非难我们的大多数行动，他们也非难其他的家族。不少人死于非命。”

索恩尼感觉到父亲责备的眼光。“是他们先打我们的，爹。我们就还手了。”

“我们通过我们跟报界的联系抛出大批材料说明麦克拉斯基勾结索洛佐贩卖麻醉药，”哈根补充说。“事态正在缓和。”他还把必须告诉唐的事跟他讲了：“是迈克杀了索洛佐的。他现在安然无恙。我们已经在设法将他弄回来。”

康尼怀孕了，她的产期已经临近。但是她又为卡洛嫖妓宿娼跟他大吵了一场，吵到后来卡洛又打了她。她挨打后从她的公寓里打电话告诉娘家，这时她已搬回公寓住了。索恩尼由满满一车子科莱昂家的保镖尾随着，驱车开出琼斯滩堤道去把她接回科莱昂林荫道。但是他得在一个公路税收站停下车来付钱，那里一个接待委员会正等着他。

跟随他的保镖还未意识到危险之前，从那辆等候他的车子里向索恩尼射来一排密集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子弹。索恩尼车上的窗玻璃被打得粉碎，车门上也中了不少子弹。唐·科莱昂的长

子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以致老头子亲自带领一支由心腹组成的仪仗队把他残余的尸体送到博纳塞拉的殡仪馆去整容，然后才敢让妈妈和桑德拉看。博纳塞拉见到索恩尼的尸体也吃惊不小。

家族之间互相残杀是去年的事了。但是索恩尼遇害结束了入春以来的暂时平静，虽然这是违背唐的命令的。

“我不想对这件事进行调查讯问，”他对集合起来的头目和汤姆·哈根指示说：“不要采取报复行动。安排一次跟五大家族的会面。这场战争就此结束。”

参加会面的人先在曼哈顿区金融中心的一座宏伟的银行大厦里集中。卡洛·特拉蒙蒂出席了，他抽着他的迪·纳波利牌雪茄；在场的还有圆脸、和蔼的约瑟夫·扎卢奇、弗兰克·福尔肯和安东尼·莫利纳里、埃米利奥·巴辛尼和菲利普·塔塔格利亚以及各界的其他实权人物。

“我们这里全是体面人士。”由于长期住院仍然虚弱的唐·科莱昂庄严地说：“事情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好吧，没关系。塔塔格利亚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们的损失正好相抵。还是讲和吧，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

巴辛尼说：“唐·科莱昂太谦虚了。他把政治家都藏在自己口袋里不肯让人家分享。时代已经变了。我们都得从井里打水。”

“我何曾拒绝过通融一下的办法？”唐厌倦地反驳道，“但是我认为麻醉品生意会在将来毁了我们。威士忌、赌博、女人都可以——但不要麻醉品，不要。我为了大家的利益放弃为我死去的儿子报仇。但是我最小的儿子因杀了索洛佐而受到控告，不得不逃走了。我一定要作出安排让他清清白白地回来。要是我最小的儿子发生了不幸，那末我就要责怪这儿的某些人。我对这

是永远不会宽恕的。”

在遥远的西西里，迈克尔已经悠闲地等待了几个月了。当他在阳光灿烂的群山遨游时，两个保镖总是陪着他，他们是卡卢和法布里西奥。由于他是唐·科莱昂的儿子，他受到当地的唐·托马西诺的保护，唐·托马西诺经常提醒他防备可能发生的危险。

“你必须明白你父亲的敌人在帕勒莫有朋友，”老人唠唠叨叨地说。“人们在家族仇杀中互相残杀。另外一些人逃到美国去了。”

“有人告诉过我，我祖父是在科莱昂的主街上被人谋杀的，”迈克尔总是点头说。“谋杀他的凶手在我父亲十二岁时又来杀他。唐·托马西诺，我至少应该看看出事的地点。”

因此，后来他和他的同伴们深入到科莱昂的血洒过的茅屋里。正是在这儿，在一个鲜花开放的果园里，迈克尔初次遇见了那位腼腆、可爱的姑娘阿波罗妮亚，她是旅店老板维特利的女儿。她的眼睛象橄榄那样又大又黑，她的头发浓黑、鬈曲，她的嘴巴非常艳丽。迈克尔彬彬有礼地请求她的父亲允许他在她的家属的有礼貌的监督下拜访阿波罗妮亚。

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迈克尔在维特利家朴素的山顶住宅的一次聚会上，发现他自己被介绍给维特利家的每一个亲戚，婶婶、叔叔、兄弟、堂兄妹等。后来，每逢星期日，这对年轻人被允许到户外散步，后面跟着她的女亲眷们作为女伴。最后小教堂的古钟楼里传出举行婚礼的钟声。婚礼仪式五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驴子的背上披满了花朵。穿着白衣服的孩子们手里拿着蜡烛。欢乐的队伍蜿蜒曲折地走过街道，容光焕发的新娘阿波罗

妮亚和迈克尔都在队伍里行进，迈克尔的样子很英俊，尽管他的下巴上还留着被麦克拉斯基毒打过的痕迹。隆重的庆典结束后，迈克尔把新娘带到他的隐蔽处——一家简朴的农舍去。

他买了一辆小型的阿尔法牌轿车教她驾驶。这些课程使阿波罗妮亚感到愉快，她的驾驶技术还不稳定，但是她精力充沛。车子偶尔撞倒了一堵墙，使在外面巡逻放哨的牧童们吓了一跳，她却象一个兴奋的孩子那样放声大笑。但是，唐·托马西诺并不象新娘一样无忧无虑。由于举行婚礼必须对村民透露迈克尔的姓氏，唐·托马西诺为此郁郁不乐，他担心会出事。

“我认为这儿不再是安全的地方了，迈克尔，”他说道。“我已经计划好把你们搬到靠近赛拉奎斯的一幢别墅去。你们必须马上搬走。”

最后一致同意迈克尔先单独去隐蔽起来，阿波罗妮亚先回娘家住几个星期，等到能保证她安全时再搬去跟迈克尔同住。在迈克尔将乘他的阿尔法牌轿车出发的那一天，他带着简单的行李下楼来，看到阿波罗妮亚象个美国主妇一样坐在司机座上，准备踩油门。

如果他当时没有瞥见法布里西奥过分匆忙地低下头奔出大门，他是不会受到惊扰的。他的保镖到什么鬼地方去呢？迈克尔连忙奔到大门前盯着他的背影。与此同时，阿波罗妮亚决定亲自驾驶那辆迷人的阿尔法穿过别墅的院子，显示一下她新学的技术。

“不要开！”迈克尔突然醒悟，高声嚷道。他转过身来。“不要开！”但是当她开动发火装置时传来一声猛烈爆炸的巨响淹没了他的叫声。最近处的围墙陷进去一个大洞。别墅的厨房门被炸得脱开了铰链。迈克尔被摔到地上，昏了过去。那辆阿尔法和阿波罗妮亚已一丝不存。

连日来，迈克尔躺在那幢幽暗的别墅的床上。但是他派人传话出来说：“法布里西奥！唐·托马西诺，让你的牧童们知道，谁给我捉住法布里西奥，将拥有西西里岛上最好的牧场。”

但是法布里西奥好象被无迹可寻的阳光吞噬了一样销声匿迹了。

在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到来前夕，科莱昂家的孙儿们在修整好的科莱昂林荫道上奔来奔去，寻找复活节的宝物。唐·科莱昂这时已经苍老得多，而且个子也似乎萎缩了不少。他穿着肥大的裤子和格子花呢的衬衫在西红柿苗圃里干着零活。这正是沉静、成熟的迈克尔回到家里默默地放下手提包时所见到的景象。

年老的唐利用这个机会提起一个令人痛苦的话题。

“你想到讨老婆了吗，我的儿子？成个家？我理解你的悲痛。但是你一定得成家，这你是知道的。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你应该接受既成事实，迈克尔。”

“我能接受一切，但没有选择的机会可不行。自从我出世到现在，一切都是你给我安排的。你想要我成为——你的儿子。”

“不过是一个将成为教授、科学家的儿子。孙儿们将成为——谁知道呢？——州长、甚至总统。在美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那末我为什么会变成跟你一样的人呢？”迈克尔用特别的音调说。

“你就是象我——不愿意做一个被别人牵着线跳舞的木偶。我希望开枪和屠杀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是我的不幸，也是你的不幸。你相信什么，我的儿子？要相信一个家庭。再过五年多，我们科莱昂们就会完全合法。要是你乐意的话，你可以实现这一切。”

老头子看上去虚弱无力，但是他的声音从未象现在那样响亮、铿锵。

“相信一个家庭，迈克尔。相信礼法，相信几千年来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根基。成一个家并且保护它。这些是我们的事，sono cosa nostra<sup>①</sup>。做一个有权的人。你可以选择。”

岁月匆匆流逝。一九五五年前夕，迈克尔陪同弗雷蒂和汤姆·哈根去拉斯·维各斯去察看科莱昂家族在这个娱乐城市的吸引人的“狭长地带”上的产业。跟随他旅行的有个沉默寡言、脸相凶恶的人，他名叫内里，象眼镜蛇一样危险，他为迈克尔服务正如当年卢卡·布拉西为他父亲服务一样。

在拉斯·维各斯最豪华的旅馆的一个头等套间里，迈克尔召集了一个聚餐会。约翰尼·方坦从好莱坞赶到那里。弗雷蒂和哈根也出席了。

“科莱昂家族正在考虑把我们橄榄油生意的股份全部卖掉，到这儿住下来。”他告诉他们。“莫·格林将把他的股份卖给我们，因此它就可以全部归家族的朋友所有了。我将向他开一个他不会拒绝的价钱。约翰尼，娱乐将会大大招徕赌客。我们希望你一年在这儿露面几次，你在电影界的朋友也是如此。我们靠你了。”

“当然，”约翰尼微微一笑。“为了教父，我什么事都愿意干。这你是知道的。”

但是当莫·格林和他的保镖们鱼贯而入以后，融洽的气氛冷下来了。格林对迈克尔买下他的全部股份的开价的反应是冷冰冰的愤怒。

“科莱昂家族把我的全部买下来？得由我把你们的全部买下来。你们买不了我的。”

<sup>①</sup> sono cosa nostra:拉丁文,意为:“听起来是本族的事。”

“你的俱乐部亏本哩，”迈克尔平静地说。“我们可能会干得好一点。”

格林的脸色发紫。“你们这些该死的南欧人！我在你们困难的时候帮个忙把弗雷蒂收进来，你们到后来却想把我推出去。”

“你把弗雷蒂收进去是因为科莱昂家族向你的俱乐部供给资金。你和科莱昂们大家不吃亏。这是做生意。把你的价钱讲出来吧。”

“你们科莱昂们不再有那种力量了。教父病了。你们正被纽约的其他家族赶出来，就想在这儿捡便宜货。我已经跟巴辛尼谈过了。我可以跟他做交易同时保住我的旅馆！”

迈克尔慢慢地站起来。“我明天要回去。你考虑一下你的价钱吧。”

“你这个狗崽子，你以为你可以如此粗暴地把我赶走吗？”

“唐已经半退休了，格林。我现在主管家务。”他向内里点一下头，内里一言不发地把门打开。格林和他的副官们怒气冲冲地鱼贯而出。

当飞向东部的飞机进场时，迈克尔漂亮的妻子凯和他们三岁大的儿子正在机场迎候，伴随着他们的是通常载满好几车的机警的保镖们。他们驱车直奔科莱昂林荫道，路上凯转达了康尼和卡洛请他做他们刚出世的儿子的教父的请求。迈克尔忧伤地回视着她。

“你愿意吗，迈克尔？”凯抬起一张显示关切的脸望着他。

“让我考虑一下，好吗？”但是首先要考虑的是即将到来的会议。

会议是简短的，而且总的说来不很亲切。两个长期任职的副官，特西奥和克莱门扎，已经得到许诺他们可以从科莱昂家族

脱离出来，在科莱昂家族的保护下成立他们自己的家族。现在他们为家族要搬到西部去深感不安，因为这会被人看作好像是逃走——肯定会损害多年的威望。再说，还要夺回被巴辛尼的人骗去的领土。迈克尔在年老的唐身边听着，但是他冷酷的脸容丝毫也没有屈从他们的劝谏的表示。

“耐心点。我不想让巴辛尼得到开战的借口。这未来的六个月中我将依靠卡洛斯充当我在维各斯的得力助手。我要的是平静的六个月。”

“没有这儿的力量支持你，你怎么能指望在那儿取得成功呢？”特西奥请问道。“你一走，巴辛尼们和塔塔格利亚们就会压倒我们。你应该从实力出发，而不是从虚弱出发。我们应该收复失地。”

“决定着的事情比街上一千个士兵更有效。”迈克尔严厉地回答。

当其他人走后，他跟他父亲一起到林荫道上的园子里去散步。

“巴辛尼将首先采取针对你的行动，迈克尔，”年老的唐提醒他：“他将通过一个你完全信任的人跟你联系。那个人将安排一次会面，保证你的安全。在会面时你将被暗杀。”

几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设法说服她的儿媳陪她去天主堂做礼拜。当她们一家几口人到达教堂时，妈妈感到烦躁不安。她向凯抱怨说爸爸自从被人枪击以来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他现在让迈克尔经管一切，自己只是在园子里种辣椒混日子。

此后不久，他们一家人就全部汇聚在博纳塞拉殡仪馆里为唐·科莱昂举行葬礼。载满花的黑色汽车在街沿排列成行，一直排到需要极目远眺的地方。密集的花圈上题着词：“人类的施

主”、“他体察和怜悯别人”、“我们的唐、我们的首领”……好几百个吊丧的人充塞了科莱昂林荫道。啜泣着的朋友们排成纵队经过装饰得很华丽的棺材。约翰尼·方坦乘飞机赶到东部来唱挽歌。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或皇帝的丧礼比这更隆重了。五大家族的首领都出席致哀。

唐死了。迈克尔无论在那里的人群中活动，内里总是跟他形影不离。当特西奥走近迈克尔身边低声说话时，内里警惕地旁观着。

“迈克，巴辛尼想跟你安排一次会面。他说他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我可以布置安全措施。”

迈克尔只是朝他父亲的棺材瞥了一眼，他记起了教父最后的明智劝告。他脸上毫无表情。“好，特西奥，那好啊。”

只是当他和汤姆·哈根一起站在墓边时他才吐露了他真正关心的事情。“我需要跟爹相处更多的时间，汤姆。我真正需要他。”

“别人会怎么样接近你呢？”汤姆追问道：“你同意会面了吗？”

“一个星期以后的晚上，在布鲁克林区特西奥那里，我在那儿将是安全的。但这必须安排在洗礼之后。我已经决定做康尼的孩子的教父了。”

洗礼在下一个星期日举行，由一个大主教主持。有几个参加这个仪式的人，花了很大的功夫作准备。其中一个就是内里，他回到他简朴的公寓去换上全套警察制服。

康尼和眉开眼笑的卡洛把婴孩抱进来。仪式开始举行，教士以唱赞美诗的声调提出严肃的问题，迈克尔同样严肃地回答。在外面的五号路上，内里象一个值日警官那样往返巡逻。他警

惕的眼睛立即发现了停在教堂对面的一辆长身的黑色大型轿车。他走过去用夜勤警棍轻轻地敲轿车光滑的挡板。司机傲慢地瞟着他。

“那边牌子上写着‘不准停车’。你是要传票呢，还是要开走啊？”

司机的眼睛是冷酷的，但他的声音更冷酷。“你最好查一下你附近的地段，老弟。”

一张折好的票面十元的钞票塞给他。内里将它丢掉，让它飘到街上去。

“让我看看你的执照和登记表。”他固执地要求说。正在这时两个穿着大衣的男人从洛克菲勒城市大楼里走出来。在他们后面，随着玻璃门再一次转动，巴辛尼露面了。

内里立刻抽出一支枪开枪射击。巴辛尼在他站着的位置上颓然倒地。

几乎在同一时刻，但在城市的远远的另一头，莫·格林和库尼奥正在一家旅馆里乘电梯登上他们住的那一层楼。电梯停下，门刚拉开，克莱门扎面对面地站在他们跟前，手里拿着枪。他象瓮中捉鳖一样将他们射杀。

在纽约市外远处的洛克韦，菲利普·塔塔格利亚在一家不知名的汽车旅馆里被一个不速之客开枪击毙了。

“你鄙弃撒但<sup>①</sup>和他的所作所为吗？”教士拖长了声调响亮地问道。

“我确实鄙弃他。”迈克尔恭敬地发誓：“我确实鄙弃他。”

婴儿被命名之后，众人涌到教堂外面阳光斑驳的台阶上，等候着的大型轿车开始慢慢开过来让人们上车，然后滑行而去。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虽然妈妈和抱着婴孩的康尼登上第一辆轿车

<sup>①</sup> 撒但：圣经中的魔王。

飞驰而去时觉得迈克尔的神情有点严肃。

特西奥坐在唐的厨房里，汤姆·哈根走了进来。

“你最好打个电话给巴辛尼，特西奥。迈克尔已经准备好了。”

特西奥喜形于色地拨了电话。他对电话机里说：“我们正要出发到布鲁克林区来。”他把电话挂上，对汤姆露齿微笑。“我希望迈克今晚为我们达成一笔好交易。”

“我肯定他会办到的。”哈根点头说。特西奥走出屋子来到林荫道上，那里一辆汽车正在等候。两个家丁站在汽车旁，其中一个为他拉开车门。

“首领说他坐另外一辆车来，你们俩先走。”

特西奥皱起眉头。“该死，他不能那样干。这把我的安排全部打乱了。”

但是保镖们催他上车，站在他身旁的哈根没有跟进去。

“我也不能同你一起去，特西奥。”他温和地说。

霎时间，掩藏不住的恐惧紧接着恍然大悟的表情掠过这个叛徒的眼睛。然后他耸了耸肩，接受了这一安排。“告诉迈克这是做生意，汤姆。我一直是喜欢他的。”

“他明白的。”哈根点点头，站到一边让那些默不作声的保镖登上汽车，转个弯开走了。

驶离科莱昂林荫道的下一辆汽车里载着迈克尔、内里、克莱门扎、另一个射手和哈根。他们仍然穿着在教堂里穿的衣服。汽车横贯市区来到卡洛·里齐门前。他们预先安排好让康尼待在妈妈那里。

卡洛给他们开门时笑容可掬。但是迈克尔轻声地说话了。

“你必须对桑蒂诺负责。”他说。微笑象假面具一样从卡洛卑贱的俊脸蛋上掉了下来。他企图逃回屋里躲避，但是他们跟

了进来。

“你向巴辛尼的人告密出卖了索恩尼。”迈克尔平淡地说。

“我起誓我是无罪的！我起誓，迈克！别干这个！别干哪！”

“巴辛尼死了。菲利普·塔塔格利亚也死了。斯特拉奇、库尼奥和莫·格林也都死了。我今天晚上要清算家族的旧账。所以你干过的事就承认吧。”

卡洛的嘴唇松动了一下，但是没有出声。他在索索发抖。

“你以为我会让我的姐姐当寡妇吗，卡洛？我毕竟是你儿子的教父哩。不，你的处分是不准你再插手我们家族的生意。我已经给你准备好让你乘去维各斯的飞机了，你将呆在那边。以前是谁跟你打交道的？塔塔格利亚还是巴辛尼？”

“巴——巴辛尼。”卡洛在得到保证后才勉强吞吞吐吐地说出这个词。

“好。你现在就走。一辆汽车正等着送你到机场去。”

一个小时以后，卡洛·里齐的尸体在机场外面的路边草丛中被人发现了，他是被干净利落地扼死的。在此之后，迈克尔要去拜访的地方只剩下一处了。

他和内里一同驱车前往布朗克斯区深处的一间小餐馆时，内里低声说：“我为你干这个，首领。你知道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迈克尔回答道。“这个我一定要亲自干。你就坐在汽车里。”

当他们开到意大利小餐馆门前时，他安详地走进去，请掌柜把老板叫出来。一个男人立即从餐馆幽暗的后部出现了。他漫不经心地过来。但是当他认出迈克尔之后，他吓得呆若木鸡。

迈克尔不等把枪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就开火了。法布里西奥尖叫一声，转了个身，象一株砍倒的树那样跌倒在地。掌柜张大嘴巴恐惧地望着他。迈克尔转身走出去，登上等候他的汽车。

内里把他们开走了。

在那些暮春的日子里，机场的大车不停地在科莱昂林荫道上的各个门口装东西。牌子上标明这座产业要出售了。

在一间几乎搬空的厨房里，凯正在替她丈夫和她自己拌和告别酒，他们就要离开这里去乘赴维各斯的飞机了。凯还在拌的时候，克莱门扎、内里和另一名副官带着他们的保镖走了进来。

迈克尔站起身来接见他们。他从容不迫地傲然屹立，他的姿势几乎跟一个年青的罗马皇帝一模一样。头目们恭恭敬敬地在他面前排好队。

克莱门扎首先拿起迈克尔的手，吻了一下，“唐·科莱昂！”

当凯在一旁望着他们时，微笑逐渐从她发白的嘴唇上消失。她默默地观看着她的丈夫变成怎样的一个人物。

## 美国杂志对影片《教父》的评论(摘译)

### 一、吹捧《教父》是“美籍意大利人的《飘》”，“供大众娱乐的杰作”

“《时代》杂志把《教父》称为‘美籍意大利人的《飘》’可能稍微有点过分，但是它至少把匪徒影片提高到一个新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水平。大多数以匪徒猖獗的地区为背景的通俗闹剧始终是这副样子，它们集中描写行动、杀戮和其他肤浅的东西，对那些启示罪犯内心的源泉的内在的东西、动机和相互关系，始终未作调查和下判断。……在《教父》中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人——热爱家庭、亲密无间的人……”（1972年3月25日《星期六评论》杂志）

“《教父》是供大众娱乐的杰作，是一部使我们回忆起消逝了的旧式匪徒影片的乐趣，而又丝毫不模仿它们的风格的作

品。”(1972年3月31日《生活》杂志)

“《教父》在纽约市五家戏院同时上映的第一周就赚了近五十万元。排在票房前的队伍那样长,以致有些‘百老汇’的黄牛把前排座位的票子卖二十元一张。”(1972年4月3日《时代》杂志)

二、认为影片的主要着眼点是“朝代和权力”,“它所揭示的癌症植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

《时代》杂志的一篇影评认为,《教父》描写的意大利黑手党是“拥有莫大权力的影子政府”。“这些人是种族主义者和伪君子。……人们可能因为教父拒绝做麻醉品交易而钦佩他,但是他拒绝的理由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出于公德心:如果他做了就会冒失去跟政界的一切联系的风险,因为他们——而不是他——认为贩卖麻醉品是‘肮脏的生意’。”“在这个世界上,‘生意’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是最阴险的背叛和最残暴的屠杀的终极的、无可反驳的口实。”“科波勒……把黑手党作为一个隐喻,不仅暗指生意上的腐败,而且暗指所有的权力中心,着重包括政府的腐败。”“《教父》的主要着眼点是朝代和权力,而不是子弹和凶杀。”(1972年4月3日《时代》杂志)

“根据记载有些意大利人的组织抗议摄制《教父》,但是照我看来它超越了派别活动。它所揭示的癌症植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已成为我们美国的制度的一个部分。下述的现象不仅仅是巧合:在一个头目会议上,当话题转到政治时,他们都赞成美国的方式而且矢志反共。”(1972年3月25日《星期六评论》杂志)

“制片商们摸准了这个时代的脾气——难以想象观众们会为一队警察或在越南的一排美国兵欢呼。被不断揭露公司和政界的丑闻弄得愤世嫉俗的观众可能会感到美国已经腐败透顶,他们宁可被明火执仗地抢劫,而不愿别人通过行贿和幕后交易使他们失窃。”(1972年6月《大西洋月刊》) (石恒译)

## 房客们 (长篇小说·梗概)

作者: 伯纳德·马拉马德

《房客们》是美国著名作家伯纳德·马拉马德在一九七一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受到美国资产阶级评论界的吹捧。

《房客们》描写了犹太作家莱塞与黑人作家威利在写作和爱情上的矛盾冲突。作者出于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把美国当代尖锐的民族矛盾歪曲成个人的恩怨,把黑人艺术家丑化成仇视一切白人的杀人犯。小说故意回避了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对黑人日益觉醒的恐惧。

故事梗概如下:

一个寒冬的早晨,犹太作家哈里·莱塞刚醒来就看见自己在镜中的孤独的影子。他虽然舍不得离开温暖的被窝,可是他一心记挂着还没写完的书,连忙揭开毯子,套上那条冰冷的长裤。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想着:要是能写完这本书该多好啊!他可以到海边呼吸新鲜空气,观赏海鸥在紫色的波涛上展翅飞翔的壮阔图景,那时他的心情将是何等舒畅啊!莱塞是个专业作家,今年已经三十六岁了,还没有成家。他二十四岁时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写得比较成功,但是销路不好,仅仅卖

足出版商预支给他的那一小笔钱。他到二十七岁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他自知质量低劣,然而却出乎他的意料,小说居然被电影公司买去了,所得的钱足以使他勉强维持生活。现在他正在创作第三部长篇,他决心使它成为他最得意的杰作,为此他已经花了将近十年的心血。眼看再加上个结尾便可大功告成,但这个结尾却十分难产,莱塞正为它搜索枯肠。现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但愿在今天能取得较大的进展。

莱塞穿好衣服后,就奔下公寓肮脏的楼梯到街上去买食物了。莱塞住的公寓座落在纽约市三十一号街和三号路的交叉路口,它是犹太人利文斯皮尔的产业。这座砖屋是一九〇〇年兴建的,由于年深日久,房屋已破旧不堪。利文斯皮尔打算把它拆掉,重新盖一幢新式的有店面的公寓出租。其他住户接到利文斯皮尔关于拆屋的通知后都陆续搬走了,只有莱塞一个人硬赖着不肯搬。他认为自己正在写的这本书是在这座公寓里诞生的,当然也应该在这里完成。他跟区房租办事处的人混得很熟,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这座公寓的租金额是受政府控制的。按照法律他这个房客有一定的权利,房东不能随意将他撵走。因此任凭利文斯皮尔苦苦哀求,他只是置之不理。

莱塞买好食物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不及准备早饭就伏案写作了。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莱塞听出这是房东利文斯皮尔掀的铃声,就故意不开门。两人隔着门远远地对答起来。利文斯皮尔总是那句老生常谈,恳求莱塞大发慈悲,早点搬走。莱塞执意不搬,他说如果现在抽出时间搬家,写书的注意力就会分散,要花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所以书不写完他是无论如何不搬的。利文斯皮尔知道光这样哀求说不动莱塞,他就想用人情和金钱来打动他。他对莱塞说,别以为他很富有,他的老婆得了病,女儿只有十六岁就怀孕了,他的母亲又是个疯子。他好不容

易才借了一笔款子，准备利用这座旧公寓的地基盖一座有店面的现代化公寓，依靠它的租金过过好日子。他给其他房客的迁居费只有四百元，而对莱塞他愿意付一千元。可是莱塞还是不领情，他坚持说他写的是一部杰作，利文斯皮尔应该为它作出牺牲，现在就最好别打扰他。利文斯皮尔奈何他不得，恼恨地走掉了。

莱塞继续固守这座空屋日夜埋头写作。一天早晨，他买好面包回来，刚踏进门坎就听到打字机的声音从一个空房间传出来。是谁在打字呢？莱塞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食物放好，便沿着走廊挨户仔细谛听，寻找那个打字的人。最后他终于在他隔壁房间门口再次听到了“哒、哒、哒”的响声。他连忙走过去，房门半开着，他用力一推，房门“吱”一声敞开了。在他原来的邻居弃置的一张木桌旁，坐着一个黑人。房间里的暖气设备已经拆除，所以显得特别冷。这个黑人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毛衣的肘部已经磨损，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他中等身材、体格强健，在一架大型的旧式打字机前低下头全神贯注地打着字。由于他背对着门，所以当莱塞走进房间时他一点没有注意。莱塞在他身旁足足站了五分钟，他这才回过头来。他的皮肤很黑、头很大、嘴唇较厚、鼻翼张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带着迷茫的神情。房间里虽然很冷，他似乎还在淌汗呢。

“喂，”他埋怨道。“你没看见我在写书吗？”

莱塞歉疚地承认他看见了。“我自己也是个作家。”

黑人听见这句话时表情上没有流露出丝毫钦佩。莱塞瞥见他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叠有点弄脏了的破破烂烂的手稿。莱塞又接着说：“我单独住在这座楼房里，单独住在这层楼上。我正在尽力写完一本书。”

黑人转动着他的眼睛在沉思默想。

“伙计，这是艰苦、孤独的生活啊。”他的嗓音低沉、粗厉、带

有回响。“从现在开始，我要根据情况每天在这儿工作了。”

“你的意思是利文斯皮尔已经同意让你这样干了吗？”

“他是个什么家伙？”

“这座房屋的主人，一个倒霉鬼。你没碰到过他吗——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根据他的建议到这儿工作的吗？”

黑人随便地加以否认。“我对随便那个犹太房东都不感兴趣。我不过是在这一带找地方，来到这儿很快地走进来罢了。我在地下室找到这张桌子，在楼下的房间找到这把椅子，但是这里楼上比较高，光线好，所以我把它们搬上来了。我一直在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进行写作。”

“请问你在写什么东西呢？”

“这可是个私人问题，我写什么是我自己的事。”

“当然。我的意思不过是出于好奇心想问一下你写的是小说呢，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啊？”

“可能是小说，但也不完全是虚构的。”

“没人说过是完全虚构的。”

黑人说他的情妇是个演员。上午当她不去排练时就会打扰他的思路，因此他要另外寻找一个地方写书。

莱塞同情地点一下头。他告诉黑人：“我的名字叫哈里·莱塞。”

“威利·斯皮尔明特。”

从此，莱塞就多了一个伙伴。威利每天写作完毕后就把手打字机寄放在莱塞的房间里，第二天早上再来取。他很少主动跟莱塞攀谈，连喝的水也不讨一杯。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莱塞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障碍。他就站在窗前眺望，无意中发​​现利文斯皮尔正从他的汽车里钻出来。他走到公寓门前抬起头来仰视着莱塞的窗户。莱塞急忙去敲威利的房门，没有人答应，他便推开门走进去，只见威利咬

着一支黄色的铅笔头正在冥思苦想。莱塞告诉他房东马上就要上来了，叫他赶快到楼下去躲起来，由莱塞负责把他的打字机藏好。两人匆匆作好安排，不久房东果然上楼来敲莱塞的门。莱塞隔着门告诉他小说有进展，现在还不打算搬家。利文斯皮尔恳求了一会儿，没有收效后只好离去。

威利在楼下房间的窗前看见房东走掉，就上来把打字机拿回去，嘴里骂道：“这个放狗屁的犹太房东。”

“威利，”莱塞说。“如果这对你要算是新闻的话，我本人也是犹太人。”

“我说的是经济方面的事实。”

“我现在告诉你的是我个人的实际情况。”

“无论如何总该感谢你对我有交情，伙计。十分感谢。”

“我很乐意。”

威利咧嘴微笑了，露出一排整齐、漂亮的白牙齿，这是他少有的友善姿态。为了答谢莱塞，他和莱塞约定在星期五晚上借莱塞的房间举行一次舞会，他将把他的情妇和其余几个朋友带来参加。

舞会如期举行。出席者除威利外，还有他的情妇艾琳贝尔和另外一对黑人情侣萨姆·克莱门斯和玛丽·凯特尔史密斯。使莱塞惊奇的是威利的情妇艾琳是个二十五岁的白人女子，而且有几分姿色。莱塞对她特别注意，寻找机会向她献殷勤。他对艾琳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爱情的书，艾琳反问他：“你对爱情懂得多少呢？”莱塞无辞以对。艾琳告诉他，她跟威利相爱已有两年多，她是钟情于他的，弄得莱塞十分狼狈。

舞会散后过了几个小时，威利到莱塞房里取打字机时紧绷着脸，一言不发。莱塞以为他的邪念被威利发觉了，不禁紧张起来。晚上九点钟，莱塞坐在他的摇椅上看书。突然，威利一脚踢

开房门，抱着打字机进来，把它放到桌子底下。然后他凝神沉思了一会儿，对莱塞说：“莱塞，我要跟你谈一件事。”莱塞赶紧向他道歉。那知威利关心的根本不是这回事。他粗卤、直率地对莱塞说：“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把我写的那本书的手稿留在这儿。”

“啊，欢迎。”莱塞说，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一大半。“别担心，我不会让任何人看的。我可以保证。”

威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喂，我现在请你看。”

威利解释说他对他的作品反复进行了修改，但依然不满意，但又不清楚毛病在什么地方，所以想请莱塞这个有经验的作家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莱塞欣然接受了。他把威利的手稿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手稿的前半部是以第一人称写的自传体小说，后半部是短篇小说。前半部的主人公自述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成长过程。他幼年时就受到白人的欺压，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长大后他进了福特汽车公司做苦工。有一次因夜间行劫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读了不少书，先看了狄更斯、德莱塞、海明威等名作家的小说，后来又读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托洛茨基等的著作和关于黑奴制、黑人的风俗文化等书籍。他对本民族的人民的历史和不平的遭遇了解得越多，对他们就爱得越深，对白人则更加憎恨。他决心写小说来为黑人的自由解放作斗争。当他出狱时已写成五叠厚厚的著作了。后半部的短篇小说大都描写白人、黑人之间的相互残杀。莱塞读完威利的手稿后，觉得这些作品的内容还不错，但艺术手法还不行，他认为威利应当在形式上再下些苦功。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威利时，引起了一场争论。威利叫莱塞别伤害他的自尊心。莱塞解释说：“我体会你的感情，我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

威利愤怒地回答道：“没有一个白人畜生能够设身处地为我着想。我们现在谈的是一本黑人的书，你对它是不理解的。白

人的小说跟黑人的不同，绝不会相同。”

“你不能把黑人的经历这样写下来就算是文学作品了。”

“黑人不是白人，也永远不会变成白人。……我的感觉跟你是不同的。你不会描写黑人，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不体会我们的思想感情。……我正在写的是关于黑人的作品，黑人正在大声疾呼；我们在这个该死的国家里仍然是奴隶，但是我们不愿再当下去了。……”

莱塞认为他们既然谈论艺术，就必须讲究形式。可是威利反驳道：“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吗？我就是艺术，威利·斯皮尔明特，黑人。我的形式就是我自己。”

莱塞问威利，既然他不同意莱塞的意见，为什么不把这些手稿送给出版商去发表呢？威利说，这些犹太出版商因为害怕他的作品的内容，所以拒绝替他出版。威利越讲越生气，两人不欢而散。

自从吵了这一场后，威利有好几天不露面。莱塞起初感到担忧，自己批评他是否过了头呢？可否用更婉转的办法表达这层意思呢？过了几天他就逐渐淡忘了。

星期一上午，莱塞闭门著述。正写得起劲时，传来威利用脚“蓬、蓬、蓬”地踢门的响声。莱塞奔过去开门，威利捧着打字机进来，一声不吭地把它放在桌子底下。莱塞跟他打招呼，威利纵声大笑。“叫我比尔吧，莱塞，伙计。我决定我的笔名从现在起就作为我的真名——比尔·斯皮尔。”

威利告诉他，他去图书馆借了莱塞以前发表的两本小说看过，觉得莱塞讲的话还是有点道理，他正在修正自己关于写作的某些观点。但是他立誓决不模仿白人的艺术手法，他说：“黑人的小说应当跟白人的不同……我们是代表未来的、成长壮大着的人民。如果白人想把我们压下去，我们就会割他们的脖子，这丝

毫也不是秘密。你们过过好日子了，现在该轮到我們了。”他认为黑人的斗争方式就是杀白人，杀到白人认识自己对黑人犯下的过错，不再重犯时为止。他请莱塞以后在形式上对他的作品多加指点，由他本人决定是否采纳莱塞的意见。经过这场争论后，两人加深了相互了解。有一天，房东又来查房子，发现威利占用了他的房屋。那时威利恰好外出，莱塞赶紧趁房东去叫警察时把威利的打字机藏好。威利回来时，见到自己用的桌椅被房东和警察砍坏，感到很难过。莱塞竭力安慰他，并出钱为他购置了桌椅。威利很感激莱塞，从此更经常地把自己的手稿给莱塞看，两人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早晨，莱塞写书时思路受阻，很久都写不出一个字来。在将近中午时他去现代艺术馆散散心，在那里意外地遇到了威利的情妇艾琳。艾琳邀他一同去喝咖啡，然后一起散步。两人交谈起来。莱塞将他今天早上书没有写成的情况告诉了她。

“还是那本关于爱情的书吗？”艾琳问道。

“就是那本。”

“我读过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利从图书馆里借回来看完后给我看了。写得很好，出乎我的意料。书中的那个姑娘使我想起了自己跟她同岁时的情况。我不喜欢她。你心目中有沒有真人真事？”

莱塞说没有。莱塞问起她为什么最近跟威利若即若离。艾琳便对他谈了自己的身世。她大学毕业后为了超脱自我，求得精神上的慰藉，就去做演员，跟男人鬼混。大约三年前，她认识了威利，便想从一而终。起初两人情投意合，十分融洽。可是近来威利对他的创作越来越专注，对她却渐渐疏远了。

“你的情况怎么样？”艾琳最终说道。“我把自己的情况都告诉你了。”

但是这时莱塞突然感到他的思路畅通了，他必须立即赶回家去写书。说完他就撇下艾琳，匆匆朝公寓走去。

光阴似箭，很快就到了二月末，到处都弥漫着早春的气息。一天晚上，莱塞上街散步，碰见了威利、艾琳、萨姆、玛丽和其他一些黑人。他们正要到玛丽家里举行舞会，威利请莱塞一起去参加。舞会途中莱塞跟玛丽偷偷溜到别的房间去调情，被萨姆和其他一些黑人发现了，准备当场揍他一顿，亏得威利急中生智用游戏的形式将莱塞大骂一通，然后把他轰走，替莱塞解了围，使他免受皮肉之苦。翌日下午威利亲自上门找莱塞，向他作了解释。不料莱塞恩将仇报，乘威利对艾琳比较冷落的空隙，暗之又跟她勾搭上了。事后，莱塞催她及早告诉威利，跟他决裂。艾琳感到内疚，又担心威利不靠她资助难以维持生计，犹豫着不肯告诉他。她叮嘱莱塞，即使要向威利吐露真情，也得由她来，莱塞千万别插手。

莱塞跟艾琳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人几乎天天会面。他们的恋爱激发了莱塞的创作热情，他写的小说进展很快，估计再过两个月左右便可以完稿。艾琳已决心脱离舞台。她和莱塞约定等他的书完成后，两人一起到旧金山去安家。

与此同时，威利成天钻在公寓的空房间里紧张地写作，晚上就铺一张垫子睡在地板上。有时他要外出，仍然将打字机搬到莱塞的房间里放好。他进进出出时脸上的表情总是很紧张，几乎从不逗留一下跟莱塞聊聊。一天上午，他去敲莱塞的房门。莱塞来开门，威利眼睛望着别处将一迭黄色的纸塞到莱塞手中。莱塞一看，原来是威利的小说手稿。他请莱塞读一遍，如果这样写法行的话，他就准备休息一下，到艾琳那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假如莱塞认为还不行，他打算继续闭门苦干。莱塞听说他要到艾琳家去，感到忐忑不安。他硬着头皮读完威利的手稿，照

例向威利胡诌了一通应该如何修改等等。威利听完后站起身来怪叫一声，捡起手稿向墙上掷去，那些黄色的纸张撒满了一地。

“莱塞，你存心弄得我昏头昏脑。我读过图书馆里所有那些关于形式主义的破烂货，全是放狗屁！你想假装对那个该死的形式感兴趣来扼杀我的自然的作品，其实你是害怕我要在书里写的东西，那就是黑人必须杀死你们这些白种的天之骄子，因为你们残害我们的生命。”他接着大声叫道，“啊，我是个多么虚伪的蠢驴啊，竟然去向一个犹太白人请教我的黑人作品应该如何表达。你就是光读一下也会把它的内容玷污的……”

莱塞见到这种情景吓得赶紧逃了出去。

十分钟后，莱塞觉得心神不宁，又去找威利。只见他赤身露体地坐在桌旁，桌子上摊着他的手稿。

“比尔，”莱塞带着感情说。“我还有些话没跟你说。”

“我打算放弃写作了，”威利抬起头来温和地说。“这不是你的过错，莱塞，所以你别用担忧。我已经断定写作对人没好处，它使我的骨骼腐烂，蚕食我的心。我既然知道我该做什么，为什么不去做呢？我应该走出去采取真正的行动。我应该帮助我的正在受苦的黑人弟兄。”

“艺术也是行动，别放弃它，比尔。”

“行动就是我的行动。”

“不要去想我说的话，你认为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应该前进。”

威利朝门上看了一眼，又看看窗，仿佛在试图决定他未来的方向。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是这个，”莱塞说。“艾琳和我相爱了，我们正在商量准备等我把书写完就结婚。我们想你不会放在心上的，因为你大致上

已经跟她吹了。你对我们两人都讲过。我早该告诉你了。”

威利听后沉思了一下，接着就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他站起来，用头拚命撞墙壁，头撞破了，鲜血直流。莱塞用力抓住他的手臂，试图制止他。威利挣脱出来，紧紧捉住莱塞，将他的头朝墙上撞。莱塞跪下来，用手抱住痛得发昏的头。威利又一把将他夹在胳膊下，想把他从窗口扔下去。莱塞拚死挣扎，两人扭打起来。正在不可开交之际，房东利文斯皮尔来查房子，将他们冲散了，威利急忙捡起衣服夺门而出。

莱塞赶忙给艾琳打电话，两次都没人接。他换了件干净衣服就奔赴艾琳家去。当他到达时，威利刚走掉。艾琳的左眼和嘴巴都肿了。她告诉莱塞，威利是在把她臭骂一通后打她的。她劝莱塞马上跟她结婚搬到别的房子或者别的城市去避开威利，否则威利和他的伙伴们会伤害莱塞的，但是莱塞坚持要把书写完才搬家。

莱塞又匆匆赶回公寓。他走到自己的房门前不禁大惊失色：门上的锁被锯成两半掉在地上，门被撬开。莱塞气愤地大喊一声冲进去，扭开电灯。他在各个房间奔来奔去，翻开被撕破的书籍和被砸碎的唱片，拚命搜寻他的小说手稿。最后他走进浴室，朝浴盆里一看，立即惨叫一声，晕倒在地。

莱塞做了一个梦，梦见威利焚毁了他的手稿。威利还用手指蘸着余烬在墙上题了以下几句话：

“革命是真正的艺术。别放那些关于形式的狗屁。我就是正确的形式。

永远不是你的朋友”

莱塞醒过来后，彻夜不眠，在威利的房间里竭力寻找，还是没有发现手稿。他去五金店买来一把小斧头，将他替威利买的桌椅砍坏。他握着斧头，走遍公寓的各个房间，都不见威利的影

子。这个黑人显然已经逃走了。

莱塞十年的辛劳毁于一旦，这使他痛苦不堪。但他不肯就此搁笔，他下定决心从头写起。从此，他疏远了艾琳，闭门著书。那时房东利文斯皮尔因为母亲患了癌症即将去世，所以没来跟莱塞唠叨。他给莱塞寄来一封快信，信中说他愿意将莱塞的迁居费提高到七千元。莱塞手头的钱虽然已经所剩无几，但他考虑一下后还是撕掉了这封信。

莱塞从春天一直写到冬天，小说还是没有写完。艾琳不甘寂寞，愤然离开莱塞，独自到旧金山去了。她给莱塞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没有什么书比我更重要。”莱塞又剩下孑然一身。他住的公寓日益破败，蟑螂遍地，老鼠成群。利文斯皮尔已经将迁居费提高到一万元，可是莱塞依然不动心。

一天早晨，莱塞踩着积雪向垃圾桶里倒垃圾，忽然看见垃圾桶里有很多黄色的纸团。莱塞摊开这些纸团仔细辨认，认出是威利的打字稿。肯定是威利又回来了。从那天开始，莱塞经常捡这些纸团看，发现大部分是小说稿。其中有一篇小说描写游击队成群地屠杀犹太人。小说的结尾的下端有威利用铅笔写的批注：“不是我仇恨犹太人。但如果我真的仇恨的话，也不是我自己创造发明的，而是因为我出生在美好的美国，而且不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太气人了。这种仇恨也是由于了解犹太人而产生的，我对他们是了解的。争取黑人自由的道路就是反对他们。”

一个寒冷的冬夜，莱塞和威利终于在楼梯上相遇了。莱塞压抑着他的满腔怒气对威利说：“你对我干的事我不计较，我宽恕你了，威利。”

“我为你宽恕我而宽恕你。”

“为你烧了我的书……”

“为你抢了我心爱的情妇……”

“她是自由作出选择的。我也是一样。我对待你就象对待别人一样。”

“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将我当人看待——男的、女的都是这样。你们以为你们是天之骄子。唔，你们错了。从现在起我们是天之骄子了。你们不久就会发现这一点的，你们将失去你们该死的傲慢劲。”

“看在上帝的面，威利，我们都是作家。让我们象文人那样交谈。”

“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莱塞。别再对我讲那个放狗屁的形式了。你这句话伤害了我的自信心。就是因为你，我现在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写作了。”

他的眼中燃着怒火，快步奔下楼梯。

莱塞上楼去想写书，但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他觉得纸上冒起一股令人不快的臭气。

自从那次邂逅后，莱塞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烦躁。他虽然绞尽脑汁，但小说再也恢复不了原状。为了报复威利，他趁威利某天外出时走进他的房间，用斧头把他的打字机砍坏。两人的仇恨终于总爆发。他们各自手持利器，象幽灵一样在这座空荡荡的公寓里相互搜寻对方。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两人狭路相逢，大打出手，最后各自给了对方致命的一击。

附：作者伯纳德·马拉马德，美国著名作家，犹太人，一九一四年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在哈佛大学等学校教过英语。现为美国“全国文学艺术协会”成员、美国“艺术、科学学会”成员。主要作品有：《安装工》（曾获一九六七年“全国图书奖”中的“小说奖”和一九六七年的“帕利策奖”）、《白痴》、《助手》、《新生》等。近作有短篇小说集《伦布兰特的帽子》。（洪滂博译）

### 美国《新闻周刊》介绍三部黑人戏剧

1973年2月19日的《新闻周刊》以“希望、幻梦、奇想”为题介绍了三部黑人戏剧：约瑟夫·A·沃尔克编剧的《奈杰尔河》、菲利普·海斯·迪安编剧的《弗里曼》和伊马穆·阿米里·巴拉克(勒鲁伊·琼斯)编剧的《最近一次杀戮》。

据《新闻周刊》报道，《奈杰尔河》和《弗里曼》都是描写黑人的才能在美国社会中受到压抑的。《奈杰尔河》的中心人物是约翰尼·威廉斯。他是个有才能的人，本来可以成为科学家或诗人，可是他为了家庭的紧迫的需要，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弗里曼》一剧的中心人物是工人的儿子弗里曼·阿奎勒，他的父亲为了他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劳力”。这两部戏剧都表明对压迫人的制度妥协将会危及生命，但也表明激烈的造反斗争徒劳无益。《最近一次杀戮》是一部自传性的剧作。它描写了一个在空军服役的黑人青年既憎恨白人军官的虚伪和残暴，又欣赏白人艺术的矛盾心理。

### 布兰多拒绝接受奥斯卡金像奖

据1973年3月29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和1973年4月9日的《新闻周刊》报道，影片《教父》的主演马伦·布兰多在1973年3月28日拒绝接受好莱坞授予他的最佳男演员奥斯卡金像奖。他请了美籍印第安人小费瑟代表他出席授奖仪式。小费瑟身穿民族服装代布兰多宣读一项声明。她宣布，布兰多拒绝接受奥斯卡金像奖是为了抗议好莱坞丑化印第安人。

布兰多的声明谴责美国影片一贯“嘲弄(印第安人的)人格，把他们描绘成野蛮的含有敌意的恶人”。

声明说：“在这个国家领奖和授奖都是不适宜的，除非美国的印第安人的情况有根本的改变。”

同时获得最佳剧本奖的影片《教父》的编导弗朗西斯·福特·科波勒

对布兰多这种做法表示赞赏。他说：“他（按：指布兰多）看准了好机会为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做了件好事，他认为这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有益的。”

## 美国出版反映美帝侵越战争的 长篇小说《风沙》

美国“大西洋——利特尔、布朗”公司于1973年10月出版了反映美帝侵越战争的长篇小说《风沙》。作者是罗伯特·罗思，曾在越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当过步枪兵。美国《出版周刊》在介绍这本小说时说：“每场战争都有它的主要小说，这一本是关于越南的。”它“详尽、严酷地描写了各种恐怖的景象……那些天真无邪的年青人变得愁苦、好杀戮和吸毒成性，那些亚洲儿童被汽油弹烧成肉酱……”。《出版周刊》认为这本小说可与《西线无战事》、《战地钟声》等描写战争的名著并列。

## 第二十七届百老汇戏剧奖 ——托尼奖得奖名单

据1973年3月26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第二十七届百老汇戏剧奖——托尼奖主要获奖者名单如下：

最佳剧本奖：《冠军季节》

最佳音乐剧奖：《小夜曲》

最佳戏剧男主角奖：《布特莱》的主演艾伦·贝茨

最佳戏剧女主角奖：《林肯夫人的末日》的主演朱莉·哈里斯

最佳音乐剧男主角奖：《漂亮姑娘》的主演、黑人本·维因

最佳音乐剧女主角奖：《小夜曲》的主演格林尼斯·约翰斯

最佳男配角奖：《变化着的房间》的配角约翰·利思戈

最佳女配角奖：《小夜曲》的配角帕特里夏·埃利奥特

最佳戏剧导演奖：《冠军季节》的导演A·J·安东

最佳音乐剧导演兼技导奖：《漂亮姑娘》的导演鲍勃·福斯

## 编 后

本期选译了几篇美国《黑世界》上发表的黑人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反映了正在觉醒中的美国黑人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种族歧视的强烈愤怒。也有个别作品，如《山芋馅饼》，是鼓吹黑人放弃斗争，追逐名利，爬上上层社会的。

《壁橱里的枪枝》则反映了美国波多黎各人正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探索。

美国影片《教父》，是一九七二年轰动美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影坛的影片，美国影评界认为可与三十年代美国影片《飘》（又名《乱世佳人》）媲美。《房客们》是美国著名作家伯纳德·马拉马德在一九七一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受到美国资产阶级评论界的吹捧。其实，《教父》美化了流氓头子，用豪华的场面和疯狂的凶杀招徕观众；《房客们》则故意掩盖了美国社会上严重的种族歧视，竭力丑化黑人的形象。这两部作品都歪曲了美国当前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企图转移美国人民的视线，麻痹他们的斗争意志。我们译载《教父》和《房客们》的故事梗概，供有关单位研究、批判时参考。